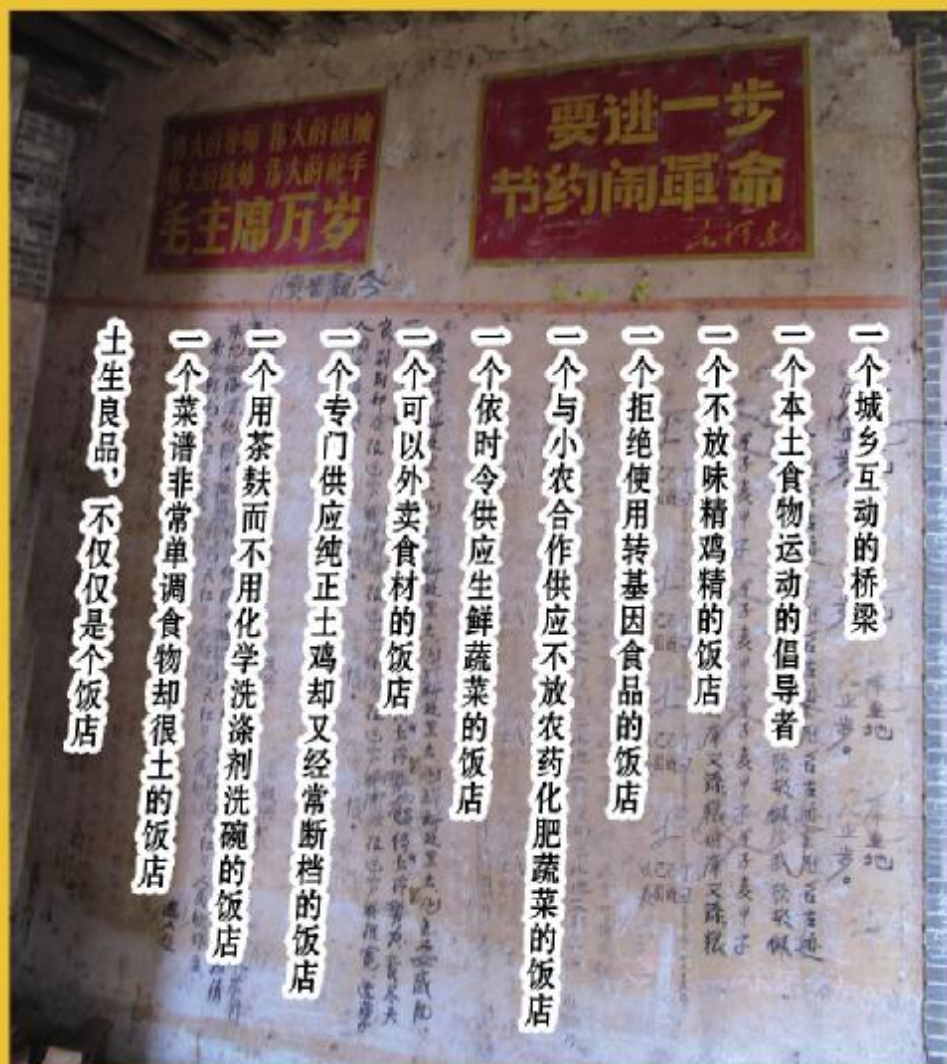




土生良品，不仅仅是个饭店



本店模拟社会企业，并运用社区支持农业（CSA）的理念来运营。

英国把社会企业定义为：“企业主要追求的是社会目的。其盈利主要是用来投资于企业本身或社会，而非为了替股东或企业持有人谋取最大利益。”（社会企业——成功策略，英国贸易及工业部）社会企业获得一定利润或剩余后，进一步关注社会及环境付出之成本，而做出对人类更积极的贡献——解决社会及环境的问题。

地址：广西柳州市桂中大道2号广西水电局门面 电话：0772—2631877 <http://tuguan.bokee.com> ainonghui@163.com

泥比邻 土香

2008年6月
创刊号
社区伙伴出版

[案例专题] 社区为本农业在国内的实践

聚焦：柳州爱农会

与健康生活共舞

新乡村建设中的社区为本农业

[见·远] 他山之石——香港社区为本农业巡礼

[行动者·专栏] 南山云起北山雨





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

● 我们是谁

2006年11月，合作社由一批社会人士与学者发起成立，成为国内首创的集消费者与生产者合作为一体的“民有、民治、民享”的非赢利机构。

● 我们呼吁

城市居民和农民联合起来，让市民有得到健康农产品的稳定渠道，让农民种植了健康农产品而物有所值，减少中间销售环节的巨大成本，希望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规则之外寻找城乡民众和谐互动的新路径。

● 我们的工作

生态农业的试验与基地建设；健康农产品的共同购买；举办国仁论坛，形成新的消费文化；推行都市农耕。



不使用农药化肥，不添加任何添加剂



柴鸡蛋



有机糙米



有机蜂蜜

我们正在逐步发展共同购买小组，邀请您一起加入消费健康农产品的行列！

订购方式：

登陆网站 [HTTP://WWW.GREEN-COOP.CN](http://www.green-coop.cn) 下载产品订单，填写后电邮至

GUORENCHENGXIANG@163.COM 电话：010-81945411 15810880416

机构地址：北京昌平回龙观龙锦苑四区 11 楼 502 102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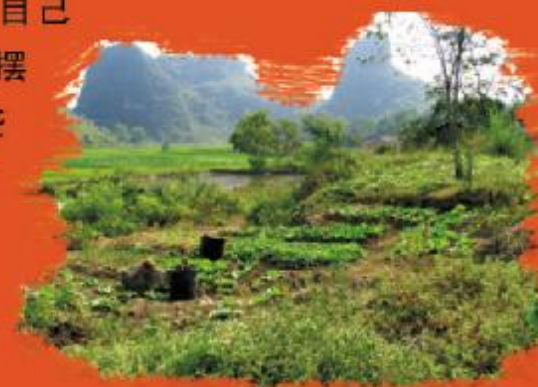


不放农药化肥种植蔬菜的小农 ——土地守护者



在这繁华城市的边缘有许多以种菜为生计或以种菜为乐趣的小农，特别是一些老人。由于城市的扩张，他们已经失去了耕种的土地，在一些边角地带他们开垦了些零星星的土地，找来些农家肥，开始了新的播种，也播下了乐趣。他们本着为自己及家人

的健康种植没有农药化肥的蔬菜，自己及家人朋友吃不完，就会拿到菜市摆卖。在南宁邕江边爱农会找到了这些阿婆阿公们，与南宁土生土色饭店合作，采用CSA模式指定向他们采购没有农药化肥的蔬菜，为我们提供更多更安全的蔬菜。



吃在地，吃当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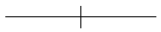
用我们这张嘴吃回绿色地球

土生土色：广西南宁市教育路19—1号

电话：13036888109

<http://tuguan.bokee.com>

ainonghui@163.com



目录·CONTENT

编者的话	
资讯	
好书推介	01
好网共享	03
关键词	
“社区为本农业”与“共同购买”	04
全球产业化食品系统	05
日本“提携体系”	06
专题	
社区为本农业在国内的实践	
前言	08
聚焦：柳州爱农会	
案例 1：柳州爱农会项目的 2006	朱 明 09
爱农会的“土”革命	黄婉芳 15
案例 2：与健康生活共舞	胡伟和 23
案例 3：新乡村建设中的社区为本农业	何志雄 韩婧琦 31
案例 4：重要的是信任	沈 旭 36
见·远	
他山之石——香港社区为本农业巡礼	黄 原 39
饭馆，可以是这样开的	舒诗伟 51
行动者·专栏	
南山云起北山雨	舒 萌 56
艰难的回归	郝冠辉 62
黄瓜的故事	黄国良 66
广告	
广西柳州爱农会	
北京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	



《比邻泥土香》创刊号
(2008年6月5日)



地址:香港尖沙咀漆咸道南117号崇基商业大厦13字楼

86-020-85594953

电话:852-24580011

传真:852-24307099

网址:<http://pcd.org.hk>

责任编辑:舒萌

编辑:邓文嫦 朱明 周晖 黄扬眉

设计:陈国丽

承印:广东世汇商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权为社区伙伴与作者共有,如需转载,请联络:

huangyangmei@pcd.org.cn

■ 编者的话

在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我们怎样才能获得真正健康的食物? 普通的城市人也可以参与农村建设,可以有机会亲近土地吗? 城乡之间如何疏通年深日久的隔膜? 这些问题一直在我们的心中萦绕,这本杂志便是记录了我们在实践中寻找答案的过程,记录了各地生产者与消费者一起携手走过的道路,也是社区伙伴从2003年开始尝试在国内推动“社区为本农业”以来,对奋斗在一线的合作伙伴们所做工作的一次实况报导。

我们相信现今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决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为因果。城乡之间只有通过相互沟通、相互合作,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良方。而这种沟通与合作的动力不可能仅仅来自政策的推动,更多应是源于民间的力量,源于个人对于自身生活态度的改变。这便是我们推动“社区为本农业”的初衷,它是一个载体,提供了一个讨论及实践平台,促使大家尤其是城市消费者反思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冲击下,城乡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思自己的生活、消费方式与生态环境及社区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期望这样的反思最终能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受益,同时惠及周边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人。

这本杂志最终能够完成,要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所有为我们供稿的朋友,感谢美工专业的排版与设计,当然还有杂志中每个故事里的主角,因为有你们,这个秋天才能结出这么美的果实。

最后想与大家分享我曾经在伙伴机构的宣传品上看到的一段话:

有时你会觉得

真正的快乐

并不是来源于物质或外在的环境

而是透过心的满足和力量——当您试着

关心自己和他人健康的时候

就有机会体会

得到这样的快乐

我有幸能在工作过程中,与这样的朋友为伴:他们真正重视土地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健康和心灵的健康,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快乐。



好书推介



作者:[日]福冈正信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时间:1994年

《一根稻草的革命》

简介:自然农作法开始于45年之前。一个供职于横滨海关植物检查科、在植物病理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的平凡青年,为什么突然之间成了一个否定人智、否定科学的人呢?对于当时的情况,我没有什么可以对大家讲的。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正是从那个时候,我进入深山,一心一意地追求着无心、无为的生活。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做了农民,开始种植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粮。当时,我想起了以前曾看到过的圣经中的一段话“小鸟不去播种,只是在啄食。为什么只有人在苦恼……”。“自然农作法”不过是悟自此语。因此,可以认为自然农作法是基督构思、甘地进行实践的农作法。真理只有一个。不言而喻,这一立足于“无”的哲学的农作法的终极目标在于绝对真理“空观”,在于对神的侍奉……

国家图书馆 / 网络搜索



作者:阿宝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年

《讨山记》

简介:一向觉得,一生中要有一段日子,流汗低头向土地索食,生命的过程才算是完整。只是一直舍不得红尘中诸多诱人的事物,舍不得自诩的才华,舍不得不去经历多姿多彩的世界。也许是年岁渐长,也许是那些尽情行脚、放怀天地的岁月,涤荡我目迷五色的欲求,云游的经历内化沉潜,淬炼出沉静自省的能力,我开始看清以往看不清楚的矛盾,听出内心纷杂交错中最重要的声音,我甘心流汗低头的时刻到了……

获取方式:书店有售

《自然农业》

简介:现代科学不知哪儿出了错,不醒悟这么巨大的错误,反而越来越助长它。我们再也无法把正在衰败的农村,依附于这种既需要大量生产费用,又抑压农民主体性的近代机械化农业技术上了。只要我们热爱自然,为子孙后代的未来着想,就不能对这种情况听之任之了。为了守卫我们的故乡,守卫为我们生产粮食的农村,我们要同心协力,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只有相互信赖,和谐共存,才能迎来繁荣。这就是自然农业,这就是农者之心……

获取方式:吉林省延吉市站前街2号延边州农业委员会绿色食品办公室 权治敏
售书热线:13009085328;13504722829 权治敏



作者:[韩]赵汉桂
出版社:延边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年

《失窃的收成》

简介:这是一本与环保和公民运动有关的著作。通过对农业、渔业、环境保护等各领域的深入剖析,作者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不容乐观的图景:跨国企业掌控了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秩序,利用转基因技术和法律来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农民,滥用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破坏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平衡,以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和日趋贫困为代价获取暴利。作为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作者也介绍了印度人民和非政府组织做出的努力,他们通过各种公民运动来抵制跨国集团的剥削和压迫,以争取自身权利,再造平等和谐的国际新秩序。

获取方式:书店有售



作者:韩少功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年

《山南水北》

简介: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生活有什么意义呢?"酒吧里的男女们疲惫地追问,大多找不出答案。就像一台老式留声机出了故障,唱针永远停留在不断反复的这句话,无法再读取后续的声音。这些男女通常会在自己的墙头挂一些带框的风光照片或风光绘画,算是他们记忆童年和记忆大自然的三两存根,或者是对自己许诺美好未来的几张期票。未来迟迟无法兑现,也许永远无法兑现——他们是被什么力量久久困锁在画框之外?对于都市人来说,画框里的山山水水真是那样遥不可及?我不相信,于是扑哧一声扑进画框里来了……

获取方式:书店有售



作者:[印度]范达娜·席瓦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年

《飞廉的村庄》

简介: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下面,原来也是田园。有一天,它也许还会变成田园,所以,有着田园的梦想的人,是有希望的,也是有福的。

获取方式:书店有售



作者:舒飞廉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4年

好网共享

- 健康农业专题网站
<http://www.desert.org.cn/csa/index.htm>
- 爱农会主生良品博客
<http://tuguan.bokee.com/>
- 国仁城乡合作中心
<http://www.cooperation.ngo.cn/>
- 美来农庄
<http://www.efarm.com.cn/>
-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http://www.yirr.ngo.cn/>
- 成都华德福学校
<http://www.waldorfchina.org/>
- 沃土工坊博客
<http://2005walker.bokee.com/>
- 绿网
<http://www.green-web.org/>
- 德润屋博客
<http://jiyunliang.vip.blog.163.com/>
- 绿土地新农人村落
<http://www.greencommune.org/>
- 延边自然农业研究所
<http://www.efarm.com.cn/zrny/index.htm>
-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http://www.kfbg.org/>
- 绿色和平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zh/>
- 贸易要公平
http://www.maketradefair.org.hk/trad_06/index.asp
- 生活起义
<http://www.life123.org/>
- 绿田园
<http://www.producegreen.org.hk/index.asp>



【社区为本农业与共同购买】

社区为本农业(CSA,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又译为社区支持农业、社区协力农业,其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当时的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现在,CSA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草根组织在实践CSA的同时,都发展出各自不同的经验。

从字义上看,CSA指社区的每个人对农场运作做出承诺,让农场可以在法律上和精神上,成为该社区的农场,让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担粮食生产的风险和分享利益。这是一种城乡社区相互支持,发展本地生产、本地消费式的小区域经济合作方式。在这种合作的基础上,CSA一方面看重在保育生态及资源下共同承担、相互分享的社区关系,看重社区中情感及文化的传递;另一方面则往往会推行健康农作法、永续生活及

包括身、心、灵在内的整合的健康观念。所以它也不单纯是有机生活或环保,亦不单是消费者运动(Consumers Movement),背后更多是我们怎样看待这个世界,而这看法也反映在社区发展工作中。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社区既可以由住在同一地区的人组成——比如城市小区、自然村,也可以是在一起工作的同事,或者是一个团体——比如农民合作社、消费者合作社,甚至还可以是一个家庭,总而言之,都有一个“聚合”的概念。所以,我们也经常把这种一个群体一起去向另一个群体直接购买的方式叫做“共同购买”,类似平常大家说的“集采”,只不过是一种比集采更有持续性的行为。

CSA的发起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城市消费者自己组织起来去找农民合作,也有农民合作社主动寻找城市消费者,也有通过中间人,比如一些民间公益团体,将城乡社区联合起来。目前在国内,比较多的是第一种和第三种。

CSA的具体运作也没有一定之规,有时是消费

者与农民一起商订一个预付价格,提前支付给农民一定报酬,来分担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与风险,收获以后再支付余额并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有时则是消费者以少量订金方式预订农产品,让农民可以提前根据订单安排生产;有时则是货到才付款。合作社有些是股份制,有些是会员制,规模也从几千几万人到十几人,大小都有。消费者如果愿意,一般都会有与农民直接沟通的机会,可以亲自去农场拜访,甚至参与劳动。

总而言之,CSA的形式是可以依照本地的实际情况而有千变万化的,但不管形式如何,核心都是有一个共同的承担,建立一个在地生产,回应本地需求的公平的农业经济体系,一种使到农民能够专注于土地管理,但仍然能够保证小农场生产和利润的体系。

【全球产业化食品系统】

在最近的几百年里,全球上千种多样化的、适地适作的农业系统被单一的、产业化食品系统所取代。在这个替换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包括农业生产者数量的急剧减少,伴随而来的是农场规模的增长、农业市场规模和影响范围的巨幅扩张、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惊人退化,以及全球食品供应落入跨国大公司的严密操控中。

所有这些影响中,首先要提到的是食品运输的大量增加,以及由此产生的高昂的生态成本。众所周知,温室气体正在改变着全球气候。而这种方式鼓励世界各地的人们不吃家门口生产的食品,而是购买从几千公里以外运来的东西。这是一种接近于疯狂的理念,却恰恰是各国政府正在推行的一项政策。作为这种政策的直接产物,产业化食品系统的食物运输里程数近50年以来正以天文数字增长。今天的美国社会里,一碟子普通的食物就要经过1500公里的运输才能从原产地到达每个家庭的餐桌。

有人认为,食品运输也有一点好处就是可以让人们吃到一些异域水果、蔬菜以及其他附近无法买到的食品,这种争辩其实毫无价值。比如说,1996年英国出口了4万7千吨的黄油,同时也进口了4万9千吨黄油,数量几乎与出口



农夫生产的菜种类及价格



农夫生产的菜种类及价格

额相等。其它国家和其它商品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从这种过度的食品运输中获利的只是一些大型的农业企业和投机商,他们利用政府的补助、汇率的变动和价格差把食品从一个国家运送到另一个国家,目的就是为了谋取最高的利润。尽管“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们认为成队的货轮、卡车以及飞机把相同的商品运向不同的地方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可是,只要从理性的角度去判断,就会发现现行的这套系统既荒谬又低效。正如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曾经指出的那样,“美国进口丹麦的曲奇,丹麦又进口美国的曲奇。倒不如交换各自的食物配方会来的更划算。”

不仅仅是运输方面,比起那些在几百或几千公里以外生产的食品,本地食品还具备了其它节能上的好处。因为本地食品基本上都是现产现销,所以免除了很多包装、加工以及冷冻等方面的资源耗费。比如说,生产一纸箱速冻豌豆会比生产同等重量的新鲜豌豆多消耗2.5倍的能量,而生产一瓶易拉罐豌豆则会多消耗4.5倍的能量。同时,由此也产生了如何处理那些由食品包装而引起的废弃物问题。在英国,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生活垃圾是各种包装材料,而其中三分之二又是来自于食品的包装。

把食物销售到遥远的市场同样损失了它们原本的营养成分。水果和蔬菜被培育成各种各

样的特色品种以迎合全球营销系统的需要,而在这些特色中,却唯独缺少它们原本的营养成分。对于产业化生产的农作物来说,能够耐受住单一种植的环境,并适合长途运输和搬运要比食物本身的营养成分更重要。任何食物在它们被收获的那一瞬间就开始逐渐丧失维生素,所以,在产业化的系统里即使是“新鲜”的食物从收获到运输、到最终摆上餐桌时,也已经经历了好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它们的营养成分自然是大打折扣。

食品好看的外观也是被优先关注的一面。通过形形色色的广告,伴随着大量毫无意义的规范,农业企业以及超级市场正让大家相信水果、蔬菜的大小、形状和颜色必须符合某种特定的标准。消费者们都希望自己买到的苹果外观红亮、没有瑕疵;土豆形状统一,毫无破损;胡萝卜个大形直,呈现出诱人的橘红色。现在,大多数的西方消费者已经脱离了农业的现实,那些世代相传的品种因为形状和颜色与日常所见不同,就得不到人们的广泛认可,甚至根本不被认为是真正的食物,尽管跟那些更“好看”的产业化生产出来的表亲相比,这些农产品的口感更好,营养也更丰富。

除了消费者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全球产业化食品系统还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这个系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使农民最终获得的收入缩水。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部分原因是销售环节中大量存在的中间人——比如国际贸易商、食品加工商、批发商以及超市——都从中获得了比以前更大的份额。自1984年以来,美国市场上一篮子食品的实际价格增长了百分之三,而相同食品的农场收购价却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今天在美国,每1美元购买本土生产食品的交易中,农民只获得了21美分的报酬,而剩

【日本“提携”体系】

日本有机农业协会(Japan Organic Agriculture Association, JOAA)在1971年10月成立,是一个非营利的志愿组织,主要由热心发展及推广有机农业活动的生产者及其顾客所组成。

在JOAA成立的70年代,日本正值史无前例

下的79美分全都归了那些中间商和营销商。农民必须用那可怜的21美分来支付生产投入。所以,即使经过繁忙而辛苦的劳作,能够收回成本的农民已经算是万幸的了。

农民同时也受到其它方式的经济压榨。“自由”贸易政策迫使农民必须与全球其它地区的农业生产者们进行竞争,而那些地区通常具有更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更适合耕作的气候。更为糟糕的是,那些以农产品出口为主要导向的市场经常会因为几千里以外的汇率波动或是商业萧条而突然消失。在第三世界国家,农民经常被劝说将他们的农产品商品化而不是为自己或是当地社区来生产。因此,农民被迫和变幻不定的全球市场的影响力拴在了一起。商品化的压力导致了农产品的单一化,同时也给市场造成了更多的不稳定性。作为这个进程的一部分,农业家庭成员(通常是男性)只好在商品经济的压力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通常要离开农场去城里寻找工作机会。男性劳动力的丧失,给那些留守的家庭成员(一般是妇女和儿童)带来很多问题。

在乡村社区,非农业成员的命运也遭到了挫败。在农场合并,农业成员离开农场去城市谋生后,原本支持着农业社区的本地商户发现他们的客户基础衰退了。小城镇里原本繁华的街区变得越来越萧条,一些连锁零售业巨头如沃尔玛等,就在这些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商场,为留下的人提供服务。这些大型的零售业服务于更广阔的地区,这使得乡村居民不得不跑更远的路去买最普通的日用品,这种状况的出现无比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小生意。

(节选自 Norberg - Hodge, H., Goering, P., Page, J., (2001) Form the Ground Up: rethinking industrial agriculture. London: Zed Books Ltd. 中文翻译的前言部分。)

并且难以置信的经济迅速增长期,草率的工业化带来了环境污染及破坏。因工业化学品而引起的疾病及中毒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当时,食品加入化学添加剂;鼓励农业大量使用化学产品;人民生活及自然环境开始受到极大的破坏。

有些消费者,尤其是城市居民,对食物安全感到焦虑,他们要求不受污染的粮食,例如蛋、牛



■ 关键词

奶及其它没有加入化学添加剂的加工食物。另一方面,有些农民意识到农业化学产品对人体及牲畜造成的伤害,明白这会损害土壤的肥力,于是他们开始实践有机耕种。JOAA 的成立联系了一些体系,并鼓励他们互相帮助。

“有机(Yuki)”意味在自然现象的动态背后有着规律和法则。它导致一个信念:农夫们必须顺应着这些规律与法则来帮助自己工作。其后,这个词又多了一重意义,那就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应该建立“有机的人际关系”。

JOAA 的一个原则是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一个“提携”系统。“提携”的思想是要创造一个特别的分销系统,而不依赖常规的市场。虽然它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但基本上都是一个直接分销的系统。为实践这个原则,生产者与消费者会直接地对话与接触,加深互相的了解;双方都要提出人员及资金去支持本身的运输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他们通常会设立运输站,使差不多 3 至 10 个家庭的消费者都可以取得已运抵的产品。

日本有机农业运动就是由提携系统开始的。提携不只是一个实践的理念,也同时是一套透过互动而创造出来的动态哲学(dynamic philosophy)。

[提携(Teikei)的方针]

◎合乎生态原理及最终能够自给自足的农业

食物基本功能是养育生命,所以耕作的基本功能是要农民的家庭温饱。为供养家庭你要做到自足,你需要种植一定数量而种类不同的农作物和饲养一些牲畜。你所管理的规模不应太大。你可利用自制的堆肥和牲畜粪便做肥料。在提携体系里,消费者(一般是城市居民)可获得生产者供应剩余的谷物及产品。就某个意义而言,他们是属于一个大家庭。

食物本来不应是出售来谋利的。那么当然在农业中,效率就不像在制造业中那么重要,而且不应该使用有害的化学剂来进行大规模生产。最重要的是利用自然的生产力,符合环境保护地利用当地的有机物料来作为肥料。与自然保持和谐,农业应该是充满活力的。

◎消费者协助生产者,体验耕作

上述形式的农业依赖劳动力。在提携体系里,消费者会探访他们的生产者,在农场里帮忙,

分担那种改正过来的管理所需要的劳动力。不同的组别对消费者的参与次数和程度有不同的要求。这种安排的普遍优点就是要让消费者在直接投入农业活动时更理解农业及农场。

◎简化挑选及包装程序

在常规的日本市场,陈列货品的大小以及外型上要用心做准备,也要为特定的农产品预备特定的数量。而在提携体系里,生产者在分销产品给顾客时,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挑选,不用管大小不一,有没有泥土也无所谓。包装变得简单亦节省劳动力。

◎自行分销

生产者知道哪些人食用他们的产品,消费者亦知道谁照料他们的食物。他们会熟络起来,也会透过交谈和共同工作加深理解彼此的生活方式。“提携”代表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友善关系。

◎饮食的转变

消费者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他们的饮食及购物方式。他们一律会接受农场运来的产品,无论产品的大小、数量及外表怎样。

他们要随着季节性的产品来调节饮食。不同季节所提供的不同农作物的营养和益处是最自然的,消费者因而避免了那些不合时节但用人工栽种的产品。

◎如何定价

“生产者必须重视消费者的饮食和健康,正如消费者须重视生产者的生计。”

双方通过直接协商,达成价格协议。一般价格会高于常规市场的收购价,生产者会感到满意。另一方面,消费者也会满意这个价钱,因为它与杂货店的蔬菜同样便宜,而且质量更好更安全。提携价格的制定,通常是要保障生产者合理的生活支出以及生产成本。明显地,这样的方式有别于常规市场的根据供需平衡定价机制。

这样,消费者可以减轻那些勇敢地改变经营方法而采用有机种植的生产者的负担。生产者得到相对稳定的收入,较少受每年收成及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他们可在这个“共存的关系”中得到财务上的保障。这同时会让生产者投身于改良耕作方式或者可持续农业。结果是皆大欢喜,消费者也可以享受稳定供应的健康而安全的有机种植产品。

(节选自《农业环境与发展》2005 年第 22 期“提携体系:生产者—消费者合作伙伴与日本有机农业协会”一文)

社区为本农业在国内的实践



●前言

社区伙伴于 2003 年底开始推动“社区为本农业及城市农耕项目”,先后在北京、广州举办了一系列“社区为本农业”工作坊,邀请感兴趣的朋友共同学习探讨“社区为本农业”的理念以及在其它国家、地区实践的经验。2004 年 2 月,我们组织了泰国考察学习团,让合作伙伴和农民可以直接了解在泰国的另类市场及农民、消费者共同合作的方式。2005 年 6 月,我们邀请香港嘉道理农场在河北定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举办了永续农业培训,参会者对永续农业原理、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我们相信,这些持续的学习活动对于合作伙伴从不同角度理解以人为本,以社区为基,顾及环境生态并尊重地方文化的可持续社区发展模式有所裨益。

以这些活动为契机,我们构建了一个包括民间团体、具有使命感的商业团体、个体志愿者以及相关专家在内的社区为本农业成员网络。我们通过组织田野考察、分享交流活动、建立资料共享中心等方式促进网络内成员之间的交流和学习。我们也支持相关民间团体,在城市或农村社区推动社区为本农业、有机生活实践及消费者教育活动。

在促成网络内成员间相互交流与共同学习的过程中,社区伙伴对一些有意于尝试健康农业的机构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并与之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这些机构或是致力于消费者教育工作,或是在探索、实践真正健康、符合自然规律的农作方法,或是想要结合中国农民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使农民能够自给自足、团结合作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不论他们做的是哪一方面的工作,都与我们设计社区为本农业项目的初衷: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冲击下,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主题不谋而合。

2006 年,我们开始建立志愿者实习制度,鼓励年轻人到相关的基层机构,通过参与推动社区为本农业的工作,亲身实践来探索适合本地的方式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去理解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

本章专题“社区为本农业在国内的实践”正是缘起志愿者实习活动,是实习生网络对这他们这两年走过的道路,一次阶段性的总结。



聚焦：柳州爱农会【案例 11】

柳州爱农会项目的2006

朱明

爱农会不是以投资者的身份出现,而是尝试通过其所掌握的信息、策划和投入少量资源去快速回应社区的发展需求,调动外部资源,开发社区里的闲置资源,鼓励村民的积极性,也为自己争取了发展的空间。



我是 2006 年初加入社区伙伴“CSA(社区为本农业)”工作组的,负责“健康农业实习生项目”在广西和四川的合作。到今天与柳州爱农会接触已经一年有余,经历了他们从 2005 年末草创的一段旅程。

认识“柳州爱农会”的周锦彰,那是在 2005 年社区伙伴南宁文化反思会议上,印象里觉得他很务实,不善言谈,不似一般社会发展领域里工作的人那样慷慨激昂。会后随社区伙伴文化反思项目组的邓文嫦、贵州项目组的洪璇璇以及台湾旗美社区大学的洪馨兰等人去看了他们的合作农户和城里的联络点——他们在柳江边上一个居民楼里租了房子,搞了个“土生良品店(展览馆)”,店里摆着几件老农具,很有味道。

“土生良品”说的简单点儿就是“不使用化肥、农药和添加剂,种养本地传统品种的稻米、黄豆、土鸡、土鸭等”——爱农会的三个创立者周锦章、骆泽红和彭辉,就是被这些好吃的吸引到农民家里的。周锦章原先在柳州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他的工作是协助“电信公司在柳州郊区农村做广告策划和实施”,很了解农民的想法,对乡村的风俗、各种农事也很熟悉。他也曾尝试过在农村包地种果树,但失败了。骆泽红和他在同一间广告公司,喜欢摄影。彭辉是其中最年轻的,在柳州商务局屠宰办工作,喜欢徒步旅行。没成立爱农会的时候,他们就经常搭伴去山里。

周锦章告诉我,原先这里几乎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粳(香)米品种,“柔润甘香真饭味”——这些米的口感极好,但产量很低。农民不要说买米,就是自己都吃不饱。在政府推广杂交水稻及相配套的化肥、农药种植技术以后,亩产提高了两三倍。农民就放弃了自己留种的做法,习惯每年去购买杂交稻种。这样,大量保存在民间的稻米品种绝迹了,也再找不到那令人怀念的“米的味道”。

只是有很少的一些农户,还舍不得丢弃祖传的“老谷本”,每年种上一些自己吃,这样也把谷本保留下来——“还是老谷本好吃,杂交的不能留种……”,在与他们的交谈里,我还能感觉出一丝本能的隐忧和眷恋。还有另外一些“土的东西”,比如沙塘一家农户的鸡整天“站”在无花果树的树枝上,姿势威猛。这个鸡种是山区里的壮族人从野鸡驯化而来的,周锦章在三江、融水地区买到送给他们的,会飞,你白天根本捉不到它

们。还有环江地区的黑毛小香猪、个头小但味道很香的本地黄豆……,随着环境的恶化,农药和化肥的大面积使用,这些都变成了珍稀的资源。

问及最初的情形,周锦章说“开始是我们自己喜欢去乡村”。乡人好客,就用自家酿的米酒、土鸡和鲜蔬招待他们,围着饭桌聊聊当地的风俗、趣事,城里的新闻,走的时候留一点饭资,这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他们也觉得“农家饭”好吃,节假日也会带自己的朋友、亲戚去玩。吃过农家饭的人,都觉得农民自己吃的米、蔬菜、鸡比市场上的味道好。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在自家的口粮田和小菜园里不会撒那么多农药和化肥。种出来的东西,虽然样子不如市场上买的那么好看,但味道和营养要好得多。后来人越来越多,有了不小的规模。周锦章和我说“最多的一次是一个越野自行车俱乐部,去了七十多个人,分到三个农民家里才招待得下”。

再后来他们在网上找到舒萌的文章,介绍“社区为本农业(CSA)”以及她在泰国的见闻,就觉得也可以在柳州做这样的事情,于是就有了开办“土生良品店”的主意,在展馆里也帮助农民代买一些土鸡蛋、红薯粉、土榨茶油、木炭这样的东西。回头再看那段时间,他们迈出这一步不是“想”出来,而是“做”出来的。

从“土生良品店”到“爱农协会”

从一开始,发展思路上周锦章的内心就有冲突。走商业化的路,他以前有这方面的经验,操作上更容易一些。但他也直觉到,如果坚持“吃土的东西”,其本身所依赖的就是小农户自给自足状态下生产出来的东西,这与做生意要从“规模化赚取利润”的方式是冲突的。换句话说,如果全心去做,这个事情也赚不到什么“大钱”,这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相背。而我当时的认识是“这个项目想要生存,就必须和农民的利益绑在一起。”

现实里没有标准答案,去做的力量和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开办展览馆以后,吸引了一些新朋友加入。开始他们也不在其中赚什么钱,活动的费用大家一起承担——有车的出车,没车的就和他们“拼车”,付个油钱。他们在网上建了个论坛,谁想出去了,就贴个帖子,约一个时间,想去的人就在上面回帖。统计好人数以后,他们就协助安排交通和联络农家。结束时大家凑份子



给农家做饭资,有些人吃饱了还不甘心,向农民买些米、水果和蔬菜带回去。

他们也渐渐看清楚“回归、体验乡村生活,是一种社会趋势!”人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平常只顾工作,忘记了身体和心灵的健康。同样当环境恶化的时候,人才会去反思社会的发展方式。重工业给柳州人带来了富裕的生活,也带来柳江的污染。机器和工厂成了城市的纽带,一条冰冷、僵硬的纽带!而在乡村的活动却让人感觉到温暖——原本不相识的家庭,孩子们在一起给小动物喂东西吃,大人则围在孩子周围和老乡喝茶聊天。

这期间也有一些不和谐。比如有的人觉得上厕所不方便,沟通的时候出口不逊,还有些人吃东西的时候很浪费。这不是爱农会想要的,爱农会就一方面在论坛把这些做法提出来讨论,另一方面也在组织活动的时候,和大家说明实际情况,让参加活动的人也有个心理准备。几次下来,这样的行为就越来越少。只有在这样的一些具体活动中,人之间才能交流、了解,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相互的信任。

论坛和活动帮助他们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网络化的社区,这个社区的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居住地域比较集中,在同一个城市里。另外就是他们彼此的理念比较接近,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喜欢吃土的东西”。这个群体里产生了很多热心的志愿者,他们认同爱农会的理念,对爱农会的发展帮助很大。共识和文化是社区的灵魂。在与爱农会的交流中,社区伙伴 CSA 项目组也看到“发展理念、案例和经验”的交流,对于他们的实践有很大帮助,就逐步的帮助他们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形成一个讨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语境。同时,项目组也感觉到爱农会在组织农业实际生产方面的经验不足,决定在 2006 年的“健康农业实习生项目”中,提供一个实习生名额,希望支持他们结合自己的资源和实践,培养出一个在这方面有经验的“熟手”。这里包括为这个实习生提供农业技术培训、与其它机构交流的机会、补贴和一笔小额的活动基金。这些支持都给了爱农会很大的鼓励,坚定他们实践下去的信心。

爱农会也在实际的操作中也意识到工作的重点在农村,没有稳定的基地,在城里开土生良品店就没有意义。2006 年春末夏初,房主提出优厚的条件收回房屋,他们也就同意了。只是在朋友的广告公司里设了一个城里的联络点,活动和一些消息都是通过网络和电话来操作的。成本比以前低了很多。柳州爱农会的名字也渐渐传开,取代了土生良品店的名字。不过他们还是很珍视“土生良品”这个词,去工商申请了注册。

“走平民路线”和“发展小农经济”

在一次品尝会上,志愿者王一飞说了一句挺诙谐的话:“总结爱农会的做法有两个口号,一是走平民路线,二是发展小农经济!”



这是来参加活动的人给爱农会的启发:“对于城市人来说,他不是每次乡村活动都会参加,但吃是每天必需的”。所以他们就想在“吃”上做些文章——借乡村活动为题,创造直接体验,顺势引导消费者自己去认证、监督生产过程。在原有的“搭伙”去“农家乐”的方式上,过渡到有意识的提出一些主题活动:“春天插秧,夏天组织去稻田捉虫,秋天割稻……”。这些主题放在论坛上,反应挺热烈,不少的家庭带着孩子去参加劳动,不亦乐乎。另外,他们也在城市里定期做一些活动“土生良品品尝会,‘重建互助互信、消费者农夫见面会’,组织看《从田野到餐桌》和《社区农圃》……”在服务的细节上,他们也用了很多心思。比如他们买了很多小竹牌,在帮助农户销售农产品的时候,就在竹牌上写下农民的名字、所在地和生产时间。这样就和他们在村里搞得活动结合起来,消费者很清楚他们买的是那个农民的东西,东西是怎么种的。这是他们自创的“土生良品”认证过程。对于小农户来说,这比组织他们去参与“无公害”、“绿色食品”等成本很高的认证更经济实际些。

农民的出发点比较简单,希望多赚点钱。只是在做得过程里缺少从经营角度的理性思考和分析,也没有系统的,改进耕种饲养技术的意识。在经营方面,这一年里爱农会已经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也颇见成效。他们选择合作农户是“因地制宜”,比如纳社老队长的田地是在水源上游的山谷地,爱农会就与她合作种稻米。沙塘的农户家里有果园,适合养鸡,他们就会把从三江、融水的山里找来的优良鸡种,免费提供给他们,要求他们按传统的方法散养。有了城市消费群体对“土生良品”品牌的认同,再加上产品的量少,供不应求,农户的土米、土鸡和鸡蛋就可以定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小农经济”讲究的是“有效生产”而不是“生产规模”,才能有一个持续提高收入的空间,这需要农民在降低生产成本和生产市场需要的东西上下功夫。另外,在此基础上,爱农会最近又进一步提出与纳社合作“社区为本农业方式下的生态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的设想,和村民一起种树、封河养鱼,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

有一点是我一直在关注的,就是在所有的计划里,爱农会都不是以投资者的身份出现的,而是尝试通过其所掌握的信息、策划和投入少量资

源去快速的回应社区的发展需求,调动外部资源,开发社区里的闲置资源,鼓励村民的积极性,也为自己争取了发展空间。而在这样的操作下,合作农户的经营意识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最近县林业局和纳社的老队长韦秀情商量,用每亩几块钱的价格承包村里的山地种桉树,老队长当即提出反对。我们去访点的时候,她说要召集村里的年轻人明年春天上山种树。爱农会对此事也有所准备,随即提出愿意参与这件事。他们曾在网上查到,在广西有一种本土树种叫“任豆树”,当地也叫“砍头树”,生命力很强,很适合在广西石漠化比较严重山地上种植,生长速度快,木质可以做家具,嫩树枝树叶砍下来还可以做牛饲料。他们计划在冬天带村民出去看看已经成片的树林。另外一个事情是,根坡村的刘以兵,今年下半年采用稻鸭共作的方式种老谷本的稻米,收成比上季高了三分之一,而且每斤米买到 4 块钱的高价。有其他村民就过来问明年开春他们也想这样种米。刘以兵说他愿意把学到的技术教给他们,但在一两年内他们种出来的米在市场上还不能定为“土生良品”,因为他们的土地被化肥、农药污染的很厉害,需要一段时间恢复。这两个事例里,能看出在前面走过的一段旅程,对农民产生的影响。

CSA 的关键环节——稳定的产出

稳定的产出是“社区为本农业”模式的关键环节,也是难点。这里面包括“质”和“量”的稳定。爱农会在操作里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块的风险,在这个阶段里,没有大规模的发展合作农户,而是有计划的选择几个合作农户作为试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摸索出一些有价值的经验。

比如纳社的老队长种“老谷本”的时候发现,和杂交水稻品种相比,传统的“老谷本”抗虫能力强。因为“老谷本”的叶子里,纤维的含量比杂交品种高,虫子不喜欢吃。“老谷本”对气候的适应能力也比杂交水稻好,虽然产量不如杂交品种高,但比较稳定。比如今年夏季,种水稻的山谷里发水,“老谷本”不但没有倒伏,老队长还认为洪水把附在稻秆上的虫子冲走了。

但是,我们在访点的过程里也清醒地意识到,农民需要系统性的改进种植、饲养技术。仅仅靠他们自发的,零散积累下来的经验,不能够形



成有效、稳定的生产。政府和公司主导下的新的发展方式是使用杂交、转基因品种以及化肥、农药的配套耕种技术替代传统的技术。可以说,这是从工业意识发展出来的农业生产方式,无论对于农民还是环境,都是成本很高的一种模式。纳社老队长曾给我们算过一笔帐,她一年的毛收入有一万多,而买农药、化肥就要用去四千块钱。农民刘以兵也是类似的情况,一年下来,剩不了三千块。而且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破坏了土壤自然的结构和田地里的生态环境,又形成了对化肥和农药的依赖性。在走访的过程中,问他们对不使用化肥、农药耕种的看法,多数人都表示如果不用,庄稼根本长不出来。再进一步追问 30 年前,没有化肥、农药,那时候怎么种?他们会说“土地情况不一样了,那时候土很肥,而且病虫害没有现在这么厉害!”

更为深层的是现在的农业生产方式对人思想的影响,农民知道用化肥农药种出来的东西不好吃,对人体有害,所以自家的小菜园里种菜多用农家肥,很少化肥、农药。但在种买到城里的菜的时候,因为中间商的盘剥,在这样的模式里,只有数量增加才能增加收入。而且中间商只管菜的模样好不好,而根本不管你是怎么种出来的。这样,农民也乐得用农药、化肥,省事又省时。一些传统的农耕经验因为没有“用武之地”而逐步的被遗忘了,农闲的时候,农民也不会忙着沤农家肥或种豆科植物来滋养田地。在有些地方,六合彩还乘虚而入,农民聚在村头的小商店前面一起猜号码。我第一见的时候,还以为他们是在交流信息和种植经验。这是一个反馈循环,加重了人们对现有的“买种子、化肥和农药的种植方式”的依赖性。

在现在的乡村里,这些因素交叠在一起,如果市场产生了新的要求,人们不再喜欢吃化肥、农药种出来的东西,那么稳定的产出就是一个大问题。

在与爱农会的交流中,我们意识到他们在做法上有很多创新,而在有机耕种技术上不足,所以邀请香港嘉道理农场农业主任乐小山,在 2006 年 9 月份为健康农业实习生项目做了一次技术方面的培训,培训地点设在柳州。这中间有两个考虑:一方面是想提供一个爱农会和合作农户在农耕技术方面的学习机会;另外,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能够增进爱农会和其它机构,如晏阳初乡建学院相互了解,创造一个交流发展经验的空间。培训前,我们和培训老师乐小山走访了爱农会的合作农户,了解农户的实际培训需求。在农民刘以兵的稻田里,乐小山介绍了稻鸭共作的做法,鼓励他把稻田围起来做一下尝试。



对于我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希望,就是通过这次培训,能发现“有农夫对研究本地的有机种植经验有兴趣”。广西的生物资源很丰富,耕种历史悠久,在民间散存着丰富的耕种经验。只是没有人系统的去积累它们。比如去走访穿山镇定吉村的农夫姚求远的时候,他家的院子里垛着一大堆山上砍下来的树枝,他告诉我们这种植物在当地叫“黄金叶”,用它的树枝煮水,撒到菜地里驱虫,很有效。类似的经验还有很多,比如很多老农都有用烟叶煮水驱虫的经验,他们对当地一些有毒植物的药性也比较掌握。如果能把这些本地

经验能整理出来,会很好的帮助农夫的实际生产。

这次培训以后,来参加培训的伙伴机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10 月份在河北也做了一次培训,分享在柳州的学习经验。爱农会获知这个消息后,也感觉为期一周的培训中,还有不少内容没有掌握和消化,所以向我们提出利用实习生项目中每个机构的小额基金支持三个积极的合作农户——“纳社的老队长韦秀情,根坡的农民画家刘以兵,融安的农夫王远才”,再去参加一次培训,也与那边的农夫分享柳州在社区为本农业方面的发展经验。

培训到底能给村民带来什么?我们也在关注

这个问题,会后我们用常规的方法做了评估,而对村民有没有帮助,他们有没有用到实际生产中,才是我们最关心的。十一月份的时候,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又去了爱农会,走访了刘以兵和纳社的老队长。刘以兵话不多但掷地有声,对培训内容掌握的很好。他告诉我,回来以后,因为他自家有鱼塘,就先尝试做了鱼发酵肥,和培训教的用鱼肥种菜不一样,他用发酵好的鱼肥喂鸭子,鸭子很喜欢吃。后来他又做了苹果发酵营养液、磷-钙肥。另外,他用鸭子管理稻田,这一季稻的收成比上一季增加了三分之一。我去他家的时候,他正在村里的晒场上晾稻子。我抓起一把来和隔壁邻居种的杂交稻比较,他的稻谷饱满,色泽金黄,而邻居种的稻谷上有不少褐色的斑点,而且很多颗粒都不饱。在他的稻田里,我拽起一棵稻根,很旺盛扎实的样子,而化学田里的稻根,只是细细的一簇。纳社老队长也用一个大陶罐,尝试做了发酵鱼肥。

旅程才刚刚开始

最近一段时间,老队长、刘以兵和王远才也相继提出要用“自然农法”的方式养猪。他们想趁现在农闲,投资多盖几间猪圈,把养殖规模做大一些。

在这一点上,爱农会和农户有分歧。他们觉得现在“技术的本地化”还不够成熟,对需要掌控的环节还没有把握,如果上了规模,一旦出问题,会挫伤农户的积极性和对爱农会的信任。他们与农户反复沟通,希望农户能看到发展中的风险。

我们也在反思前面的做法:培训给农民带来了尝试新技术的心劲儿,特别是在河北培训的时候,还去了北京天安门。这些体验带给人力量,但我们也清楚的意识到,要让技术真正融入到实际生产中,培训仅仅是个开始。需要系统化的尝试和跟踪结果,收集和整理本地已有的经验,仅仅在这个环节上就需要很大的心力和长期的、细致的工作要做。在与爱农会交流的时候,他们也苦于这方面的经验和人力不足。在柳州培训结束后,社区伙伴 CSA 项目组的负责人邓文端有了一个新想法:“爱农会可以邀请梁漱溟乡村建设学院的实习生来柳州协助乡村的工作。”

2007 年,旅程刚刚开始!

■朱明 社区伙伴工作人员,广州公益小组“沃土工坊”核心成员,有多年参加发展工作的经验,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农耕、民间艺术、乡村教育等几个方面,并致力于推动一种和谐永续的农耕方式及生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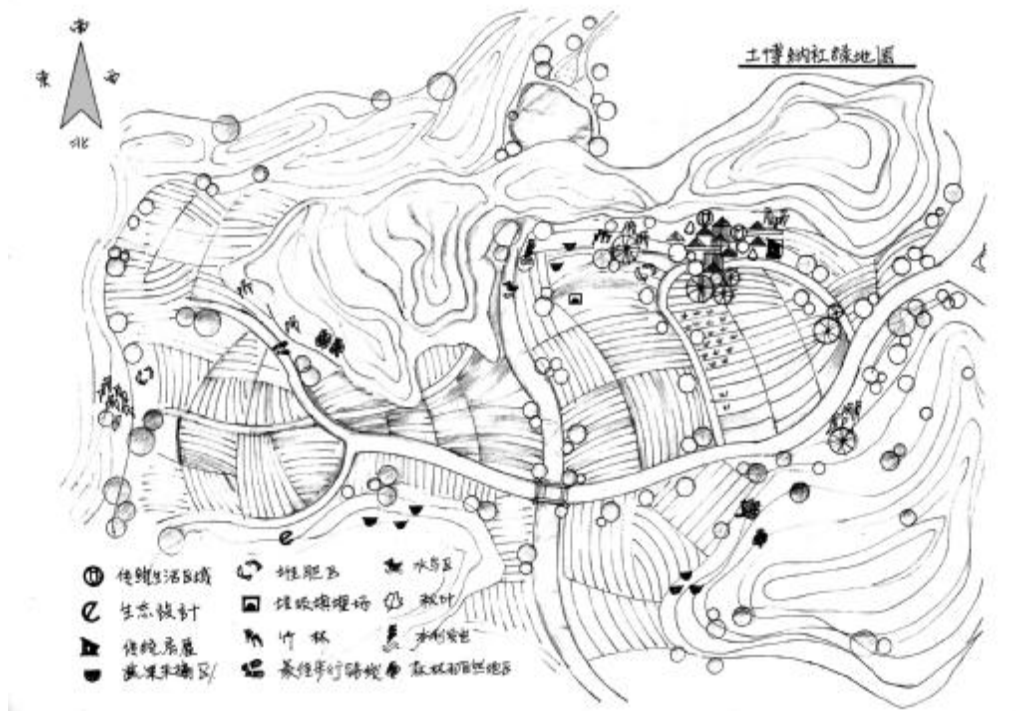




爱农会的“土”革命

黄婉芳

有关柳州爱农会前期工作的记述已有很多，笔者在此不再赘言（具体可参阅《柳州爱农会项目的 2006》）。2007 年，与合作农夫一起耕耘一年多后，爱农会已经累积了很多运作 CSA 项目的经验。最近他们又往前走一步，要做自己的企业了。在目前国内同样实践 CSA、推广健康农业的同行中，爱农会俨然已经成为一道风景。应 3 月初骆泽红的邀请，6 月 6 日到 11 日，我到柳州“看风景”去也！



爱农会写真

周锦章，骆泽红，巩政，彭亮，林志永，黄佳密。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爱农会六剑客，个个小平头，显得干劲十足。不过他们凑一起可不是为了迎接我，而是要开会商量最近的工作。

周大哥客气地先问我：你来这的主要目的？

我赶紧正身回答：吃豆腐！来吃你们爱农会的土豆腐！（广东俚语：吃豆腐意同占便宜）

大家轰地笑起来。

好吃，在爱农会的发展过程中别具深义。当年，就是周大哥追着美味的土鸡上山下乡到处跑，渐渐发现更多好的土东西。本来口腹之欲人皆有之，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周大哥吃出感情来了，事情就变复杂了：从前期组织到农家游玩，到后来几个铁杆好吃分子自组爱农会、倒贴钱办土生良品展览馆、全心投入 CSA 项目、开着借来的车走村过寨做宣传……在这场由一只土鸡引发的为食事件中，他们始终死心塌地地坚持：土的就是好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活像一群土八路在打一场“土革命”。而且这革命还在升级：最近他们

在城里开辟了自己的地盘，要从以往的“游击战”提升到“阵地攻坚战”！

这不，柳江西的爱民螺蛳粉 CSA 店 6 月 2 日开张了，河东的土馆正在紧张装修中。而我到柳州的第一顿午饭，就是在螺蛳粉店吃的——骆大哥亲自做了酿豆腐，夹韭菜鸡蛋馅，浇鲜番茄汁，滋味好得让我好久都魂牵梦绕！

地盘新开，杂七杂八的事儿太多，他们很快就把我晾一边，用温婉的桂柳话讨论起资金筹集、买材料、采购、人员分配等问题。会议气氛轻松，大概半小时就结束了。

然后？——分头办事去咯！

6 人中，只有周锦章和骆泽红“全职”做爱农会的工作，平常事务主要由他们俩统筹安排。人家周末是休息，在爱农会却是最忙碌的时候：难得大家有时间聚在一起，赶紧处理一些大的事务。所有活动产生的费用都是内部分摊；PCD 实习生项目的小额资金，只能帮补一部分差旅费、宣传资料费用。

巩政和黄佳密是最近加入的。爱农会人手紧张，但会员增长缓慢。他们很“挑剔”入会者对“土的就是好的”，CSA 等理念的理解是否足够深入并认同——道不同，不相为谋嘛。所以走到一起的人，尽管个性各异，但在“做点有意思的事情”和“赚钱”之间，都是想得很清楚的。你要是问其中任何一个人：为什么要做爱农会？为什么做 CSA？回复基本会是这样：可以吃土鸡啊！或者：就是喜欢土东西嘛！对农村传统事物朴素的关注和珍惜，是爱农会的底色，纯粹而鲜明。

除了好吃，他们也很好玩，相互间经常开玩笑。办事认真严谨的周大哥，被大家尊称为“周紧张同志”；黄佳密年纪最小，理所当然成了“小密”。入乡随俗，我也贡献一把：把爱说话的林志永封为“林叨叨”，专门负责外联工作的骆泽红封为“骆公关”，巩政和彭亮暂无“恶行”，得保正名，哈哈。

爱农会的工作，他们简单地概括为：好吃（有土鸡）好玩（经常要上山下乡探访农户）的事情。接下来的 4 天，我也跟着他们“吃喝玩乐”去。虽然是走马观花，但我慢慢发觉，很多概念如 CSA、健康农业等等，在爱农会、城市消费者、合作农户共同构成的社区里，大家不是仅仅停留在字面认识上，而是各自“消化”，有自己的理解和表达，甚至有令人惊喜的、新的内涵延伸。

嫁接的 CSA

2005 年之前 4 年或更长时间里，紧张同志和骆公关就已经经常组织周末农家乐活动了。2005 年，紧张同志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成都华德福学校有 CSA 的交流活动，跑去一看，哦，原来他们平时爱好的、关心的事情可以当成事业来做！回来后他就呼啦啦地组织了爱农会，筹办土生良品馆，参考其他地方 CSA 的运作方式开展很多活动。CSA 引爆他们积聚心底多年的很多想法，一发不可收拾。

每个月，爱农会至少要探访每个合作农夫一次，看生产上有什么问题，顺便订一些采购计划。合作农夫散布在柳州市周边 2 个小时车程内的郊区，每回去都要借车。现在长期的合作农夫有 10 多家，这次我们探访了其中 3 家：融水县和睦乡的王运才、土博乡纳社屯的老队长韦秀清、三都根坡的刘以兵。

王运才是最新加入的合作农户。他家离开村子独据在一个小土岗上，周围都是田。房子是自己造的泥砖房，简陋非常；两间起居室，与鸡舍、猪圈、鸭寮一起围成 U 形。看见我们进来，最小的孩子害羞地往屋里跑，撞在门上，咣当一声，一扇门居然倒下来，幸好没砸到他。

王运才去年 10 月参加了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举办的健康农业技术培训活动，又去其他合作农夫家看过，今春终于下决心加入 CSA 组。他跟我说他的打算：用鸭稻共作方式种植 3 亩多水稻，人工用多了，但是省了化肥农药的钱，而且爱农会的收购米价（一直以来）是市场的 2 倍，加上卖鸭子的收入，总体收成应该与常规种植所得持平；就算第一次歉收，这 3 亩多也不会影响家庭总收入，就当积累经验，等有把握（掌握技术）了，再扩大鸭稻共作水稻田的种植面积。

几块水稻田青黄不一，长势不太乐观。连日暴雨，冲坏了他的沼气池与新建的“席梦思软床”猪舍[1]。一方面要照顾赖以生存的 20 亩甘蔗（常规种植），以及为供 3 个孩子以后读书而新种的 10 亩橘子树；另一方面要多花时间、精力来做 CSA 的项目，这位中年汉子感到很吃力。他渴望改善生活，渴望早点盖两间砖房，为此以前曾听信一些致富广告去种植某些作物，最后都赔了钱；这回参与 CSA，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挑战。不过





在永绿农业培训营上学习制作有机营养液



爱农会每个月来探访,让他“感觉很放心”。

老队长韦秀清田里的禾苗长势喜人。这第三次的鸭稻共作水稻田共有 15 亩——全村 11 户人家,今年有 9 户参与了种植。回想第一次(去年初),只有老队长一家种,别人还都在笑话呢。

和其他人家一样,老队长一家也种甘蔗、玉米和养蚕;不同的是,和爱农会合作 1 年多,他们家的鸭稻米、土鸡、“席梦思软床法”养殖猪在当地已小有名声,连县里的干部都慕名前来订购,价格要比市场高。村里向老队长讨教健康农业技术的人多起来,她很乐意传授,希望更多人做起来,干脆全村一起发展健康农业更好。作为一个队长,她总是惦记着全村人的生计。

更让老队长欢喜的是,在外打工 9 年的儿子终于回来帮她种地了。母亲在电话里唠叨爱农会的人来人往、土东西成了稀罕物,小伙子动心了,他琢磨:打工所得扣除了生活费用,其实所剩无几;如果在家里也能有打工的收入,何苦在外奔波?于是今年 3 月回到家乡。只是象他这样回流农村的年轻人没几个,他有些寂寞。现在,他一方面积极学习健康农业技术,一方面动员几位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一起创业。无论如何,对于未来,他有着比老一辈更多的憧憬。

从地里回来已是下午一点多。一起做了简单的午饭,三扒两扒吃完。我们要赶路去别的地方,而老队长要赶着去摘桑叶喂蚕。纳社屯像个世外桃源,离柳州市有近 2 小时的车程,其中 1/3 是

坎坷的土路。当年紧张同志是怎么发现这里的?

刘以兵身体不太好,农活又多,劳碌疲累日日消磨,人消瘦得让你看了不忍心。然而就是他,对健康农业抱有几近“痴情”的兴趣。

在去年第一次鸭稻共作水稻种植经验上,今年的水稻长的特别匀称茁壮。刘以兵脑子里有很多数据:现在有 4 只猪、4 只牛、70 只左右的鸡鸭,他们的粪便加上玉米秆、稻草、青草做成堆肥,大概够这 4 亩多水稻田用了;全部田如用常规种植,所需化肥费用约 2500 元/年,现在他开始到附近村子收集粪肥做堆肥,逐步减低化肥用度,新猪舍快做好了,准备用“席梦思软床法”养 4 只猪,这样要 8 个月左右才能出栏,但多了粪便可做堆肥,且肉价也能卖高一点,整体来看还是值得……

当过画工的刘以兵,骨子里有股纯朴趣致,做事总比别人多一份享受其中的陶然。在培训活动中学到有机营养液调配技术,在实践中他会灵活地结合自己的发现加以改良。他打开一个个坛子给我们看:喏!这苹果醋里有白点,没事,那是酵母!绿色的就不好了,是霉菌呢;这东方草本营养液,里面有很多种补药……鱼肥(用鱼类内脏做的营养液)看起来有点恶心,刘以兵抚着那坛子,却象抱着自己的宝贝。开饭了,他拿出一塑料瓶装的自酿葡萄酒给我们喝。我正贪杯呢,他忽然来一句:这葡萄酒跟苹果醋一样,是很好的叶面肥呢!

我乐得差点喷出来——哎呀,我抢了他家庄

稼的“粮食”呢!

在柳州附近的农村,经常会看到农民聚在一起打牌、买彩票——好象全国农村都有这个现象。常规种植减少农夫对土地的劳力投入,他们就如此打发多余的时间;勤快一点的就去城里做散工。这里的农夫家境都差不多,大部分家庭年净收入在 3000~5000 元之间,稍有病患、天灾,便都难以抗衡。

爱农会选择合作农夫有一定标准:土地条件较好,适合发展健康农业;农夫要守信,有比较积极的生活向往。然后爱农会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他们的产品,提供健康农业技术培训以及交流活动机会,另外向特别困难家庭提供短期小额免息贷款,仅此而已。农夫参与 CSA 与否,完全出于自愿。

每个合作农夫家都有爱农会做的大幅宣传画,图文并茂地解释 CSA 和健康农业的理念;还有一张做成奖状形式的“合作证书”,说明此农夫何时参与、做哪些项目。有意思的是,在决定参与到 CSA 之前,农夫们都不约而同做了一件事情:算账。算啥?算成本算收成啊!算来算去,得出的结论都差不多:现阶段做健康农业,虽然劳力投入多、周期长,但有爱农会的保护收购价和技术支持,最后收入与常规种植相差不大;但是土地干净了,庄稼、牲畜健康了,人也吃的放心、健康——长此以往,是利己利人利自然的好事啊!但肯定不是一、两年内可以兑现的,所以就很挑战农夫的“长远眼光”了。老队长韦秀清的想法是:做!种给自己、亲戚吃也好,这年头,病不起!

其实农民最清楚施用化肥农药的危害,只是生存压力迫使他们追求短期效益而已。只要有多一点保障和可能,他们也很愿意将有限的资源作最优化调整,多做利己利人的长远事情。他们很难说的出 CSA 这几个字母,甚至不能完全读懂那些文字,但做这些事情的得失在他们心里却掂量得一清二楚。同时农夫们也知道,这是特殊的小部分人(消费者)在支持着他们的正常收益,所以就会以更有承担、更诚恳的态度去做生产。

爱农会不在组织活动中赚取差价以抵消应有的支出(比如每个月的汽油费),主要原因就是想最大限度地保护农夫的利益,又不加重消费者的负担。说他们通过自己“放血”来促进 CSA 的发展,也不为过。

“放血”当然不是健康的方式,这种状况有望籍螺蛳粉店和土馆的经营而得到改善。多年后,嫁接而来的 CSA 会否有所演变,变成鲜明的爱

农会风格的“土生 CSA”?很期待。

路上,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经常有外面的人来参观,会否打扰农夫正常的生产作息?

骆公关:有人来参观,他们会很受鼓舞呢!适度的关注,让农民知道其他地方也有人这样做,他们并不孤独。不过我们也会注意从旁调节,以免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得失之间的生意

土生良品展览馆,简称土馆。

两年不到,土馆却已经历颇为坎坷的变迁:2005 年 12 月成立,不久就因租房问题关闭;后来一个度假村饭店老板愿意免费提供场地,希望借爱农会寻找更多“土生良品”,从而吸引更多客人来就餐。事与愿违,商家期望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与爱农会的理念有很多冲突,于是合作迅速降温。消费者需要一个交流的场所,农民到城里来参与活动也需要地方。没有自己的场地,爱农会的工作不好开展。土馆,土馆,成了爱农会的心头之痛。

穷则变,变则通。半年不到,土馆又要再次挂牌,却不再仅仅是土馆。新土馆位于桂中大道中段,周围是政府机关、高尚住宅区,名副其实的黄金地段。一层楼面,后面带个小院,共 150 平方米。月租 3100 元,押金 0.6 万,顶手费 4 万,装修、设备硬件费用 11 万——好家伙,一开炮就轰掉 16 万大洋!开张后的人工、采购费用还不是小数目呢!

装修实在漂亮。主要用料为青砖和杉木,木雕花、石磨、水缸、犁耙等什物装点着细节,处处土韵盎然。等装修好,取回寄放在度假村饭店里以前收集的农家旧物,往昔的土馆就回来了,同时又是一个餐馆——别忘了,好吃是爱农会的传统啊。

新土馆很耐看,但背后的文章更精彩!土馆的每一次变迁,都成为爱农会发展的里程碑。

对岸的爱民螺蛳粉 CSA 店,藏在五菱汽车集团职工生活区的美食城内,稍嫌偏僻,且竞争大。螺蛳粉是柳州的传统食品,就如桂林米粉之于桂林。90 平方米的店面,开张前投入 3 万多元,在同类食店里算中高档。店里除卖螺蛳粉,还有自创的 4、5 种小吃。目前连临时员工共 8 人,每月工资、房租、水电、卫生等固定支出预计 8000 元左右——这是我掐手指跟骆公关一起算的。开张一周,平均每天卖 200 多碗螺蛳粉,扣除原料费,所得不足抵每天的开支;要每天卖 500 碗以上才能实现赢余——这是店里一位女员工





告诉我的,她34岁,是原柳州二纺厂的下岗工人,现在月薪700多。后来我问过下榻旅馆的服务员小妹,她包吃包住400元每月。

打开门做生意喔,爱农会还是那个爱农会吗?跟原来做的项目有冲突吗?资金问题如何解决?……

太多问题了。见空逮着谁就问谁;临走前一天,我又揪着爱农会盘问大半天。

问:你们要做生意吗?为什么同时开2个店(螺蛳粉店和土馆)?



用传统方法制作纯米粉

爱农会:土馆是开展工作必须的场所,我们一直都在寻找。因为以前的波折,我们很想新土馆可以自主运作。而做餐馆,应该梦想与现实的结合吧!刚开始做CSA,我们曾尝试赚取农产品差价以补贴行政费用,结果单价比较高,在农夫那边容易引起误会,在消费者那边则难以接受,不利于CSA的推广,所以很快就放弃了。但我们还是希望能找到一种方式,实现经济上的良性自给自足,爱农会才可能持续发展(自己掏钱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总会掏光的)。在推广CSA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现实问题:消费者承诺买农产品,最后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不要或者少要,这样会打击合作农夫的积极性,但也不能对消费者提出硬性规定啊!我们很无奈,为此付出更多精力甚至金钱。如果有自己的销售平台就好多了,餐馆应该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何况我们都喜欢吃土鸡(笑)。于是在筹办新土馆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就把两者结合到一起。都不是一下子出现的,都琢磨了很长时间。

爱民螺蛳粉CSA店可以说是一个巧合。爱民是一位女士,以她名字命名的螺蛳粉店是这一带地区的老品牌。爱民的弟弟参加我们的活动,一来二往,对我们做的事情很认同,于是有了后来的合作。有别于老店,新店是以CSA理念为主导的,走平民路线,投入不是太多,就跟土馆一起做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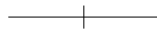
至于做生意啊,呵呵,我们自己叫社会企业[2],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公益事业结合在一起来做。

问:是不是受白狗小吃[3]的影响?

爱农会:是,我们参考了很多资料,在自己的具体做法上结合一些别人的经验。

问:你们企业的定位?具体如何经营?

爱农会:爱民螺蛳粉CSA店将以加盟店形式发展,我们希望帮助平民尤其下岗者创业。爱农会在加盟店保持70%股份(授权的爱民占其中的30%)。(为什么这样?)这样可以降低创业者的资金准入栏,而我们则保持话语权,保证经营方向。具体运作方式是三位一体(笑):一是CSA的宣传平台;二是CSA的实践平台,食材尽可能并逐步全部采用有机产品(主要是合作农夫的);三是销售平台,所有店里用到的食材,客人都可以现场购买或订购。10%的纯利润会归入爱农会基金(支持日常运作),剩余利润按股东比例分配。另外,我们的员工工资比别人高一点(觉得低了对不起人家)。



土馆定位较高,展览馆跟餐馆结合在一起。具体运作方式跟螺蛳粉店一样,同样10%利润归入爱农会基金。土馆是爱农会、合作农夫、消费者的基地,以后可以安心地做活动啦!

问:目前最大的压力?

爱农会:资金和人手不足。前期,我们内部按各自能力认股,每股1.5万,筹了10多万,已差不多用完。(怎么办?)发动一下,在平时联系紧密的人员中筹集余款,应该不是特别困难。尽量按需募集,尽量节省,不想把资金来源搞得太复杂。

螺蛳粉店只要偶尔去检查一下就好,不需要固定人手。但是土馆开张后,老骆得做大厨(他曾经经营饮食行业,手艺很不错),周锦章得管理店面的日常工作;巩政、彭亮、林志永、黄佳密都有固定的社会工作,只能各自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承包一些比较独立的工作;服务员、厨师(起码得2位)都可以聘请;但是到合作农夫那里采购和探访、爱农会外联工作等,最好还是全职的人来做。我们欢迎志愿者、其他NGO的参与合作。

问:有没想过可能会出现经营困难?怎么办?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公益事业结合在一起,外界会更多关注你们的财政管理,准备怎么做?

爱农会:(笑)没时间去想,但是有心理准备可能要经历一段比较长的适应期。不排除经营困难时有人变动,那也是正常的。你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设定好了,然后开始做——事情总会有变化,我们只能面对,然后寻找办法。哦,目前最糟糕的事情是装修的预算原来是3万多,现在变成6万,经验不够,我们要吸取教训。

至于财政,目前只是记录清楚,还没有系统的管理方式。我们真的没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经验,也许会出现一些错误的。需要更多的学习,最根本的是诚信,我们相信自己。

问:对这2个店有什么期望和计划?供给上有什么问题?

爱农会:希望这2个店能帮助提高健康农业产品的销售量,让更多人知道CSA。有了自己固定的场地,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开展更多尝试。比如针对消费者举行各种各样互动活动,也可以举办每月一次的合作农夫产品销售专场,或者传统工艺演习!要多点邀请外地团体或专家来做交流讲座,开阔思维,促进城市人对农村的关注和理解……

供给吗,没有问题!我们现有的合作农夫各有所专,覆盖了粮食、禽畜类、豆类、蔬菜类等,也

有传统加食品的小生产者。但是蔬菜的供应模式要调整,因为蔬菜消耗量大,要新鲜,需要在柳州附近多找一些合作农夫。根据发展情况还可以开发一些食品的深加工……有自己的店,很多资源就可以联合起来了。

问:有信心吗?觉得你们有什么优势?

爱农会:当然有!有那么多人支持我们,说明我们做的事情是值得做的。

优势吗?我们有土鸡啊!(哈哈)

曾经有个人对我说:生意就是让生命更有意义。

这句话改变了我一直以来对生意的狭义理解,启迪我要学会换个角度看、去做事。

爱农会的朋友想过什么叫生意吗?尽管他们喜欢把生意叫做社会企业。翻看他们近两年走过的足迹,发现他们一路过来都在“舍”:贴汽油钱下乡,贴钱办土馆,贴钱做宣传,自己掏钱参加外地活动,做企业——也早想好了,利润要划拨一部分出去继续做公益事业;此外还付出无数的时间、精力。直到现在,他们还是内部分摊活动费用,各人生活自己负责。紧张同志和骆公关没有社会工作,一年多来都靠积蓄生活。

也许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过,就在不断地“舍”的过程中,他们的生意渐见雏形了——而这,是他们最想得到的吧。虽然在这种经营方式下,他们个人所得不可能很多。

这样的得失权衡,并不是每个人所能接受;毕竟,每个人想要的生意不一样。

愿爱农会的企业能快点进入正常运转并赢利,愿他们以前长久的付出终得回报。

“挖墙角”

这两天,紧张同志和骆公关奔跑去的真够呛,他们可想有新人进来分担工作了。限于财政,目前主要寄望于志愿者。志愿者也不是随便都可以,爱农会希望参与者对CSA和健康农业有理解、有热情。他们干的是“土革命”,心里有着对健康农业、社区建设的一把火——想要薪火相传啊,怎能随便交到没有诚心、热情的人手里?

很难找到合适的人,这让向来雷厉风行的爱农会有点无奈。

有两个小插曲。

第一个。一天晚上,紧张同志、骆公关、小密和我几个去了一所大学赴一个约会。一个学生团体有过几次电话联系,爱农会希望能跟他们“交



流合作”。在学校饭堂见到4个小同学,其中一个男孩开口就叫:周老板……

紧张同志急得摇头又摆手,我们在一边嘿嘿直乐。这约会一点也不“甜蜜”,小同学们一门心思就奔着那螺蛳粉店和土馆,奔着“做生意”。一说CSA、健康农业,小同学们都懵住了——原来他们压根没看紧张同志一个月前特地复印给他们的很多关于健康农业、CSA的资料。

半小时不到,我们就打道回府。坐在驾驶座上,紧张同志绷着脸,忽然憋出一句话:

“怎么连学生都只往钱看了?”

第二个插曲。

去纳社的时候,有两个小伙跟着老队长。开始我以为都是老队长的儿子,后来才知道年纪小的那位叫刘胡佳,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派到这里的志愿者。他吃住在老队长家,主要利用晚上向村民推广健康农业技术、做调查;其余时间就帮队长家干农活。刘胡佳做事认真不怕苦,人又灵巧乐观,一待半年,村民都当他自己人了。

吃饭的时候,紧张同志递给刘胡佳厚厚一沓纸。我拽着骆公关问那是什么?骆说:PCD今年给我们的新一期实习生合同。

我叫起来:哦,你们挖人家梁漱溟乡建中心的墙脚!

骆公关得意的很:这叫合作,强强联手!

第二天去土馆看装修进度,半路在一间里面正在装修的民居前停下来。紧张同志到里面转转,出来简单地解释:刚刚租下的二居室,赶紧修理一下,刘胡佳月底来了就有地方住,以后谁过来参加活动了也可以落脚。

我惊讶的张大了口,真是闻名不如眼见:在爱农会,没有什么事会只是说说而已;说了,就接着哗啦啦地去做了。即便是挖墙脚这样的事情,哈哈。

隔天,从南宁传来一个邀请信息:6月底将举行一个广西省内的NGO培训大会。爱农会讨论派谁去。

“你去!”我朝紧张同志眨一下眼,“好好宣传爱农会,然后择优挖墙脚!”

这回他笑了。(7月中的时候,听说还真挖了2位回来,不知道是否属实?)

在路上

在我眼里,广西大多数地方风景都差不多,

柳州也不例外。每天奔跑于乡间,山路逶迤,两旁层峦迭嶂;那些石灰岩质地的山都不高,披着薄薄青翠的植被,有种恬淡可人的清丽,一如这一带温婉的人民。谷地地势都较为平坦,土地肥沃,不同的庄稼将土地装点成不同的形状、色调、高低、质地、纹理……我长久入神地注视车窗外。只要看到没有被建筑物侵略的土地、没有被人分割的天空、自由自在生长的植物,我就很开心,觉得这一切太美了。

骆公关常常得意地瞟我一眼,说:怎么样?咱们这里美吧?

然后不等我回答,就自言自语:是嘛,我就觉得咱们这里比桂林山水还强呢!

紧张同志很专注地开车。加速,减速,换挡,刹车,抢方向盘——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漂亮,车的每一次拐弯、弹跳都快速干脆,却不觉顿挫。车在暴雨后泥泞的路面上飞驰,仿佛已成为他身体的延伸。他好象非常享受这种状态,以至嘴角常常自信而满足地翘起。

只有在路况好、来往的车较少时,他才会参与谈话。我们交换资讯,象台湾的《青芽儿》杂志,福冈老人的《一根稻草的革命》,《民间》等。尽管身在内地,但是通过互连网和最近两年来更多地参与其他组织的交流活动,他掌握的信息一点也不少。美国的白狗小吃、潘立西餐厅的成功经营给他特别大的启发和鼓励,甚至某种程度上,帮助他清晰、坚定了办螺蛳粉店和土馆的立场。这是我们唯一“严肃”地谈论到学术的时候,呵呵。

紧张同志象个密眼筛,许多信息到了他那里,就被筛选、积累下来;有些立刻以“做”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些还用不着的就藏着,得象这样难得的闲聊你才能偶见端倪——什么叫深藏不露?怪不得爱农会的其他同志把他奉为“带头大哥”,囉囉。

到农田里查看,跟农夫拉家常,一起做饭,吃饭,然后例行按人头给农夫留下饭资。爱农会和农民之间,有朋友的融洽,也有互相体谅的默契原则。我曾经问过:你们没有给农民可见的利益(比如启动资金),开展工作会否不容易?当时骆公关回复我:每个农民都穷,我给了(钱)这个,那对其他人公平吗?何况我们自己都没有钱(笑)。我们看过一些做有机农业的试验点,那里的农民拿了(某些机构的)钱,却并不是真正(用心)地做有机,因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还是互不相识,没有

情谊就没有情感约束。我们现在也有难度,但是彼此间是互相给予,不存在倾斜的谁帮了谁,感觉上就会平等;在这个圈子里,每人有各自的重心,但是抽点时间、精力出来一起做些彼此有益的事,有共同的约定也有交流,慢慢地形成一种友好协作的氛围……

后来,我和一位朋友谈及柳州之行,在信中写到:

“……合作农夫们的情况有喜有忧——这就是生活吧!生活中充满变数,永远不可能有百分百的保障;在变数中坚持做认为是对的事情,需要的是彼此的包容、信赖和支持。爱农会与农夫之间,有种不可言表的温暖。这样的温暖,让人觉得生活中的酸涩与艰难都是可以融化的,生活可以平安地继续下去……”

从最初的游玩到自发实践CSA,再到现在开展社会企业,爱农会的路越走越远。那些路上的风景将来会有变化么?那些去往的目的地,总会有笑脸和热腾腾的农家饭菜相候么?下个月或者明年,还是开着借来的车在路上跑么?

没人知道以后会如何。未来如同一条不断铺展的路,让我们以饱满的情绪来欣赏现在的美景,以开放平和的心境去迎接将来的风景吧!

紧张同志又在集中精神开车。快点快点!城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后记

前些天在QQ上碰到骆公关(小声说一句:此君在网络上化身为一混世魔王,特多搞怪表情和言语),上来就一个咧嘴傻笑的脸和无数惊叹号:

“报告领导!俺为咱土馆想了几个口号!请您过目!不行请您老整一个绝的!分别是:土的就是好的!越土越健康!!越土越美丽!!!”

隔千山万水,我依然能肯定此刻屏幕前的骆公关一定是一脸坏笑。爱农会这些土八路!我笑得东倒西歪、人仰马翻,万分艰难地敲出一个笑岔气的表情:

“非常好!批准通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努力!!”

礼尚往来,骆公关就这么给我扣了顶“领导”的帽子。恭敬不如从命,我也就常常“检查工作”起来了——呵呵,就是邮件来往、互通信息。下面是紧张同志9月15日的邮件:

“……目前,土生良品的运转刚好保持在盈亏点,哈哈,暂时是农民得实惠。由于有太多的坚持是不能改变的,酱油20元/瓶,500毫升,哪个饭店愿意用?小农的纯正花生油9元/斤、小农的纯正山茶油15元/斤,哪个饭店舍得用?饭店用的大米是稻鸭米4.5元/斤,又有哪个饭店会这样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的巩书记正在开展开源节流,节能降耗的调整,力保有点盈余。”

爱农者,至此也!

完稿于广州,2007-7-25

■黄婉芳 广州公益小组“沃土工坊”成员,自由撰稿人,作为志愿者参加了社区伙伴举办的香港CSA考察活动,并于2007年6月走访了柳州爱农会,了解他们CSA运作的现状。

■注释

[1]是指一种生态养猪的方法,因为猪舍地面是使用米糠木屑混合微生物液铺成一米多厚的猪床而被爱农会戏称为席梦思养猪法。用这种方法养猪,猪圈无需清扫,没有异味,猪粪与木屑等混合,在微生物的帮助下可以慢慢发酵,变成很好的有机肥,猪也不容易生病。

[2]社会转型过程中,会产生许多社会弱势群体。如何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增强社会团结性是每一个国家都要面临的问题。而政府福利及纯粹的公益性组织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因此人们寻找公益事业发展的新出路,进行建立社会企业的尝试。社会企业同时具有社会性和企业性,它将创新和企业精神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主动的社会福利机制,鼓励服务对象更多地为自己的生活负责。——摘自环球协力社编译的内部出版物《社会企业家的崛起》,Charles Leadbeater著。

[3]在美国费城的一家小吃店,除了普通的生意外,它还带动起社区中居民心灵的成长、经验的交流与生活环境的改造行动;支持在地小农与具地方特色的小商店,鼓励二者之间的连结,避免被大超商、连锁店“消灭”,而能朝向较自主性熟络的在地经济运作发展;“白狗小吃”也更致力于区域农地的保护、永续农业的发展,以及生态保育等。



[案例 2]

与健康生活共舞

胡伟和

在这个共同购买的过程中,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些产品是哪里来的,谁种的,怎么种的,又是怎么加工的,与这背后的故事。免除了中间商的层层盘剥和不必要的包装及运输,大家可获得真正价廉物美的食物及生活所需品,吃得安心,用得放心。



大自然中的校园

正值盛夏,坐落在成都东南郊的华德福学校的校园里,草木丰茂,行道树及果园里的果树长得郁郁葱葱,蝉鸣鸟语之声不绝于耳。校园中央有一口大水塘,时有水鸟觅食其中。水塘旁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坪,早晨和下午凉快的时候,很多孩子在此奔跑、打滚、嬉戏。树阴下的秋千、滑梯、沙坑也都是他们乐不返家的游戏天地。分散在校内的几片菜地里的庄稼品种繁多,长势皆可人。红通通的西红柿、如太阳笑脸般的向日葵、瓜架上金灿灿的南瓜花,还有那爬满篱笆的牵牛花,红的、粉的、紫的、蓝的,把学校妆点得美丽极了!校外是一个尚未开发的村庄,村庄里有树林、竹林、花圃、荷塘、果园及常年长着庄稼的田地。

华德福教育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了结合自然和农业教学,很多华德福学校都建立在郊区或乡下,通过农业劳动来体验人类在地球中的基本生活活动,学习植物、动物、季节、气候、星象、宇宙的奥秘,关心自然,保护环境。

华德福教育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非宗教的教育运动,华德福学校遍布各大洲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成都华德福学校是2004年由三位留学归国的教育学者和国内一群热心教育的人士共同创办起来的,以落实"教师治校、家长参与、非营利性经营管理,本土化实践"为办学理念。学校除了开设幼儿园、小学班及夏令营实践华德福教育,帮助孩子们身心(头、心、手)健康平衡发展外,还陆续地组织教育、艺术、有机农耕等面向成人的交流培训活动,成为教师、家长和其他相关人士交流沟通、共同成长的平台,形成了一个以学校为中心的文化社区,共同探寻着人的身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校园中的菜园

在校园里的几片菜地中,有幼儿园和小学的班级菜地,也有老师的实验地及家长的小菜园。幼儿园和小学每周都有园艺课,孩子们很喜欢,都盼着上园艺课。在园艺课里,孩子们观察大自然的美丽,聆听大自然的神奇,享受大自然的恩赐,其乐融融!

为了改良我们菜园的粘土地,我们把厨房烧煤所得的煤渣筛细,部分加到堆肥里,部分直接撒到菜地。孩子们很喜欢这个工作,每次都干得很卖力。他们拿着铁铲把煤渣铲起抛撒在倾斜的筛网上,看到细的煤渣从筛网里穿过聚成一堆,粗的顺着筛网滚下时,他们有一种劳动的满足感。为了让菜园有持续的产出,我们到处收集有机物质给土地做它爱吃的堆肥,我们学习生活垃圾的分类,我们拉着斗车去收集杂草和落叶。孩子们喜欢拉斗车,他们更喜欢坐斗车,他们坐在斗车上兴奋得似乎自己当上了"皇帝"。

春天,我们先后在撒了厚厚堆肥的菜地上种上许多蔬菜,从翻地、施肥、播种、浇水到收获,孩子们全程都有参与。我们没有用任何化肥去刺激作物的生长,它们的根扎得很深,长得结实健壮,不像校外农民种的菜那样长得虚胖,也没有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病害,偶有的几只青虫会被小鸟或从鸡舍里跑出来的鸡吃掉。我们的小白菜长了一些蚜虫,可天气变冷时它们全都冻死了。我们用不着用农药,也不想用农药,正因为这样,我们菜园里的微生物很活跃,土壤疏松,蚯蚓、青蛙、蛤蟆都很多,蜜蜂、蝴蝶、小鸟在我们的园子里飞来飞去,他们都是我们的帮手,作物的好朋友。对于这些生态观点,孩子们都很认同,他们喜欢在菜地里多种些不同的蔬菜,每一种蔬菜都有不同的叶子,不同的花,不同的果实,吃起来味道也不一样,他们觉得有趣极了!

我们菜园里产出的蔬菜都很鲜甜,特有滋味。成熟了的黄瓜、番茄,我们摘下来就直接往口里送。在园艺课里,我们把收获的大多数蔬菜送到厨房,有时也亲自动手做一些简单的菜,我们把收获的莴笋、萝卜洗干净,削皮切成丝凉拌来吃,或者切成块做泡菜。把收获的花生洗掉泥巴,加一些盐来煮,黄豆和玉米也这样。

有时,我们也让孩子们把收获的蔬菜带回家和家人分享,大家都啧啧称赞好吃!付出劳动得到赞赏的孩子们更积极地照料他们的小菜地。在耕作过程中,孩子们通力合作,互帮互助。收获时,他们又和大家一起分享劳动果实。在这劳动与分享的过程中,他们收获了许多许多的快乐。

家长们的小菜园是今年初才开辟出来的,主要是想让家长体验一下有机耕作的乐趣,学校除



了提供一小块菜地外,还给家长们提供种子和农具。每天下午放学时,这些来接孩子的妈妈们都会到菜园里看一看,或浇浇水,或除除草,在土地上劳作,接触一下地气,活动活动筋骨,很舒心惬意。妈妈聚在一起有很多话要说,孩子、健康、家庭……无事不谈,很开心。

为了种好她们的菜,她们借了不少学校图书室与有机耕种有关的书籍回去钻研,还到处请教。有的家长种上瘾了,从学校背一些堆肥回家在屋顶和阳台种菜养花。他们每天将家中的有机垃圾分类出来带到学校统一做堆肥,又将腐熟的堆肥背回家,挺麻烦的。为此,我们办了几次活动教家长们如何在家里用密封的堆肥桶做清洁无臭的堆肥。

校园中的菜园成了学校的一个特色、一个焦点,我们会向来学校参观的朋友们介绍学校的菜园,也会在学校举办的华德福教师培训课程中分享有机农耕、堆肥及社区支持农业等。此外,我们也接待不少成都高校的环保社团专门前来学习有机农耕和堆肥的大学生。

社区为本农业的探索

在现今的农业生产中大量地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生长素,不仅污染了水体和土壤,破坏了生态,还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早在1920年化学农业刚起步时,鲁道夫·史代纳就预言到吃化学药剂生产出来的食物的人短期内看不出有什么不好,但他们的下一代神经系统会衰弱,在那时,鲁道夫·史代纳就已经提出农业生产与购买相扣的做法,这便是后来发展出来的社区为本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我们学校虽然有菜地,但毕竟太小,远远无法满足学校师生每日所需,自创校至今,我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在周围寻找愿意尝试有机耕种的农夫及污染较少的土地,发展CSA。

(一)

起初,我们尝试着与学校后面的农民合作,他们都是五十多岁的当地人,非常勤劳,他们的地里头常年都长满庄稼,种了收,收了种,但菜价低廉,一年忙到头也没挣几个钱。

我们常去农民的地里头和他们聊天,看看他



们种的菜。他们每户大约有一亩地,主要挑池塘积蓄的雨水来浇灌,施肥主要是人和猪的粪尿水,为了增产,他们会施一些磷肥、钾肥或复合肥之类的化肥,一有虫害,他们就打农药。为了省时省工,他们都用除草剂来控制杂草。我们告诉他们,如果土壤的营养均衡,作物就会长得健康些,健康的作物是不容易得病害的,我们建议他们从改良土壤着手,如有病害,我们也会和他们一起研究防治的办法。

我们和他们介绍有机耕作的方法时,他们总

是笑眯眯的点头应声,他们觉得这些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办法都挺麻烦,他们二十多年都是这么种过来的。我们承诺如果他们愿意尝试有机耕作的话,我们可以出多一些钱购买这些蔬菜,我们和他们商谈可能的合作办法,比如,先付他们保证金,用作欠收的补贴,或预付他们一季度的菜钱,总之要保证他们的收入。在谈的过程中,他们总想让我们租他们的菜地,然后让我们请他们来种,30元一天。我们觉得他们没有多少尝试有机耕作的意愿,而对钱看得很重,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也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CSA。于是,我们放弃了。颇为遗憾,虽然和他们只有一墙之隔,可CSA却没有发展起来,但我们学校还是常常买他们的菜。虽然这些菜也用过化肥农药,但毕竟我们看着它们长大的,我们知道是谁种的,总要比市场上卖的不知用了什么农药,出了问题不知找谁的菜要好些。

当然这样的失败也与我们太着急有关,在没有和农户建立情感联系的情况下就急着谈CSA合作的可能,也难怪承担不起风险的农民把钱看得很重。

(二)

经由一位参加我校办的活力农耕培训的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成都华阳果园香猪生态园的经理罗先生,5年前他看了台湾朋友送的《有机报告》一书后,放弃了证券操盘手的工作,在离成都市区约四十分钟车程的华阳双流县兴隆镇建了占地50亩的果园香猪生态园。生态园主要利用生态果园的野草来饲养香猪,再利用香猪的粪便作为沼气原料,废料用于果园施肥,最后用无农药污染的水果蔬菜来打造“生态农家乐”。将种植和养殖以及餐饮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循环、高效、相互支撑的产销体系。

我们学校这一群非常关心孩子健康饮食,正四处找寻无农药化肥污染的食物家长们,一听说果园香猪生态园,都纷纷相约周末去农场,带上亲戚朋友,三三五五地,自驾车早上出发去农场。到了农场,罗先生一般会先领大家参观农场,并作一些讲解介绍。可爱的小猪猪、各种蔬菜果树、野花草、小昆虫、野菇菌……在城市里生活惯了的人们,这时就像从笼子里飞出来的小鸟,什么都新鲜,什么都好奇。

参观完在毕农场餐厅坐下后,罗先生会给大

家端上农场自产自制的香甘可口的野菊花茶、或马齿苋茶和松针茶,中午时,大家可吃上现摘现炒的当季蔬菜,或自助火锅,很美味,香喷喷的红薯饭还常常勾起大家儿时乡下的美好回忆,叙谈童年往事。下午才尽兴而归,走时都不忘再买一些蔬菜或水果,罗先生给每个人发一个口袋,让大家亲自采摘,大家可高兴了,有的边摘边吃,兴奋得不得了。

很多吃过农场产的有机菜的人,希望天天都能吃这样的菜,于是罗先生就在果园里开辟了近10亩菜地出来种菜,他将出产的当季蔬菜用竹篮子装好,每样一点,有时还会有点水果,重约10斤,20元/篮,并用他的小长安车运到市区的几个分发点。因产量有限,目前每周只在周五下午送一次菜。一篮菜,有的三口之家会存在冰箱里吃上几天,有的五口之家一天两天就吃完了。对于这种配菜方式大多数家长都能接受,虽送了一些平日不怎么吃的菜,但都将就吃。大家都觉得有机耕种不容易,该多体谅,多给予一些支持。





(三)

同在学校举办的活力农耕培训中我们认识了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河研会是一个关注河流保护的民间环保组织,为了有效地控制农村地区的面源污染,从源头上保护锦江水源,他们在府南河上游郫县安德镇的安龙村做了大量的工作。帮助村民修建沼气池、生态厕所等生态设施,推广有机农耕,发展环保的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开展农村环境教育,提倡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以此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示范村。在我校办的几次活力农耕培训中,河研会在派工作人员前来参加的同时,还会特别邀请积极响应有机耕种的村民一同参加。

安龙村是川西平原典型的农村,由都江堰流下来的清澈的河水在村中穿流而过,沿河的路旁长着许多大树、竹子、芦苇。村民除了种粮食蔬菜,还种些绿化用的花卉苗木,整个村庄常年为绿色所覆盖,空气非常清新。

学校几位老师随河研会的工作人员参观过安龙村后,大力向家长们推荐,许多家长觉得绿地越来越少、污染越来越重的城市里没有多少孩子玩耍的空间,周末公园里的人颇多,闹得很,城郊的农家乐又太商业,他们得知安龙村这个好地方后,都迫不及待地请河研会的工作人员带着去安龙村。河研会的工作人员很热情,介绍我们和村民认识,我们从他们那儿听到许多村中感人的故事,也学得不少传统的乡土知识,大家都深深地喜欢上了那儿美丽的自然环境及善良纯朴的村民。

在许多村民中,我们和高大爷一家的往来稍多一些,他和老伴李奶奶二十多年前就皈依了佛教,全家非常和睦,对友邻也都很和善。高大爷已六十多岁,常年劳作惯了,他总也闲不下来,背挑担还比得上两个小伙子呢!李奶奶可慈祥了,脸



27 比邻泥土香
2008年6月

上总是挂着微笑,她认识很多草药,知道很多治病的土方子,闲时,她爱捧着药书钻研,全家身体都很好,从没上过医院。

高大爷一家很欢喜有客人到他们家来,河研会的工作人员、专家、志愿者常常都在他们家吃住,为此,他们还专门腾出几个房间给客人住,再忙他们也会抽时间招呼客人的吃住。米面蔬菜都是他们充满爱心耕种出来的,且满怀感恩之心用柴火烹饪的,他们家的饭菜都特好吃,超有能量!学校很多老师放假时爱上高大爷家小住几天,就像回家一样,在他们那儿吃住一天,他们只收20元,现在的物价都在不断地上涨,我们觉得他们收得太少,要多给一些,可他们怎么也不收,我们一个从广州过来的朋友带着她孩子到高大爷家住了几天,收获了许多感动,觉得他们实在不容易,临走时在书中夹了两百元给他们,可他们发现后又想办法给送了回来。

为了让孩子们对农村生活有更多的体验和了解,去年和今年,学校都组织安排小学一个班的孩子到安龙村为期一周的农村生活体验营,农村成了孩子们的大课堂,在农村的几天时间里,白天,我们和高大爷一家一起挖土豆,打菜籽,收小麦,除草,插秧,采草药,烧火做饭,包汤圆……李奶奶还带我们走了很长的路去赶集,看打铁,打棉被,编草鞋、鸟笼……晚上,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写下他们白天的所见所闻,并绘上图,编成一本图文并茂的乡间生活小册子。在自然美丽的乡下,在劳动中,在与勤劳善良的高大爷一家的相处中,孩子们学习体悟到很多很多。

临别时,大家总是依依不舍,走时,我们总会买很多高大爷家自产的粮食,米、面、土豆和菜,过称时,李奶奶总要多给许多,还会送些其他的,菜油、花生……他们友善和真诚,我们难以推却。平时,我们常常想起高大爷一家,想起李奶奶慈祥的笑容,我们一些老师出国学习回来也都会想



着给他们带礼物。今年暑假,好几个孩子还特地带他们的父母去看望高大爷一家。

在与村民建立的情感逐渐加深的同时,今年加入生态种植的农户也由去年的6户增加至11户,他们还自发地成立了自然农业合作社。当然,这与河研会所做的大量工作是无法分开的,河研会除了邀请专家进村给村民一些实际的指导外,还组织村民参观附近的有机农场或参加外面举办的农耕培训,此外,还专门设项目人员在村中帮助村民解决有机耕种所遇到问题。菜长出来,河研会的工作人员统计菜的品种及大概的产量后,再让大家来订购。河研会的田军会长亲自开她的桑塔纳小轿车给大家送菜,我们和村民都非常感动,很鼓舞!消费者和村民都齐心协力共同解决种植与配送遇到的问题,现在高大爷的女儿盈姐已拿到驾照,并开始用他们家买的小长安车给大家送菜了,市区这边也有好几个志愿者帮忙分发蔬菜,我们学校也尽所能提供一些支持。当消费者和村民渐渐主动起来后,河研会就可以慢慢退下来了,他们付出实在太多!

现在,河研会的工作人员、村民、我们学校的老师家长及城里的其他消费者对此都充满着希望,正如安龙村07年新年晚会李奶奶所唱的歌那样,前景美好,乐无穷:

走马河水长又长,全家河坝有希望,
保护水源人人有责,生态食品个个健康;
走马河水长又长,全家河坝有希望,
河研会支持,村民配合,共同携手建造咱示范村;
走马河水长又长,全家河坝有希望,
国际友人来关注,美好前景,其乐无穷。

共同购买的尝试

除了推动社区为本的农业,发展本地有机耕种与消费外,学校的老师、家长还联合共同购买过外地的一些产品,如西藏的青稞面、河南兰考的无公害糙米、广西的纯天然洗涤剂茶粉、王朗自然保护区的蜂蜜、江西天意EM原露等。有的



比邻泥土香
2008年6月 28



■专题



产品,我们买回来再向大家宣传介绍,像茶粉,先请大家试用一下,看看效果,比我们说一百遍都还强;像蜂蜜比较贵的一些产品,或像糙米那样不易久存的产品,我们就先统计大家所需的量,然后再采购回来分给大家。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些产品是哪里来的,谁种的,怎么种的,又是怎么加工的,与及这背后的故事。免除了中间商的层层盘剥和不必要的包装及运输,大家可获得真正价廉物美的食物及生活所需品,吃得安心,用得放心。

为了丰富大家健康生活和环保消费方面的知识,在香港社区伙伴健康农业实习生项目的支持下,我们在学校的图书室里设了一个健康农业小书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购买书籍的权利分配给所有的老师和部分家长,让大家参与进来一起搜集健康生活和环保消费方面的书籍,大家都很高兴,不仅书籍搜集得全面一些,而且大家都很珍惜这些大家共同搜来的宝贝,积极地借阅传看这些书籍。此外,台湾琉璃光出版社捐赠我们的该社出版的书籍和杂志及绿色和平给我们寄来的与农业有关的资料也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印了很多与日本、台湾、美国消费合作社有关的资料发给大家,觉得启动以学校为中心的一个社区消费合作社的时候到了。学校、学校的老师、家长、及他们的亲戚朋友,这个圈子的人对健康产品的需求可大了。我们曾空运购买过云南昆明一家有机农场的产品,第一次学校、学校的老师、家长共购进 200 多斤,第二次,光一个家长购买的有机蕃茄就 200 多斤,她觉得这蕃茄就是她小时候吃的味道,她买了许多分送给亲戚朋友。

学校的家长里边有很多是全职妈妈,期待这一群妈妈们可以成为合作社的中坚力量,筹建并经营管理像台湾主妇联盟那样的一个生活消费合作社。现在很多帮助农村发展的组织都在推动生态农业或有机耕作,可产品的销路很多都未打开,希望消费合作社可以为这些产品提供一个好的出路。

华德福小市场

学校每年都会在暑期、五一、国庆等长假期间举办华德福幼儿或中小学教师培训,平时中外传统节日的庆典和周末各种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也都陆陆续续地举行。华德福小市场是穿插在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中的在校内的小市场,我们请社区的相关人员来学校宣传售卖他们健康环保的食品或用品。

像在今年端午节游园活动的小市场中,学校的几个老师在售卖华德福相关书籍、儿童玩具及从各地搜罗回来的健康食品和用品,一些高年级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做寿司、豆浆、饼干、果汁等来卖,我们也请成都“健康之选”有机专卖店来售卖他们的有机产品,还有“根与芽”办公室的朋友来售卖环保布袋、可再生纸做的笔记本等,也请成都枣子树素食餐厅来做素点心义卖,宣传素食,此外,我们还特别邀请郫县安龙村的村民和果园香猪生态园来售卖他们的有机蔬菜,让生产者与消费者有机会面对面的交流勾通,让更多的人了解有机耕种及 CSA。120 多个家庭,近 400 人参加了端午节游园活动,有看、有吃、有玩,大家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地度过了一天,在感受传统节日氛围的同时,也接收了不少健康环保生活消费方面的知识 with 理念。

“园之友”的诞生

经过这三年的的实践和探索,我们认识到消费者教育工作是推动 CSA 的关键,当有较强健康意识的消费者主动起来以后,事情就好办了。而让消费者认识到食品安全问题的好办法则是各种各样回归自然的的活动,在乡下农村自然的环境里,让大家感受大自然的美丽神奇,和农民交流,共劳作,体验农耕的苦与乐,进而请大家看一部健康环保生活方面的片子,让大家了解认识我们所面临的食物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从而向大

家介绍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有机农耕和 CSA。

为了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之前想和大家成立一个“华德福健康生活联盟”,可渐渐地,我们发现用这样的名称不是很恰当,感觉有些空,想来想去,我们发现用“园之友”挺合适的,香港有一个“地球之友”,北京有一个“自然之友”,我们来一个“园之友”,“园”代表“花园”、“田园”、“学园”、“家园”、“乐园”,“园之友”亦称为“社区之友”。很多国家都有根据鲁道夫·史代纳的人智学思想创办的集农场、学校、养老院、工艺作坊、艺术中心、培训基地于一体的社区。社区里的人们过得很快活很幸福,并把这种幸福和快乐传递给他人,带动更多社区的发展。“园之友”的愿景便是这样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化社区。每个人的身心都得到关爱,每个人也同样关爱着世上的万事万物。于是,我们正式地推出了“园之友”这样的一个组织。

以目前的现状及人力,“园之友”的工作重心在于整合大家的需求与资源,在生产者和消费者

间搭起一个桥梁,通过读书会、看片会、田园之旅等回归自然的的活动发展更多有健康生活理想的都市消费群体,并引导他们走上 CSA 之路。愿城市人能意识到环境问题与他们生活消费的关系,愿农村人更能自立,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逐步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 愿人人身心合一,愿天人合一!

“园之友”目前开展的项目主要有:“树木树人”、社区生活消费合作社、成长读书会,自然工作室是为了推动这些项目而成立的工作室,“回归自然、道法自然、感恩自然、继续自然”是自然工作室的宗旨。

接下来,我们还希望在生态建筑、污水处理、清洁能源、园林绿化、环境艺术上下功夫,将学校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教育中心。美好的生活需要大家共同创造! 希望与这个领域的同行者有更多的交流合作,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园之友”,做“园”之友,共同撑起这片充满快乐的小天地!

衷心感谢国内外支持我们走过来的所有组织及个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胡伟和 成都华德福学校园艺课老师,于 2006 年作为实习生参加了社区伙伴推动的为期一年的健康农业志愿者实习生项目。“园之友”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案例 3】

新乡村建设中的社区为本农业

——北京国仁绿色联盟西二旗社区及农民合作社发展

何志雄 韩靖琦

我们所做的这种小范围内的实践是希望能够为各种不同的群体提供可供选择的理念和参与方法。那么,我们探索的这种本土化的社区为本农业就是作为整个新乡村建设中,号召消费者参与进来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对于新乡村建设这么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肯定不是某些地方政府搞的形象政绩工程,只有更多的社会群体组织参与进来,我们才能排斥那种污染、浪费的面子做法,让健康的理念占据主流。



新乡村建设下的尝试

新乡村建设这个概念已经为很多人所熟识,这不仅是因为当前政府针对“三农问题”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重点强调这一农村发展战略,而且还因为它有着近一百年颇有影响的历史。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梁漱溟、晏阳初等著名的社会活动实践家就以各种形式开始了乡村建设运动。当时,这些乡村建设的先辈们就提出了种种的指导思想,比如晏阳初先生强调在农村应该引入“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用以根治农村贫、穷、弱、私的痼疾;而梁漱溟先生则强调中国乡村散漫、消极、和平、无力,遂提倡乡村应该发育团体组织,引入科学技术的理念。

想来,这些最初的乡村建设理念算是土生土长的了。时光流转,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国家广阔的农村地区依然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情况类似于 20 世纪初的农村现状。对于目前中国农村的这种危险状况,在国内少数良知学者的呼吁和带动下,首先是那些充满激情、爱心和责任感的大学生对此作出反应,他们冒着严寒酷暑,牺牲自己的节假日,千里迢迢的深入到农村中去作调研。这一大学生的支农调研行动从 2001 年开始,其间又经过了大学生新农村建设行动,直到现在的大学生新文化行动,一路上撒下多少汗水和心血,历时六年的不懈努力和艰苦探索是当今最优秀大学生的真实写照。

现在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就是那些大学生志愿者在艰苦奋斗后留下的最宝贵的财产,它寄托着志愿者们善良的期望,是后来者继续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的平台,也是农民可以信赖的一家草根组织。

面对目前农村糟糕的状况,大学生志愿者从支农支教,协助农民维权慢慢过渡到开展新乡村建设实践,帮助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公益性的协会和专业经济协会。在这一由浅入深的尝试过程中,无论是参与进来的志愿者还是农民,大家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事实上,我们虽然是从从事着 21 世纪的乡村建设,但是我们所秉持的理念在根本上与上个世纪那些乡村建设老前辈的思想没有多大的差别。

我们对乡村建设的认同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或许我们以前是比较局限于传统乡村建设思

想留给我们的视角。认识到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在接触了社区为本农业理念后所得到的灵感。社区为本农业的理念及其做法是从国外传进来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并没有排斥这一新的理念,我们仍然本着学习反思的心态,在实践中去尝试,这不仅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也让农村社区有更多的选择。

当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家农民合作社联合成立北京国仁绿色联盟以来,我们便与农民朋友,志愿者以及城市社区的居民朋友热情投入到这个崭新的尝试中。在我们大家已经走过的一年的摸索过程中,酸甜苦辣,百般滋味,可谓五味俱全,尽管有失败挫折,但也有成绩与快乐。下面,我们愿意以新乡村建设的视角,与大家分享我们一年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是总结和反思我们的工作。

与社区为本农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是在北京国仁绿色联盟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农民合作组织成立之后,结合那些准备发展健康农业的农民合作社,才开始尝试社区为本农业的实践,希望借此能够推动农民经济合作社及可持续农业的发展。而在此之前,乡建中心主要是承接以往大学生新乡村建设行动以来的一贯做法和经验,通过相关培训和具体案例操作来协助农民发育各种协会和合作社组织,如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文艺对、农资购销合作社、资金互助合作社等等。

总体上来说,乡村建设的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各种具体的合作活动来推动农村基层组织制度创新,将农民的组织化作为农村社区发展的唯一方向。这一阶段,我们在农村倡导的合作内容,在文化上局限于腰鼓队、盘鼓队、秧歌队等的组建,在经济上则局限于联合购买和销售合作社的组建。可以说,基于目前组建生产合作社的难度,我们的各地农民合作社还很少在农业种植方面想办法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正是社区为本农业的理念及共同购买模式给了我们新的尝试农村社区发展的视角。

我们对社区为本农业理念的理解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在最初的 2006 年下半年,我们所理解的社区为本农业就是在城市居民社区成立消费者合作社,组织起来抛开中间销售商,直接购买农民合作社的健康产品,以此来支持农村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北京国仁绿色联盟成立之后,一方面是其下的七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都多多少少尝试了健康农业的种植,另一方面是国仁绿色联盟的志愿者在北京西二旗社区推动社区居民成立文明消费者合作社,组织起来共同购买健康农产品。国仁绿色联盟河南省兰考胡寨农民经济合作社首先试验采用有机耕种的方式种植了胡萝卜、南瓜、金丝搅瓜等,总共种植面积不到八亩地。

国仁绿色联盟湖北省三岔村农民经济合作社则依托其靠近神龙架生态保护区的地理环境因素,也采用有机环保的方式开发当地野生的香菇、木耳、茶叶、板栗等等诸多品种,并且逐步转为人工种植,以此为消费者提供了大量健康产品。

国仁绿色联盟下还有其他合作社也做了重要的尝试,如兰考南马庄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面积的试种了无公害水稻的种植,并且较为成功的在北京等大城市初步打开了市场;再如山东省鱼台县姜庄村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托微山湖开发了野生莲子、鸡豆米、菱角米等产品,吉林省梨树县胜利果乡农民专业合作社则试验种植了红梨等稀有品种的果树。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合作社也开始了健康农业种植这种有益的尝试。

国仁绿色联盟在各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所采用的有机耕作一开始主要是承诺不使用任何的农药、化肥进行生产,这也是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 and 对外宣传。虽然参与进来的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乡村建设中心、国仁绿色联盟的志愿者都能够明白有机农业的好处,但是刚开始的阶段,大家还都是希望这种方式能够更好地发展合作社的生产,重点关注的也是合作社的经济效益,因为目前国内的有机产品市场还是很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这种新的组织或许能够独辟蹊径,独占鳌头呢!

而对于有机农业种植方式在其他方面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却忽略了。其实,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是一套异常丰富的种植技术和理念系统,这对种植的农民要求是很高的,需要他们把有机农业当作一项事业、当作人生的信念来对待,这基本上就意味着对农民的改变,从而是一种社区文化的改变。就目前来说,我们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只是机械的照搬一些简单的种植技术,还未能结合有机农业的理念。

最初工作的另一方面,国仁绿色联盟志愿者在北京西二旗社区的工作也是配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有机试验种植,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文明安全消费的理念,以及推动社区消费者共同购买小组的组建。由于我们所理解的社区为本农业是以农业农村为本,城市消费者社区仅仅作为对农村农业的支撑因素,所以不可避免的,我们面临着要寻找和进入一个陌生的城市社区这样一个困境。

乡村建设中心可以说最开始也是从关注农村社区发展而来,对城市社区的了解和关注程度都是不够的。我们通过种种机缘巧合而结识了西二旗社区的朋友,才正式开始与这个社区接触。在与社区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主要采取了共同举办各种文艺形式的联谊活动以及社区共建,同时辅以文明消费、生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健康等知识理念的宣传,让彼此双方互相熟悉,取得对方的认同。事实上,我们一开始所做的这些活动看起来不着边际,但是整个过程是形散而神不散,大家彼此之间的信任和友情就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来的。

举个例子,我们的志愿者第一次进入社区的时候,居民普遍认为我们是从事推销工作的营销人员,因此也对我们不感冒,甚至还以为我们不怀好意。但这一切的猜疑、冷漠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也消散了。很典型的,我们并没有空泛的去宣传那些理念,而是结合具体的活动进行,我们与社区以及其他 NGO 共同举办大型的联欢活动,在社区组织社区大学带动居民共同学习,定期开学习班。总体上来说,我们的社区为本农业一开始就不是消费者自发自愿组织的结果,而是一种外界理念因素和志愿者力量参与进来的共同发展的结果。

尽管在这一个阶段,参与的各个方面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我们还是遭遇了不少的失败和挫折。由于我们的操作过于急切和比较功利性,农民专业合作社试验种植的产品尽管质量很好,也运到北京来销售,但是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接受。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当地的销售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为此,他们受到的打击很大,农民专业合作社运作这件事是要承担很大的成本和风险,而外界最多只能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我们把目光完全放在有机农业种植的经济效益上,同

时又明显违背市场操作规律,这种行为就不可避免地遇到困难。

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一件很好很有意义的事情,一个有价值且富于内涵的理念,在实践中往往会流于形式,或者因为操之过急而导致理念的异化,但不管是哪种失误,都会把好的东西变成坏的东西。很多时候,参与者的利益损失倒是小事,是其次,是暂时的,但是由此导致的对一种理念的失望就很严重了,以致一种可能的选择最终被扔到遗忘的角落。看来,我们与社区为本农业理念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并不愉快的,但值得庆幸的是,大家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而放弃努力。

进一步的探索

在上述阶段的工作的基础上,大家经过反思后,很自然的就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北京西二旗社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互访、沟通上。我想说的是,西二旗社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国仁绿色联盟志愿者之所以能够把活动深入开展下去,这是建立在各方很好的信任基础之上的。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不辞辛苦、积极参与的志愿者们,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和坚定的信念让社区居民看到了美好和希望。很多次,社区的居民会被志愿者的精神感动得落泪;很多次,合作社的农民朋友们也会因为志愿者的努力感到欢欣鼓舞而落泪。在这里,我主要是举其中两个实践活动的例子来分享我们的经验教训和发展历程。

2006年11月30日,这一天对国仁绿色联盟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西二旗社区来说都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在志愿者的协助和策划下,国仁绿色联盟七个成员合作社的代表以及其他几家农民



合作社的代表,西二旗社区消费者群体,还有一些关注此事的媒体朋友在北京西二旗社区参加了这次很有意义的见面会。参会的各个合作社代表大都带来了自己的特色健康产品,在交流活动期间,他们发表了作为农业生产者应该保证农产品安全健康的宣言。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在种植实践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希望消费者能够理解,并且应该组织起来共同维护农业可持续性的发展。社区消费者通过这次交流会,从合作社代表那里了解了产品的种植情况,并且积极购买他们带来的产品。最后,双方都爱好并擅长的文艺演出为此次交流会更增添了一幕亮丽的风景。正是通过这一次活动的举办,不仅让农民专业合作社受到鼓舞,同时也引起社区消费者对合作社有机生产的好奇心,当然,合作社带来的优质健康产品也让消费者体会到了化学农业的危害以及所导致的食物安全问题。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统筹城乡互动,城市反哺农村的提法也是有一些声音。而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基于当前“三农问题”之严重,不仅影响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是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新农村的建设,根本上是需要社会上各种力量参与进来,各种形式和方法、理念都是可以拿来尝试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所做的这种小范围内的实践是希望能够为各种不同的群体提供可供选择的理念和参与方法。那么,我们探索的这种本土化的社区为本农业就是作为整个新农村建设中,号召消费者参与进来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对于新农村建设这么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肯定不是某些地方政府搞的形象政绩工程,只有更多的社会群体组织参与进来,我们才能排斥那种污染、浪费的面子做法,让健康的理念占据主流。





当我们提社区为本农业这样的一种理念时,显然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社区,无论是消费者社区还是农村社区,应该通过什么形式参与进来,在发展社区的同时也使得农业发展变得可持续。尽管我们也尝试做了一些活动,但是很难说就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我们所做的活动只是承接我们的历史而来。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外界能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

2006年12月20日,我们第一次组织了西二旗社区的消费者群体,也是他们社区的好姐妹艺术团,亲自到北京密云西湾子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去了解那里的有机种植状况。当然,这次活动也是消费者的一次特殊赶集,大约50人的队伍都准备好在合作社采购健康产品呢。两个完全单独的社区之间的交流活动,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现实中,这种交流很少发生,不同的社区很难找到共同关注的主题。而这次的活动,恰好就是以有机农业和健康消费,以及文艺联欢作为双方的契合点,将他们联系到了一起。社区消费者不仅从合作社代表的口中得知他们社区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可以亲自去参观合作社试验种植基地。由于当时不是耕种的季节,社区消费者很遗憾不能亲自下地体验,他们非常期待能够在明年的春夏之际去南方的合作社体验耕种。这样的活动对社区消费者来说同时也是—次难得的乡村旅游啊。更何况,在这样的乡村旅游中,不仅能够与当地的村民切磋文艺节目,而且还能够买到多种土生农产品呢。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样的社区互访活动得到了双方的认可,大半年以来的工作,国仁绿色联盟与西二旗社区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在此基础上,社区内部的组织的形成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考虑到,西二旗社区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迟早要走向自立,志愿者毕竟不能长期的将他们作为重点来关注。事实上,他们在了解了社区为本农业的理念,以及实际参与了种种活动之后,目前已经有了几个带头的热心居民成为了他们这个群体的志愿者,他们平时主动承担着收集信息,组织人员,与外界沟通等事情。这也正是他们这个社区凝聚发展的表现。社区为本农业,在城市消费者社区这里,我觉得消费者

■**何志雄** 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工作人员,于2006年作为实习生,参与社区伙伴推动的第一期健康农业志愿者实习生项目,主要负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协调管理工作。

■**韩靖琦** 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工作人员,于2007年作为实习生参与第二期项目,主要负责城市消费者教育工作。

自身最终一定要成为理念的主体,由他们以后自愿组织起来,结合农民专业合作社共同发展他们的社区,将文明、生态、和谐的文化进一步引入社区。社区消费者也是从最开始关心产品的价格,而不注重产品的健康安全和其中的文化内涵,转变到目前更加关心社区的发展和文明消费,他们的进步是很明显的。在未来的时间里,西二旗社区的消费者可能会以消费合作社的形式组织起来,践行着他们对社区为本农业的理解。

而我们基于当前的新乡村建设,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的农村社区,相对于城市消费者来说,还是处于相对弱势和被动的地位。尽管在这一年的尝试中,一些合作社敢为天下先勇敢地进行了健康农业的种植,但是他们受到的限制更多,遇到的困难也更突出。已经进行试验种植的合作社也只是小心翼翼的选择几片污染较少,在外界能够分担大部分风险的情况下小规模种植。

在这样的农村社区,社区为本农业的理念与农民进行合作的目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但我们并不能说农民就有错。也正是我们以往效果并不明显的尝试给了我们很好的反思机会,在农村社区整体的发展中,过于注重从农业生产上获取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中,我们除了继续鼓励和协助合作社进行小规模有机种植试验之外,还希望更加充分的利用合作社这个组织平台,一方面从控制和改变农业种植所使用农资的品质,另一方面组建社区种植技术学习推广中心,双管齐下从社区整体上来实施新乡村建设试验。目前这一工作我们已经初步的展开,但是仍旧需要从外界吸收大量的资源来支撑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在接触社区为本农业(CSA)这一理念的一年之中,我们逐步的把它与新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可以说,我们已经将CSA理念部分的融入到了我们的工作之中,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志愿者由此而受到了很多的启发。最后,无论是新乡村建设也好,还是社区为本农业也好,我们的摸索还只是刚开始,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2007年5月25日

【案例4】

重要的是信任

沈旭

在健康农业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希望是恢复或至少在我们合作的农民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个诚信基础,大家是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来做这个事情。所有的这些包含在内,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健康农业。如果只是关注自己的健康而消费有机食品,是不够的。



缘起

绿网为什么会做“社区为本农业”?2002-2003年,我在做一个生态农业的评估项目,做的过程中发现了几个问题,针对问题,我自己去做了一些暗访,就发现我看到的食品安全问题比我从媒体上看到得要严重,但是国家不可能都去曝光,不可能都能监控到位,而消费者也无法获知。

比如那一年我们家吃的生态鸡蛋,虽然比普通鸡蛋好吃,但在生产的前期过程中一样要加添加剂,一样会用抗生素,但是他们宣传的时候不会说,检测的时候也检测不出来,是符合标准的。我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国家制定的所有这些标准,生产者在执行的时候对于消费者都是屏蔽的状态。消费者不知道真相,只是被动地掏钱买。当时国家推行“企业+农户”的生产模式,企业虽说要



求农民按企业的标准和规定生产,但在生产过程中,农户为了增加养殖的产量,就会悄悄加一些东西。

我当时觉得自己作为消费者很被动,只能花钱买东西,没有知情权。我宁愿接受高一些价格,去了解农户的生产过程,与其共同制定价格。这时候,社区伙伴正在将“社区为本农业”这种方式介绍到国内来(2003年),开展健康农业项目,我就参与了进来。目的是让种植的过程透明,农民和消费者都了解整个生产销售过程,使各自的权益受到保护,他们之间建立互信的关系而不是纯粹商业关系。

对健康农业的认识

05年时,绿网就开始正式做“社区为本农业”这个事情。当时我一直在想,自己要做什么?我想恢复一种健康的状态,所以我选择的是“健康农业”,而不是“有机农业”。有机农业强调的是技术,是一个产品标准,而忽视了背后的生产过程和人与人、人与食物的关系,消费者看不到背后的价值。对于生产者,他面临的还是市场的问题,即使花了很多钱通过了认证,但对于个体农民来说,销售还是很困难的,这样就解决不了小农的经济问题,这是我不选择有机农业的原因。但是我希望跟农民选择的时候是透明的,用不用农药化肥都是双方探讨出来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决定。我觉得健康农业不单是食品的关系,除了食品之外,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土地的关系,还有土地的健康和心灵的健康。消费者在看待价格的时候,不能仅仅是看价格的高与低,而是要看到这个产品背后包含着的意义,看到背后农民付出的辛苦。

下午安大哥说玉米卖到三块一斤,农民为了追求利益,想偷偷上一点化肥。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生产者应该看到不仅仅是利益的问题,实际上对你的土壤对你的健康都是有利的,大家也能保持心灵的健康,还有人与人关系的健康。中国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最重要的就是诚信问题,由此出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在健康农业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希望是恢复或至少在我们合作的农民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个诚信的基础,大家是建立在互信的基础上来做这个事情。所有的这些包含在内,才是一个非

常完整的健康农业。如果只是关注自己的健康而消费有机食品,是不够的。

与农户的合作

弄清了这些之后,我们找了三个农户,一个是安金磊,还有一个是李荣,他们跟绿网是很久久的朋友了,建立起了信任的关系。还有一个是我们最不熟悉的,一个志愿者介绍的,之前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就是想有意识地跟这样的一个农民接触,我们想尝试一下这样行不行。先跟他相处了8个月的时间,才确定跟他合作。在这过程中,一方面让他理解我们在做什么,另一方面我们也了解他的一些情况。然后用了近4个月时间跟他谈价格,但不是讨价还价,而是帮他确定怎么算成本,如果有他没考虑进来的,我们都帮他考虑到。这段时间他的感触是,如果消费者都是这样对待农民就好了,他们可能就自觉不用化肥农药了,因为这样比原来收益高,他挺高兴的,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挺容易的。我们按照平均的亩产量,给他一个15%的利润,按平均产量算总的成本。农民自己提出,这样的方式比较好。如果都是这样来定价,他也不会使用农药化肥追求产量了。

我们跟三个农民订了很多东西,包括黄豆、面粉、高粱、红豆、小米等。我们是15人,大家一起来商定价格,包括这几个农民也参与进来。我们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跟密云县的农民本来接触就少,而他的价格偏高,一方面由于地少,另一方面河谷的产量本来就低。后来跟他商量,他主动降了5%,就给了他10%的利润。后来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在这个过程中,有消费者提出对农民检测的问题。安大哥和李荣,所有的人都是很信任的,但是密云这个农民有一些人就不信任,他们是在做农家乐,很多消费者不相信,提出不想合作等等,觉得不是东西不好,而是觉得人不用心。他们觉得一定要找一个能信任的农民合作。

我们在付钱的时候,是分三次付的,这里面有一些风险是要共同承担的。消费者觉得一定要找一个用心的农民来做,因为他们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刚签协议时就付款40%,还有减产的风险。我们现在收获的农产品都来自密云,玉米我们多收了80斤,红薯多收了50斤,因为虫害多,黄豆

减产50%,饭豆也减产,红豆订了130斤,只收了7斤,而李荣那边的小米是颗粒无收,这已超过了协议中规定的30%。

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消费者表现的还是不错的,他们没有要求农民来承担过多的责任,都按协议规定执行。但我们还是希望让农民意识到,我们跟农民共同承担风险,是希望他们能够更用心一点。其实也有我们共同购买小组的问题,我们希望消费者能够参与生产种植环节,包括播种、除草等,但是因为距离太远了,只去过一次,造成消费者和农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建立的不好。在安大哥这边,这种关系就建立得很好,我们会一起去摘棉花,聊聊天或干点别的。我觉得在互信和诚信的问题上,应该多花一些时间,比如,让消费者主动跟农民沟通,了解生产环节中的问题。如果消费者参与了种植的过程,就不会造成信任的问题。

但是我现在的困惑就是不知道如何调动消费者的参与积极性,去一趟太远了,密云那边要3-4个小时。虽然说前期的过程总得还算满意,东西很好吃,但是参与生产的过程目前还解决不了。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觉得社区为本农业就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让消费者了解土地、价格对农民意味着什么,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并建立消费者和农民间的诚信关系。所以我们的小组还是有些问题,商业的味道多了一点,而恢复这种关系的工作还是不够。

■沈旭 北京公益小组绿网工作人员

■绿网 是一个关注环保的志愿者组织,以网络为扩展点,结合网下的实际的环境宣教和环境保护行动,宣传普及环保知识,推广环境保护意识及公众参与,为志愿者提供空间。近年来,亦在健康农业、发展教育等方面有很多尝试。



我下午说到的价格定价不够透明,消费者在参与的过程中感觉是非常被动的。一旦消费者有主动性的时候,他会参与其中,了解种植的全过程,他会提出需求的数量、种植的种类,这样就不会出现大面积单一种植的情况。比如说十几个人,两三百亩地,我们多样化一些,病虫害也能控制,收入也会高一些。价格高一点,这也是消费者能接受的,他们只是希望能参与进来。

包括购米包地这事情,他们也希望到南马庄看看,而不只是通过中间人来做。很多人是通过我来认识了这些农民,出了问题消费者都会来找我,我觉得我成了一个中间商,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如果人人都是通过我来做的话,他们看不到这个农民付出了多少。比如说密云的这个农民,我自己是相信的,在近8个月的接触过程中,我慢慢了解这个人和他的做事方式,但其他人就没有看到这些。要是不了解却要付5-6倍甚至十几倍的钱买市场上的所谓有机的东西,心理是很不平衡的。自己也是辛辛苦苦赚钱,然而又不了解这中间的任何一个过程,只是被动接受这个工厂化出来的东西,这种互信的东西是建立不起来的。这需要消费者主动接触农民,跟农民交流。所以这种社区为本农业的方式,我觉得是有血有肉的,我能够看到每个人的付出。

(以上内容根据绿网负责人沈旭在河北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生态农业交流会上的发言整理)





他山之石—香港社区为本农业巡礼

黄原

引子：双重角色的困惑

不知不觉我在广州生活、工作已有十多年，家乡是一小时车程外的小城市。

读书，升学，工作，留在大城市——相信这是很多农村孩子走过的路。如今看来，这条路真是农村供给城市的输血管。而圈地运动、新城市建设、新农村建设等等，则造就了另一条输血大动脉：农村的土地、资源不断为城市所兼并。在以效率利润为主导、以多重贸易垄断获利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下，农业处于经济结构的最底层，利润常常被压迫到最低；农民只好在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以期“增产增收”，结果却是增产的同时也增加成本，收入并没有改善甚至更糟，只是化肥、农药商、收购商从中得利了。只要有其他出路，大部分农民都不愿意再种田。

“新农村建设”的结果大抵不出两类：靠近城市的农村，多数成为大城市的加工厂或后花园、度假村，拷贝了城市的建筑、生活模式，摇身一变成为新城市，农民则成了“新城市人”，靠出租房或到工厂上班过活；偏远的农村，青壮年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过年过节才回家，只有老弱妇孺留守家园，耕种多是为口粮而非生产。不管是哪种，农村都无可避免地越来越成为城市的附庸，重商轻农已是现今社会的不争之实。

作为一个“过去式”农民，我太清楚土里刨食的辛苦、人不敷出的心灰意冷，理解农民逃避自己角色的心情。这里面有太多政策和经济因素，并非完全是他们的自主选择。随着“四时不同庄稼地，鸡犬相闻邻乡里”的乡村生活日渐式微，我又心痛不已：乡土风情、传统习俗、相天而行的耕种智慧……千百年沉淀下来的农业文化难道就此为强势的城市文化所覆盖？农村真的不可能有另一种出路？

作为一个“新城市人”，虽然凭着学历和工作技能，可以在城市占一席之地，但我依然经常遭遇户籍、社保、工作的“非城市”标准对待。而更多来城市打工的没学历、没特别技能的农村人，他们往往做着大城市里最脏最累的活，拿最低的工资，却没有什么福利待遇；他们通常被称为民工，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渐渐形成城市新基层。即使如此，城市人与“新城市人”、“民工”的冲突仍然不可避免，尤其民工，更常常处于政策保护的栏栅之外。很多人故土已失，“大不了回家种田”的底气也没有了，生活很是彷徨。

无论是哪一种角色，我同样处于进不来、出不去的尴尬境地。农村、城市的双重身份并没带给我什么便利，只是更多的困惑：农民都跑城市去了，谁来生产粮食呢？以农村的蜕变来达成城市的繁荣，是共同发展呢还是变相的剥夺？谁是其中真正的利益既得者？如今日益突显的环境、食物安全、伦理道德、教育、治安、医疗等问题，该由谁来买单？除了对社会主流生活的归顺，有没有其他的生活选择？除了对政策的指责或期待，个人还可以做些什么？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幸福到底有多远？

偶然的的机会，获社区伙伴之邀于2007年3月参加香港社区建设的考察活动。大概了解过所考察团体的背景后，我的好奇野草般茂盛：在那个世界金融大都市里，居然有人自觉把命运与土地相连！他们走过怎样的心路，如何能在钢筋水泥中开辟出一片赤诚的土地？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们，敢于挑战无孔不入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商业体系，在其庞大的阴影下运营自己的小宇宙？

而且还有国内一些已经开展相关尝试的朋友同行。我想，也许心中囤积的问题，从此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第一站：老农田的青春梦

去老农田农场那天，微微细雨漫不经心地下一会停一会，太阳在薄云后使劲往前挤。正是湿润而温暖的初春时节。

叶子盛夫妻俩在雨中等着我们。那么年轻阳光，那么朴素亲切，真是可爱的人。尽地主之谊，小叶先带我们去游览一些早已冷落的渔村，用他那充满香港特色的“普通话”介绍香港渔村的历史。在领



在老农田与叶子盛交流



■见·远

略过诸如“抱鱼”(捕鱼)、“露脐”(鸬鹚)等说法后,我们这些国内人民群众的听觉宽容度和自动纠错功能都大幅提升,同时肺活量也增加不少——开心啊,笑啊。

一路欢声笑语地走到老农田。满园子姹紫嫣红、流青滴翠关也关不住,唉,老农田里春色无边啊!碍于礼节才没有如蜂蝶扑,一行人随主人到了活动中心。

活动中心是个开放空间:矮砖墙,竹顶棚,外加几树婆娑柳;五套竹桌椅,两个木板层架,一个砖块堆成的吧台(兼备储物、茶水料理、接待咨询功能),便是全部摆设。休息的间隙,我到处“刺探军情”。靠边那两个木板层架放了很多文件匣,里面是一本本排列整齐的假日农夫资料;还有一个抽屉式的塑料盒,标着“租地记录”。吧台靠出口一边有9小格一组的塑料柜3个,每小格装不同的种子,外贴纸片标明名称;旁边有大小各异3块宣传板,上面写着、贴着一些关于种植的注意事项或通知。想得如此周到,又记录得如此科学、条理,不知道小叶在大学里是否修过管理学?

叶太太为我们端来自种自制、酸甜可口的洛神花茶。大家围圈而坐,主人家坐在中间——开始讲故事咯!

小叶父亲就是一位农夫,他靠种菜供养一家,并供5个孩子念完大学(八十年代初之前,香港农夫的生存状况尚好)。小叶自小在田里帮忙,颇通种植之道,也从自然里找到一份都市生活所没有的自由快乐。因参与而理解,因理解而爱惜,对农夫、土地的感情自然就不一般。大学毕业后,因了这份对田园的热爱,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教师职位,转而到一个有机农业推广机构里工作。然而同事对有机耕作不专业、不务实的现象,令他非常失望。一年多后他离开那里,想用自己的方式,让人们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有机耕作,并从中找到真正的乐趣。

1999年底,小叶租了现在的农田,共8亩,租金1万多/年。这块地平坦方整,泥土肥沃,还有一道小溪穿行其中,是非常理想的耕作之地。农场的定位很容易就定下了:生产性经营(如种菜)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风险也很大,而他们只有夫妻两个,明显不现实;他们也没什么积蓄,这种情况下,前期投入比较少的租地给假日农夫无疑是最省心省力的选择了。

这样的定位也就决定了农场现在的整体规划。背对入口,整个农场基本从中间分为两部分:右边是租赁给假日农夫的,全部划分为约宽1米、长8米的一垅垅地,租金是200港币/8㎡/月,一般以3个月为起租期。这样的面积,对刚开始学习农耕的城市人来说是个很合适的负担(资金和劳动力),以后农夫可根据个人情况再多租。地间有2个工具房,里面整齐码放着假日农夫的耕种用具。左边的规划就更丰富了,那可是农场的大后方:除了活动中心,紧挨它右边的是个可拆装的简易板房,可供临时住宿或举行小型室内活动;两个自行设计制作的铁架结构、覆塑料膜的棚房,作育苗用房;自留菜园面积不小,除了自家吃用,多余的就半卖半送给农夫朋友。园地尽头是厕所及堆肥处;后来开挖的一个小池塘,与原有小溪相连,成为整个农场的“肺”。小小园子,花草果树、鸟兽虫鱼一应俱全。后来,我私底下向小叶讨教经营农场的经验,他详细地解释了起居中心、食物林、蔬菜地、果林、池塘、堆肥等功能区之间精妙绝伦的互动关系,我才知道,原来现在看到的布局并非随意安排,而是人性化与科学研究结合、历经10年摸索出来的结果。

对假日农夫的引导,小叶也很有自己的一套。之前在政府机构的工作经历,让他体会到: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享受劳动过程可以修复人与自然的联系。所以,他讲解种植技术的时候,会结合动植物知识和生活常识一起讲,调动农夫朋友的兴趣,鼓励他们多动手实践;他很注意观察,会及时给予农夫技术上的指导,引导他们不断深入参与到种植的每一个过程中。刚开始,一些农夫朋友因为习惯了以前的农场凡事代劳,觉得在他这里很辛苦,于是走了不少,最少时居然只有2、3个农夫,那段日子很难熬。但是,有些农夫慢慢掌握了技术,菜越种越好,他们很有成就感,就会和亲戚朋友分享,自然而然地就吸引越来越多人过来。现在已经有超过100个假日农夫啦,很简单!时间一长,农夫之间也互相成为朋友,周末到农场劳动就成了一个朋友聚会、分享经验和成果的过程。而且小叶还会时不时搞一些种植比赛,增加乐趣。兴趣和友谊帮小叶“粘”住了很多人。

41 比邻泥土香
2008年6月



■见·远

此外,农场还跟很多学校合作策划一些项目,如田园小学、生态教育、有机耕种知识讲演。这些项目或长期或是一次性主题活动,现时基本稳定在每月2次,每次活动时间半天左右。在这些项目中,小叶的收费很低,每位学生20元以下。

外功做的不错,内修同样认真。小叶很注意学习、吸收别人的经验,曾经特地自费去澳洲学习自然永续农法。越和他谈的多,就越感叹:他怎会知道这么多?为什么他总能很快掌握事物背后的因果关联?他怎么可以不断地有新鲜想法?

用新的经营方式去编续一个古老的田园梦,是老农田的特色,也是她得以生存的原因。现在,老农田是香港少有几个能自主运营并获利的私人农场之一——但是,必须补充的是,这种获利是相对大多数亏损的有机农场而言。他们现在每月的纯收入,其实远远不如当老师。农场带来的安宁、快乐、友谊,在他们的价值天平上,比那些“放弃的利益”要值得的多。

老农田,一个“老”字,蕴含这个年轻人多少对土地的厚爱、对农业和农夫本质的理解?在香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都市里,大学生种田是匪夷所思的事情,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有相似成长经历的我,揣摩着小叶当初抽离主流社会价值观、另辟生活道路的艰难,佩服之余还有很多启发。

第二站:运头塘邨的主妇

大埔运头塘邨共同购买小组,一个很有意思的、家庭主妇为主体的小团体。

小组成立已有2年多,运转一直比较顺利。我们早上10点多到达运头塘邨位于仁爱堂社区中心的派发点时,组长李启娟正和她的义工伙伴忙得团团转。每周四10点~12点是既定的取菜时间,实际上义工9点前就要来做准备。取菜的人很多,工作琐碎密集。

3个人按单分菜、派菜;2人收钱找零记账;1人纪录当天新的订单,同时记下个别反映农夫或菜的问题、建议;1人负责有机干货的销售;2个流动人员,随时帮忙包装,看到新脸孔会马上迎上去:你好啊,有什么可以帮忙?你知道什么叫有机菜吗?这些就是,好靚好新鲜嘅……启娟则好像千手观音,一边回答我们的问题,一边跟新旧街坊打招呼;那边伙伴报告说刚才少收钱啦,她马上电话过去跟某某解释,约好下回补上。

所有今天记录的信息或问题,晚上会还会有义工梳理清楚,发到网络上供大家查阅;个别事情还要特别电话联系沟通。维持共同购买小组的日常运转,靠的就是这些无私的义工。

12点多,送走最后一位街坊,几位义工赶回家做饭去了。启娟和剩下的几个伙伴利落地把借来的桌椅复原,然后开始和我们座谈——真是太辛苦她们了啊!

启娟还有另外一个义工身份——嘉道理农场的有机大使。之前和其他有机大使在另外一个地方做过半年的CSA,但是不成功。不过其中的经验很重要,转到运头塘这边重新开始时,很多事情就知道怎样做会比较合适。她说:理解永远是最重要的!她们(指共同购买小组组员)当初只是普通家庭主妇,对有机农业不理解。我们



运头塘 CSA 取菜现场

比邻泥土香
2008年6月



见·远

前期花了很多时间,通过很多讲座、有机饭局、参观农场等活动,带大家慢慢认识有机农业背后的大循环,在不公平的主流贸易中其实消费者与生产者都很受伤;认识到买有机菜不光是多给点钱这么简单,而是同时帮助了他人,帮助生态恢复,最后也是帮助自己!明白这个道理后,买菜就带着感情,不会对农夫有诸多挑剔。理解、接受之间是一个很长的磨合过程,真是很艰难才走到今天,我们彼此都很珍惜。

运头塘共同购买小组实行会员制。现有会员 40 人左右,一般人只要参加过小组的介绍会就可以申请入会。介绍会上会介绍有机的理念,农夫的情况,菜价制定的规则,农夫也会来参加,会员有优先权买菜和去农场探访。会员最少每次要订 2 斤菜。人员的进进出出是免不了的,所以小组平时很注意利用各种渠道(如生活绿页网)进行沟通、分享、宣传,让更多人了解 CSA,争取更多新成员。一般情况下,会员都能稳定在 30 人左右。

义工是经过认真考察后挑选出来的有责任心、对有机理念理解得比较深入的积极会员,他们组成了小组的核心。当义工唯一的福利就是以成本价(减去运输费)买 5 斤菜。由于家庭事务已经很多,小组的工作又很繁琐,当义工其实也是精力与毅力的挑战,所以核心的、长期在做的一般就十几个人。但这样也使小组的工作更有持续性、更有保障。这些核心成员将成为运头塘共同购买小组以后独立运作的主力——启娟希望,不久之后她就可以抽身到别的社区帮助组织新的共同购买小组。

敏感的价格是主妇们同农夫面对面商量出来的,很透明。生产费时费工的菜会贵一些,或者参考有机农墟上的卖价。运输费是固定开销,如果任何时候都分摊到菜价中,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旺季(菜多)和淡季(菜少)的单价相差很大;而淡季的高昂价格就很难被接受。义工们来一场头脑风暴,想到了一个办法:运输费在旺季时(冬季)时由农民与会员各分担一半;淡季时(夏季)都由小组来负担。这部分钱来自销售有机干货的盈余(这里的有机干货比原价提高 25%)。这个方法让农夫和消费者都觉得很妥帖,真是小女子大智慧不可小觑也!

刚开始坐下来的时候,义工们还比较拘谨,慢慢说开了,就吱吱喳喳起来,你一言我一语,这个说完那个马上补充,一点都没有家庭主妇的迟疑自负,而更象有所成就的社会工作者——她们是的确有成就的啊!以上我们看到的各种工作上的安排、表格、规则、信息发布、活动筹办等等,全都是她们吱吱喳喳地讨论、一手一脚地做出来的呢!看的出来,共同购买小组的工作让他们有机会发挥能力,参与解决很多具体的问题,有些人甚至因此学会了用电脑,从而觉得自己也是有用的,自信心大增。还有人告诉我们,加入小组后认识了更多人,去参观有机农场才发觉一己的消费习惯其实对周围影响很大,于是思想开阔起来,觉得做义工其实收获的比付出的要多,生活也更快快乐和积极。



湾仔的有机农墟



嘉道理农场堆肥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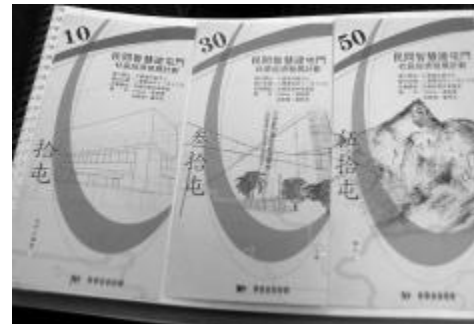
慈心农场制做木醋的装置



见·远



采访大埔运头塘邨的共同购买小组



屯门社区经济发展中用的“屯”

好像有句广告语说“自信的女人最美丽”。在运头塘邨,我的确看到了这样一群美丽的女人。

第三站:湾仔时分天地——平民的共和国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在香港居然有人可以不完全靠钱而生活!而这个“共和国”,居然就在寸土尺金的湾仔区内。

但是,我们的主人公不是住在光鲜的高楼大厦里,而是高楼后面那些低矮的旧公寓。在什么都需要用钱换取的商业社会中,贫穷,常常令人的心情比那些旧楼还要低落。据 2003 年公布的湾仔社区收入统计:

19%家庭收入 < ¥5,000 VS 46%家庭收入 > ¥30,000

在湾仔社区内,竟然有高达 1/5 的家庭需要靠政府及社会援助生活! 5000 元是什么概念? 按普通标准的一间公屋(相当于政府廉租房)计算一个月的水电煤差饷等必须开支,一般用度为 2000-2500 元,那剩下 2000 多元可以做什么? 街市上一个汤面也要 20 元啊。如此巨大的贫富悬殊,可能激生多少社会问题?

为改善基层社群的生活,2003 年,湾仔民间社团圣雅各福群会在综合各界学者研究建议、本地以及外国的社区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推行具有针对性的《社区经济互助计划》[1]。该计划由圣雅各福群会推导,结合政府资源,由参与计划的会员具体执行;参与者可以是个人、团体、小商铺;具体的执行平台是来墟(社区集市),时分天地(二手物品交换店),时分报(宣传广告平台),各工作小组;目的是通过推动居民间服务及物品的交换,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各取所需”,并在此过程中反思生产与消费的“价值高低准则”,从而调整金钱至上的价值观,重建和谐社区、人与人的诚信关系,提倡社区互助、体现个人价值与尊严的生活态度。由此,湾仔的社区建设掀开新的一页。



绿慧公社制作的美丽肥皂



慈心农场里使用的各种天然肥料



■见·远

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需要解释:社区货币。顾名思义,这是社区交换中具备货币功能的载体。为什么不干脆用现金?因为不可以自己印刷嘛!更不能体现社区情怀。货币直观地以时间为单位,所以称为“时分券”,在湾仔社区内流通。我们看到,在参与经济互助计划的机构、店铺里,时分券与现金经常互为通用!屯门仁爱堂下面的交换站使用的货币叫“屯”。两者殊路同归而已。

时分券的获取方式灵活多样。只要你成功申请成为会员,就可以通过交换劳动获取,如在时分天地当义工,在各小组担任工作等;或者通过捐献、寄卖物品获取。通常每小时可得 60 时分。取得时分券后,你就可以在社区内相关的平台换取你需要的物品或服务了。同样,定价以及付费方式也是灵活的,可以全部用时分券,也可以是时分券加现金。非会员则可以按比例折现金购买大部分寄卖、捐赠的物品,不过这些收入通常会被归入捐款,用在互助计划里其他需要的地方。

圣雅各福群会社区中心位于一栋大楼的 7 层,周围是普通的社区公屋。除了小面积用作中心职员办公室,其余基本免费提供给社区居民使用。很多工作小组就灵活安插在这里,如补习班、兴趣班、民间智慧课程。每 2 周一次的来墟也在这里举行,其时,居民把用不着的物品拿到这里摆卖;也有交换服务的,如中医诊断、电器维修等。在物物交换/服务交换的同时,也交换着人生故事、问候、关心、鼓励,浓浓的人情融化许多人间唏嘘,买卖中多了很多珍惜。

听中心职员介绍,到去年 6 月为止,入会的小店铺已有 23 家,以各种生活服务小店为主;连同 2 家时分天地店,组成了日常的物品/服务交换站,时时陪伴在街坊身边。2 家时分天地店面都是政府提供给中心短期内免费使用的。社区中心斜对面就有一家,2 房带一个小院,里面堆满各种各样物品:服装鞋帽、日用品、摆设装饰品、书、电器……差不多衣食住行都齐了。这里还设有附近有机合作社的菜篮子;同时也售卖自家生产的有机蘑菇,部分菜价可以用时分券来冲抵,这样一来低收入阶层也能吃到健康的食物。中心的工作人员主动跟附近一些大集团联系,表达欢迎他们捐赠仓储杂货的意愿,于是争取到很多质优物美的产品,真正应了“物尽其用”之愿。

值班的义工主要是社区内的妇女、儿童、长者、失业人士,工作不多,就接听电话,记录、接纳捐赠、寄卖物品、收钱,回复顾客问题等。只要是会员都可以申请,报酬为对应工作时间的时分券。工作完,义工少不了也从这里选购一些喜欢的东西,劳动所得,自然格外开心满足。时分天地店已经成了很多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参观时也忍不住买了东西——实在物美价廉啊,呵呵。

佛家云:成物不毁。本着珍惜之心,世间就无所谓无用之物。社区经济互助计划创造了一个平台,留住街坊、公司、政府很多本来“没用”的资源,通过循环再利用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也留住很多好像“没用”“没本事”的人,让他们在这里释放自由能力,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换取生活所需,重获尊严与价值。根据中心最新的统计,在现有接近 700 名社区会员中,部分居民 80%的生活需要是靠时分券来满足的,其他的也达到 30%之强。甚至,街头的露宿者也可以靠时分券解决温饱!

这,算不算某种程度上的“共和”?

结语

7 天的行程安排得密密麻麻,其他参观的地方还有里仁商店、湾仔有机农墟、慈心农场、帝堡城有机农圃等。仓促间看的难免粗浅,很多背后的艰难、冲突、协商来不及细察,相信其中还有不少启发。太多感人的故事无法一一分享,很是遗憾。杨宝熙老师说,香港社区为本有机农业和社区建设近 2、3 年来多了不少新鲜喜人的变化,部分项目还是政府与民间团体/社区携手合作。这些立足社区、以基层社群为主推动的各种生活尝试,尽管大都还处于初级阶段,磕磕碰碰总有很多问题,但是已经让人看到:生活原来可以不一样,可以更自主。

在湾仔的有机农墟上,我们国内的朋友把各自的资料摆出来,向香港朋友详细介绍国内民间团体在有机农业、环保、社区建设等方面的努力工作。

追求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活——这是这次活动中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发自中西方不同



■见·远

的组织、个人,又何尝不是现代与过去的共同呼声呢?生活中很多东西,原来一样。

我尝试通过列表来总结比较一下重点访问的 3 个团体:

内容 \ 名称	老农田	运头塘邨共同购买组	湾仔·时分天地
执行主体	叶子盛及太太(年轻的全职农夫)	大埔家庭妇女(义工)	湾仔社区基层人员
主要服务对象(消费支持)	假日农夫、社会社团(中高收入人群)	大埔大众	湾仔社区大众
经营 / 支持项目	有机农业知识培训	有机产品共同购买	二手物品 / 服务交换
起始年份	1999~ 至今	2003~ 至今	2003~ 至今
启动资金来源	自 筹	民间捐赠,政府公益资金	民间捐赠,政府公益资金、资源
主要经验参考	台湾、日本、澳洲	台湾主妇联盟	学者建议,本地 / 外国经验
对外宣传方式	网站,参观交流,	网站,参观交流,媒体报道	网站,参观交流,媒体报道
经营 / 运作现状	自负盈亏。稍有盈余	义工运作 + 部分仁爱堂的物资支持	实行社区货币,提倡经济互助、交换,为大部分基层提供举手可得的生活保证
经营 / 运作特色	农业教育为主,农业生产为辅。	家庭妇女为主体,消费者自发联系生产者	区内基层社群互助、互惠构建和谐社区的实践

3 个团体的执行主体,教育水平、社会角色有所不同,但香港地方不大,生产者、消费者其实都同在一个语境、生活背景之下,有时甚至是角色互为转换。于是沟通就相对容易,人们经常是抱着“自己友”的情怀去参与身边事。

从社会环境来看,香港公民社会程度较高,义工精神普及,民间慈善组织多,慈善资金来源广(这点可从世界各地慈善捐款统计排行榜看出);政府也有相关的公益基金提供给民众;相对开放的信息传播,较易获得外来资讯、观点。民众可以通过多途径,寻求机会、帮助或者合作。3 个团体除了尽量运用已有平台,还很注意通过公共媒介、参观交流等方式对外宣传自己,这样可以传达基层的呼声,吸引多一些关注、多一些人参与进来,争取更多社会资源。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团体的稳定和发展。

但整体来看,香港的有机农业目前还是难脱“都市休闲农业”的意味。这可能与香港市场经济以贸易为主有关,日常生活被来自世界各地的物质高度填充,本地产品在价格上斗不过进口货,而“手停口停”的生活压力又很大,只有在经济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会实践,因此早期香港的有机农业还有个备注:富人的玩意。我们参观的几个农场就例外,他们一开始就明确地寻求社区内的扶持而非大市场的承认,并自觉调整自己的价值观。这是对“都市休闲农业”的突破,如此才能真正释放农业对社会的积极作用。

不管是生产者发起的有机农业,还是消费者发起的 CSA、共同购买,又或自上而下的社区经济互助计划,“社区为本”已成为其中重要的立足点。促成社区内人们(小众)的互补需求、互助协作、和谐相处——这跟我们国内的小农经济多么相似啊。很多个各自和谐自转的小宇宙并存,总比一个乱哄哄的大摊子强吧?

以上所述,只是香港社区建设的特点,并不等于有利条件,更非必要条件。香港的情况跟台湾、日本、外国相比,也有很多不同,皆因立足本地,由现实情况决定最终的方式。有机农业、CSA、环保或者社区互助计划等等,属于不同的概念,但并不矛盾,因为根本都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大命不忘,其他不过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已。

这些天,我跟同来的朋友也熟络起来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下乡队把扭秧歌都使上了,好玩!柳州爱农会什么理论都不懂却先当上模范,无为而为啊!成都华德福学校的园之友团队,集天时地利人和,随时都会厚积薄发……一个个酸甜苦辣、各展奇谋的故事,一张张年轻的脸孔,一幅幅图景在我面前展开,犹如亲历。

然而生活不会仅仅因为美好的心愿就改变。在实际的执行中,更多是令人无奈的挫折。民间力量



薄弱,各社团尚有自身管理缺陷,行动力有限;资讯少,资金难筹;花很多时间精力去做群众宣传工作,却常常事倍工半;人员流动大,社区网络建设进度缓慢——这是目前国内大多数 NGO 面临的实际情况。从大家的交流中,我发现问题较为集中在两方面:有心的农民和消费者,自身生计却很没保障,常常是有心无力;大多数城市消费者的注意力更多地被效率、利润所吸引,有耐心进行深层反思的人很少,即使表现出兴趣的,也远未足够促成自发的行动或参与。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就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不能就此论断好与不好。如何有效借鉴别人的先进经验来经营自己的事情,就变得更为实际、需要。神州大地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情况悬殊。外来观念如果不能变化融入当地语境,就很难为当地人理解、接受。生搬硬套,有时候甚至会误导参与者。也许可以考虑多一点从传统里面“取经”,比如小农经济、传统农耕,看哪些方面可以联系起来,让外来观念生出“本地的根”;或者从当地当时最迫切需要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顺理成章做起来。柳州爱农会做得出色,很大原因在于他们一开始就做最实际的事情——保护农业传统,通过城市绿色消费增加农民收入。后来接触到 CSA,就吸收 CSA 里面好的做法,项目越做越成熟。

现在国内不局限于个人得失而从事 NGO 的,多是七十年代生人,甚至更年轻。这些注定是国家未来希望的年轻人,今天就那么自觉地参与到关乎全球生命永续生存的探讨及行动中,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但是,这样有感于良心的召唤而起来行的人,总是太少太少啊!

但是,断乎不会有人是生来没有良心的,只是是否受到感触、感触有多深的问题。先行者就象一支蜡烛,一直亮着,可能照的并不远;但是后来的人因此看到光明,甚至也点亮了,于是光明传递开去——这样想来,好像世界充满希望,每个人都充满可能喔!

后 记

从香港回到现在,我没有停止过向身边的朋友分享此行的观感,咨询他们的看法。

本来是想抛砖引玉,没想到招来 N 多板砖。尽管我已经一再再地强调这是参考参考参考……但是诸位听众还是把我当成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化身,简直是在痴人说梦,恨不能把我摇醒:不可能的、不现实、你别浪费时间啦……他们都是普通人,我想这样的反应更客观,更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

一位老知识分子,他把香港方面的尝试归为温和的社会改良运动,但是不适合国内。因为目前国内过热的市场经济把所有人都卷进去了,农民都抛弃自己的角色,这时候期望农民联合起来复兴农业不啻逆市而行;市场经济前所未有地破坏原有的社区网络,到处充斥着“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不信任感,重构诚信关系、和谐社区是一件非常艰难、长期的事情;自上而下的新农村建设,受政府支持的村企合作旅游农业、生态农业,这些也可以说是农业改良运动,在可预期收益的前景吸引下,没有人会太多地考虑背后长远的问题,正如 20 多年前政府推导的绿色革命。他觉得“发自良心”的呼声远没有突发事件(如事故、治安案件等)的震撼力大,自发小范围内的尝试尤似孤芳自赏,倒不如把精力放在启迪民智、争取公民知情权和言论自由,通过公众言论敦促政策修改,从而促进自上而下的社会环境治理和改善。

30 岁左右的年轻人则着重在效率、利润上。越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判断一件事情“值不做得”就越快速、越自信。他们大多承认有机农业、CSA、社区经济互助计划等理念都是好的,但是按案例的运作方式,就“太没效率、没利润了,生活会成问题”。很多表示生活节奏太快,就算愿意去支持,但要付出那么多时间、精力去参与其中,就不大可能了。什么情况下会愿意做这些事情?——等有足够的钱,生活安稳有保障,那时候倒可以作为慈善事业来做的。

在对话的过程中,几乎每个人都马上去到社会现实、执行方式、结果等上面,动辄如何“做大”,很少考虑可以从小处着手;很少有人会认真地问我那些理念的出处,那些案例里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当然更少人会知道,其实在外国已经有更多更为成功的例子。我最初的想法,是提供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经验给大家参考,讨论其中的积极意义,看是否有某些细节做法可以移植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此



时此刻、一点一滴地改善生活。我没有想到,原来那么多人都已经习惯“系统”地经营生活,以“可预见成果”为标准去决定做什么——哎,原来我落后了呀。

他们说的都没有错,这的确就是我们所在的现实。感谢他们让我了解得更清楚。

出发前的大堆问题,其实到现在,还没有答案——不过我知道,答案不在别处,就在我生活的这片土地。必须由我,我们自己去挖掘。

我可以做些什么?

很难“系统”地做些什么的,更不要说预期什么结果。不过我想,既然 20 年前,我们有健康的土地、淳朴的人情,为什么就不能相信 20 年后,这一切可以去而复返?与其浪费时间去想做不好的理由,不如多做一些尝试,一点一点,到处撒些种子——你怎么就不相信这些种子会成为草原、会长成大树呢?

现在,除了行动,我觉得多说一点、多一点说都很有必要。也许很多人只是忘记了他/她有选择和主动改变生活的能力呢?

■黄原 广州公益小组“沃土工坊”成员,自由撰稿人,一直关注农村、农业的发展问题,关心农民的生存状态,作为志愿者参加了社区伙伴举办的香港 CSA 考察活动。

■注释

[1] 社区经济不是“向钱看”的市场经济,而是重视人的价值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广及延续互惠互利、各展所长的方式改善生计。如设立社区货币、二手物品交换店及社区居民互换服务等。这些措施能够将财富留在社区,同时促使邻里团结起来,共同面对社区的问题,维护自身权益。

(摘自仁爱堂社区中心《社区经济发展计划》)





■见·远

链接



香港社区为本农业背景简介

在香港,大部分农产品是来自中国内地或从日本、泰国及欧美等国家进口,本地菜已经不多见,本地生产的有机菜更是稀缺品种。全港进行有机生产的农夫不足 **100** 人,虽然大大小小的有机农场加起来也有五、六十个,但其中很多是规模很小的个人农场,生产能力有限。而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越来越重视,对生态环境的问题越来越关心,本地有机菜也日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因而出现了求大于供的局面。

不过,仅仅从常规的市场渠道走,由于信息及权力、资源的不对等,农夫大多数时候还是无法从中获益。比如专门负责蔬菜事务的政府部门菜统处的收购价格有时只有 **2、3** 块一斤,而超市从菜统处以批发价格买来以后,转手便以一斤几十元的价格卖给消费者。

同时,由于很少有年轻人愿意踏足农业的领域,目前种植有机蔬菜的农夫大部分是从常规种植转型过来的老人。他们要从头学习新的东西往往很困难,因此种植技术比较差,蔬菜的品种、产量都控制不好,农场经营很不稳定。尽管政府也做过一些培训、推广的工作,但往往是搞形象工程,内容都不切实际,反而造成农民亏损。种种因素加起来,导致小规模生产性的有机农场大都难以为继。

消费者方面,从常规渠道能买到的有机菜价格通常要高出普通菜十几倍,大部分工薪阶层很难接受。而认证系统鱼龙混杂,市场信息的混乱也让大家无所适从,没有信任感。

在这样的发展困境下,香港的民间团体另辟蹊径,摸索着走向一条以社区为本,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助互信的道路,反倒闯出一片天空来,让不少农夫和基层市民看到了希望。其中的形式包括:

共同购买

所谓共同购买,就是指社区消费者组成一个群体,一起直接跟农夫购买有机农产品,从而跳过所有中间环节。这里说的社区既可以是地理位置上的(比如一个小区里),也可以是社会关系意义上的(比如大学、单位),也可以就是具有共同信念的一群人。在香港,现在已经发展出十几个这样的小组,跟几位农夫有着固定的合作关系。他们之间不仅仅是买卖,小组成员也常常会去农场探访、帮忙。不管是菜荒时产量不够还是运输上的困难,不论是给菜定价还是调整生产产量、品种,大家都会一起商量着解决。而共同购买小组成员之间也是通力合作,轮值做义



■见·远

工,负责联络、信息登记、理帐、分菜等等事务。如此,农夫没有中间盘剥,能够有更多收入,而消费者也能买到价格相对便宜的有机菜。尽管比单纯去市场买菜要额外付出很多时间、精力,但是大家有机会在一起做事、沟通交流,其中的乐趣和收获也是满满的。

此行中我们所拜访的大埔运头塘村的共同购买小组以及屯门仁爱堂绿色女流共同购买小组便属于此列。

有机农墟

港人所谓的“农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集市,“来墟”就是指赶集了。目前,香港在大埔和湾仔共有两个这样的有机集市,由香港几家民间团体合力促成,同时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集市每周开一次,到时有机农夫都会带着自己的菜摆摊售卖,深受市民欢迎。这种传统的逛菜市场买菜的方式更容易为大多数市民所接受,同时农夫除了共同购买以外也多了一个销售的渠道,跟消费者也有机会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公益有机专卖店

里仁商店起源于台湾,为佛教团体福智基金会下设的有机、健康产品连锁店,目前在香港有一个销售点。他们将商业的方式与公益运作结合在一起,大部分工作人员其实都是义工,商店的运转正是依靠他们的全情投入。商店以产品为依托,做了大量消费者教育工作,希望大众在吃到健康食品的同时,心灵也能够得到提升,在关心自身健康的同时,也能够关心大地的健康以及其他生命的福祉。团体里的成员也在香港建立了慈心农场,秉持“慈心不杀”的精神身体力行,进行有机耕作。

除了里仁商店以外,香港也有一些有机专卖店,产品来自为残障人士所办的有机康复农场。这一类有机专卖店都具有公益的背景,在面对消费者时,除了售卖产品以外,也有一份教育的意义在里面。

教育休闲农场

这一类的农场与生产性农场不同,主要不是依靠生产农产品来维持运转,更多是承担了教育、休闲的功能。这些农场往往会开设有机耕作班或是自然教育课程,这样普通市民也有机会学习农业知识,跟自然亲近。还有些农场将土地分块出租,这样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也能有自己的一块土地,每到周末就可以到自己的一方田里劳作耕耘,他们称呼彼此为假日农友。农场有时也会组织农友们去探访其它生产性农场,让大家了解香港农夫艰难的生活状况。有些农友也因此加入了某个共同购买小组,支持农夫获得更稳定的收入。

我们此次拜访的香港嘉道理农场、小型假日农场老农田都对大众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社区农圃

与教育休闲农场差不多,社区农圃也给了城市居民一个在地躬耕的机会。尽管规模很小,不过好处在于就在社区之内,每天都可以方便照料。此次我们拜访了两处,一处在一个名为帝堡城的高档小区里,一处在大埔的一所校园内。社区农圃不仅可以让小区居民、孩子们尝到自己亲手种的菜,同时也拉近了居民之间的关系,而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自然教育。帝堡城的社区农圃后来也催生了小区里的一个共同购买小组——关心健康、关心环境、关心农民已经成为大家共同的基础。

还有一些组织,虽然不是直接与有机农业打交道,却为本地有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区基础。比如圣雅各福群会及仁爱堂做了几十年的社区服务工作,近年来更就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与居民一起进行了不少尝试。正是由于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像运头塘村和绿色女流的共同购买小组才能够在短时间里落地生根。可见,香港社区为本有机农业能够发展到今天,正是各方一起努力的结果。



饭馆,可以是这样开的

——紧扣住在地小农有机耕作的“潘立西餐厅”

舒诗伟

之前,我们介绍了美国加州柏克莱市“金恩国中”自 1996 年来所推动的“食材园”(Edible schoolyard) 教学课程,透过学校园中蔬菜的种植、照顾、采收、料理与分享,学生们不但逐步地、惊喜又生动地体会到生态、生物、化学、物理、历史、地理等课程的知识与想法,也将课本延伸到生活世界中,把永续观念给融贯起来。

另一方面,透过这种教学过程,老师、学生,甚至社区义工也藉此共同学习、成长,得以相互交流,而且更进一步带动起学校午餐与在地小农有机农作生产的新的生成关系。

当然,许多事物由无生有,光靠单方面力量未必撑得起来。金恩国中的“食材园教学计划”,也是如此。除了学校本身的投入,柏克莱的“生态素养中心”(Center for Ecoliteracy)与“潘立西基金会”(Chez Panisse Foundation)也出了不少心力。

我们把焦点稍微转一转,来看看那设立“潘立西基金会”的“潘立西餐厅”,以及那 30 多年来带动全美、甚至全球新式餐饮风气的传奇人物:爱丽丝·华德斯(Alice Waters)。[1]

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市的夏土克街(Shattuck Avenue)上,有座看起来安安详详、未必起眼的店:潘立西餐厅(Chez Panisse)。即使店面小小的,但名气倒很大,《纽约时报》就曾把它评为是“餐饮界的麦加”。而《老饕》杂志也于 2000 年封它为“全美最佳的餐厅”。

为何潘立西餐厅能有这份名号? 我们不能不提到它其中一位灵魂人物:爱丽丝·华德斯(Alice Waters)。毕竟,世间许多美好的事物,也都是由人所成就出来的。

那么,爱丽丝又是谁? 她又做了什么事?

今年迈入 60 岁的爱丽丝,是 1944 年在美国东部纽泽西州出生的。

但她没有一直留在东部,大学反而是跑到西部的加州去念。既然主修的是法国文化研究,她念

书期间也就去了一趟欧洲:先在伦敦的“蒙特梭利学校”(Montessori School),学习感官体验的蒙特梭利式教学法;拿到证书后,又到法国留了一学期。

1967 年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毕业后,爱丽丝在当地教了几年书。但她觉得心中最有戚戚的,还是煮饭做菜,于是在 1971 年与几位伙伴合开了潘立西餐厅。而后,也就一路这样走了下来,而且在有意无意间,带动起全美、甚至全球工业国度新的饮食风潮;食用时令的新鲜食物,激发出各地农民市场的涌现,以及“由菜园到学校”等运动……

直接感受到土地的气息

爱丽丝原本对食物,也未必有多少的感觉或认识;但她至少不像许多同一代美国在二次大战后长大的孩子,是靠着工厂大量制造的罐头、冷冻或快餐食品来填饱肚子。

但真正让爱丽丝对饮食“大开眼界”的,还是在法国。她既然住在菜市场的街角,每日行经市场也就成了最自然不过的事;次数一多,就会开始漫步浏览。即使无法在室内下厨,但新鲜蔬果引人垂涎的亮丽色彩与芬芳气味,农民唱歌般叫卖声的起落,竟使得爱丽丝身处巴黎市中心,也能“直接感受到土地的气息”。

另一方面,法国餐厅的料理方式,也深深吸引她的注意,让爱丽丝觉察到那与美国大众消费式、连锁餐饮不同的质地。爱丽丝就她一次在“布列塔尼”(Brittany) 一间餐厅晚餐的经验,谈起:“我对那次晚餐一直念念不忘,那是由一位女性掌厨,她向我们宣布菜色:‘熏火腿肉配甜瓜,杏仁鱼,木莓果塔;鱼,刚从溪中捞起来,木莓果,则方由园中采下来。’而正是这种现采现作的方式,使得整个餐点可口无比,以致于在用餐完毕后,大家全站了起来,向大厨鼓掌、喝采。”

在法国的日子,让爱丽丝见识到生鲜食品的美味与现做现食的欢愉。这不仅使她对饮食有了全新的感受与认识,也改变了她的一生,更

开创出新一代的餐饮之道。

把心扉打开来学习

爱丽丝由法国回到柏克莱的时候,正是全美、甚至全世界社会运动与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运动、学生“言论自由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反体制运动等一波接着一波,全爆发出来。爱丽丝在这浪潮中,也成为学生运动的一份子。

但在诸位激进朋友忙着印制文宣、街头演讲、示威游行等活动的时候,爱丽丝却选择了另一种做法——为大家做“大锅饭”。她把在法国的饮食经验带了回来;采用新鲜的食材来做家常菜,大家全像自家人一般一起共餐。

1967 年是爱丽丝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她大学毕业了,开始教书;而且与艺术家大卫(David Lana Goines)同居。于是在往后几年时间中,爱丽丝白天上课,晚上则与一群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文艺界朋友共享她的家庭式晚餐。

1960 年代,从旧金山“湾区”到柏克莱,我们可看到有两股饮食的潮流相互激荡着。一方面,是在当地逐渐冒出一股对饮食比较在乎、比较偏向本地生产、地方风味的餐饮方式。也因此,日后成为爱丽丝长期事业伙伴之一,也是作曲家/作家伙伴的薛尔(Charles Shere)在回忆当时气氛时,也说到:“在那期间,有股把寻求正义、在地性的觉察与讲求营养等三合一的趋向,把那些人的生活共同串了起来。”

另一方面,则是耐久耐藏、长途运送的罐装或密封食物、冷冻、冷藏食品的大量涌入。二次大战后,美国的食物生产、加工、运送与行销,也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般美国人餐桌上的食物,日益由少数几家食品集团所垄断;这也是指:季节感已慢慢由餐桌上消失,该在夏天、秋天出现的蔬果,现在一年四季都买得到;但多半是冷藏过、是经过一、二千公里运送过来的。而且各种食物的种类,也愈见少样或单一化。许多不见了,一些

新的又冒了出来。这也是农业现代化工厂化后的结果,是人们餐饮方式的一大变革。

在这种局面下,想开设一家以在地小农生产、依时令种植采收、靠有机农法耕种的食材,来做家常菜的餐厅,简直有点“异想天开”。

这的确是“异想天开”!但爱丽丝有个疼爱她的父亲:他把自己房子抵押,贷款到一万美元让爱丽丝运用。她也有一群好朋友,她/他们协同出钱、出力、出点子,而且想在年轻的岁月,一起编织起一些共同的梦想。

就这样,潘立西餐厅于 1971 年正式在柏克莱市夏土克街上揭幕。或许有人会问:店名为什么叫“潘立西”? 爱丽丝会告诉你她喜欢看电影,大学时曾看过法国导演帕努(Marcel Pagnoe)的马赛三部曲的电影回顾展,潘立西是电影中一位有点荒诞、但又讨人疼的人物。把店名取为“潘立西”,也是想追忆在普罗旺斯一带清朗、欢愉的气氛,以及法国南方式美味的餐饮。

至于当初为什么要开潘立西餐厅呢? 除了在学校教了几年书后,发现自己更喜欢的是餐饮料理外,还有另一重要原因:爱丽丝想透过每日不同的新鲜菜色,来让顾客尝试另一种有别于一般的饮食方式。她也指出:“这也是蒙特梭利教学法的一个重点:让人们把心扉打开来学习。”餐厅,不只在喂饱,也在教导人们。

散发原味的料理

潘立西餐厅一开张,在餐饮界就引起一阵惊异。它料理的原则,是让食物的原味尽量发挥出来,而不是在食材上添料加酱的手艺。也因此,对爱丽丝来讲,想把食物料理的可口,最重要的一步,是用心挑选生鲜的食材。既然食材在送进厨房之前,已是完美的状况,厨师也用不着再大费周章,或猛用各种添油加醋的佐料。“对一条还带着露水、又无比爽口的胡萝卜,你还想把它弄成怎样?”爱丽丝如此认为。

可是要胡萝卜或其它蔬果、肉、乳食材爽口无比,这又有几个先决条件:它们必须是本地生产的,





■见·远

而非长途跋涉;它们必须是有机的,而非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抗生素;它们必须是季节性的,而非提早采收再经冷冻、罐装;它们必须是由爱护土地、珍惜自然生态环境的人少量多样式用心生产出来,而非由大量生产的食物“工厂”制造出来。

毕竟,爱丽丝等人认为:桌上的菜色可口,85%是因为食材本身,15%才是来自厨师的手艺。而好的蔬果食材,又是指:在适当地点耕种适当品种的蔬果,以及用适当堆肥、且适当照顾出来的蔬果,当日采收、当日料理的新鲜蔬果。

讲到这里,这下子可有点麻烦了。因为在当时的柏克莱,干净、新鲜的货源,可不容易找呢。货源不足或不定,那餐厅怎么开下去?

改弦易辙?挂羊头卖狗肉?这些在台湾常见的手法,爱丽丝这伙人或许还没那么的“聪明”,竟然不会用!她/他们仍然坚持既定的原则,只是得多费些劲来弥补货源不足或不定的漏洞。

在头一、二年,大伙也试着搞些“求生术”:派专人收购采买,去找寻附近一带最新鲜的蔬果鱼肉,或在自家庭院或阳台上开辟菜园…等。后来她/他们又发现可与当地农民签合约、订购。这发展到目前,在柏克莱市一带已有60多家农户与潘立西餐厅合作,依有机原则定期供应餐厅所需的食材。爱丽丝在多年后感叹:“潘立西餐厅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天真无知在无形中应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啊!”而餐厅与在地农户的紧密关系,到后来也发展成一些新的制度:“由菜园到餐厅”、“农民市场”…等,这也带动整个地区新的饮食风潮与地方绿色农产业的兴起。

即使食材的来源逐渐稳住,但潘立西餐厅其它方面的事务也不能忽略。在具体经营上,爱丽丝有个想法:“法国许多一星级的小饭馆,正是我理想中的餐厅。我真的这么认为。我不想有个华丽、花俏的餐厅,虽然我对这类的餐厅很钦慕与欣赏。我只想有间由大厨来主持的小餐厅,室内有美丽的花朵,所有的食物都放在台桌上,因此你可亲眼看到当天吃的有什么。我只想有个单纯纯的场所。”

至于客人呢?客人们都可成为好朋友,大家坐下来享受食物的同时,也可讨论当天的时事,然后带着“绝佳的餐饮经验”离开。

产品身份证

潘立西餐厅除了透过具体的餐饮,传达出

“食用本地生产的、当令的食物,而且是全家共餐”等讯息外,它还有一种独到、开创风潮的做法:

1. 菜单上注明食材的产地:像“薛尔顿农场饲养的鸡,蒙特罗契的羊乳酪沙拉,烧烤库柏河中的食材配上亚奇玛山谷来的芦笋。”这份菜单会让你想到什么?

一方面,我们会看到顾客可具体、清楚的了解她/他们所享用的食物,是从哪边来的。这也是种自创产品、产地的身份证的方式。

另一方面,我们也领悟到餐厅尊重农民生产作物的心意。正是因这些具体的农民的用心用力,才有这么美好的食物。作物生产者,不再是遥远、模糊的,而是一个个就在生活周遭,很具体的身影。

2. 每日只出一套菜色,价格固定;那可容纳50人的潘立西餐厅,只做晚餐;由六点到九点半,菜色每周事先告示、每天不一样,但当日菜色只有一种。

餐厅每日、每周依时令的生产而提供什么,顾客就只能食用什么,别无选择。每周一有三道菜,周二到周四有四道菜,周五、周六是四道菜加开胃酒,周日休息。

这也表示:来到潘立西餐厅,就得对大厨师傅、对工作人员有所尊重,对餐厅所坚持的原则表示敬意。

维护餐厅的尊严,而非客人要什么就提供什么。这也是潘立西餐厅独特的经营原则。

事情说得这么美好,难道潘立西餐厅一开张就门口是“车水马龙”,一“发”不可收拾?

倒也未必。在经营的头七、八年间,潘立西餐厅一直是靠亲朋好友的协助撑了下来。虽然它在餐饮界有一定的名声与风格,但要能开支平衡还得到1979、80年,而且是以它用法国南方家庭式料理方式来处理新鲜食材,带动起“加州美食”(California cuisine)的美誉与风潮。

像在1975年,贝兹(Caroline Bates)在“老饕”(Gourmet)刊物对潘立西餐厅有如下的评论:“那儿的食物往往令人惊喜。她/他们在从事一些有趣、实验性的东西。桌上安排了花朵,毫无瑕疵的新鲜水果以及明亮的水果塔等,这一切显示出这间餐厅在艺术方面的偏好大于料理手艺。”

1980年在经济状况好转下,原本是地下室潘立西餐厅也“扩大营业”,在一楼加开了“小吃部”(Cafe)。客人可边吃边看到在开放的厨房中,大厨怎样烘焙比萨,怎么搅蛋,怎么现做沙

拉。菜色,当然也是依当季生产的食材而每日不同。

1984年女儿芬妮(Fanny)出生一年后,爱丽丝便在附近开设“芬妮小吃”(Cafe Fanny),让客人站着享受鲜美、温馨的早、午餐。

一般人,如果“生意”做大了,通常就会想再做大,再扩张。然后,往往是过不了多久,有些东西就会变质,服务会变差或闹内哄。爱丽丝等人倒没朝这条路上走,她/他们原本就不是生意人,而且也不像一些人:一旦赚了钱、有了些名气,人就变了;给自己找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把原来的想法丢在一边,唯利是图了。她/他们没有这样做,十几年都这样走下来了。当有更多能力时,就去做更多的事。

由菜园到餐厅

有鉴于健康饮食的方式已在加州、在全美蔚然成风,有鉴于对新鲜食材的需求量日增,有鉴于全美小农在1980年代初的生计日益困顿,或有鉴于……爱丽丝这伙人一方面强化潘立西餐厅与小农生产者的依存关系,这也带动起美国许多乡镇市中餐厅与在地小农的新的、直接的连结。另一方面,她/他们也致力在各处推动“农民市场”,让在地生产干净蔬果、肉、乳产品及加工品的小农,能定期在街上的临时市集销售自己新鲜的农产品。而整个方向,是朝着永续农业的路上迈进。

就菜园与餐厅的重新扣合,爱丽丝也于一篇文章中写道:“潘立西餐厅主要是靠寻求干净的食材而形成自己的风格。这种寻求以及我们一路下来所发现的事,也形塑了‘我们在料理什么?以及我们到底是谁?’这种寻求让我们察觉到——这个餐厅终究得靠着土地、海洋与整个地球的健康才得以生存下来。”

潘立西餐厅的做法,没多久也渲染到欧洲的餐饮业,包含像“欧盟”15国、由2500位名厨师组成的“欧洲白厨帽协会”(Euro-Toques),也于1986年决议朝向采用在地小农生产的农产品;这主要是因只有在地小农,才能生产出更多样品种、更具地方特色,以及新鲜的产品。对整



个餐饮业界,这是个很重要的突破。

“校校有菜园”

然后,到了1996年,爱丽丝等人在潘立西餐厅成立25周年之际成立了“潘立西基金会”(Chez Panisse Foundation)。基金会主要的任务,是“经由支持那些能促进永续农业的文化与教育活动,来建立一更康健的社会。”

“潘立西基金会”与柏克莱的金恩国中合作,成立“食材园计划”,把学生亲自在学校菜园的耕作、在餐厨料理与共餐的食材料里,全纳入教学课程中。这种“从种子到餐桌”的计划,后来也一步步由柏克莱市、甚至加州公立学校教育体系所采纳,推广到全州。而美国其它的州郡也

逐步加入这“校校有菜园”的运动。

基金会另外也与“旧金山社区监狱”合作,让出狱的人,在政府提供的土地上开辟菜园,种植蔬果。人一旦有了工作机会,重返牢狱的可能自然也就降低。至于仍在牢中的人,也来耕种。干净、新鲜的产品,可提供给需求量益大的“加州美食”式餐厅与一般居民。另一方面,基金会也与一些如耶鲁大学等的学校合作,推动各级学校的“由菜园到学校”运动。

2000年起,爱丽丝又投入一项新事业:她受法国“卢浮宫复合体”(Louvre Complex)装饰艺术博物馆主任大卫·威尔夫人(Mme. Helene David-Weill)邀请,在博物馆后方经营一座可容纳330人的餐厅。

这对爱丽丝这位美国人来讲,可算是莫大的荣耀。由美国人来告诉法国人怎么饮、怎么食?这几乎是“天方夜谭”啊!

爱丽丝对这餐厅的想法,在经过集思广益后,倒也日渐具体,它应是:“一座平台、一座展示场、一间教室、一所植物园、一幢实验室与一片花园。简言之,这得是个餐厅形式出现的艺术装置,而来表现出食物可给予人的美好感觉、让人们愉悦的餐饮,并与那把愉悦与永续农业衔扣的关系发生共鸣!整体中的一切,由菜单到布置,都会清楚呈现这些食物是从那儿来的,是怎么栽培的。



■见·远



■见·远

一切的焦点,都放在食物方面,而且让饮食成为充实心灵的经验。在卢浮宫的壮丽气势中,这餐厅一定要让人觉得亲切,而且具农场的、土地的与市场的气息;它得呈现出在那儿工作的工艺师傅、厨师与服务人员的人文芬芳。”

总言之,爱丽丝是想透过空间博物馆的餐厅,来唤起人们“对食物与农业、食物与艺术及文化的关系”重新体认。

除此之外,爱丽丝与朋友在过去近十多年间,也出版近十本有关餐饮、料理的书:《潘立西蔬菜》、《潘立西沙拉》、《潘立西烹饪》等。但书中的重点,与一般食谱不太一样,像在《潘立西水果》书中,它会告诉你何种水果会在哪个季节收成,怎么辨别水果成熟与否,如何来挑选不同种类的水果,而且还会与你说明买水果,就应去找在地、有机生产的水果店/摊的道理。

当然,对“慢慢吃运动”[2]的支持、对环保运动的投入、对任何相关饮食、食材议题的关切、对永续农业的呼吁,都可看到爱丽丝与他许多朋友的心力。

三十多年这样走来,他/她们或许只是想圆一个年轻时的梦:“我们在餐桌上对饮食的选

择,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整个世界。而且我们可以更清楚自己是谁。”

芬芳不停的卷动

故事,可以不停地讲下去。但我在此,以爱丽丝一个亲身经历作为本文的终结。爱丽丝有一次搭乘飞机,带了一篮子由朋友园中采下的草莓。航行中,草莓的清香逐渐四溢到整个机舱。

突然间,全机的乘客纷纷跑来向爱丽丝要一粒草莓来尝尝,还没飞到终点,整个篮子已空了。

另有朋友听到爱丽丝诉说她这段故事,打趣道:“潘立西餐厅就像那篮草莓,而整代的美国人也被它扰动,改变了原本的餐饮方式,加强对食物的感受。”

只是,我这时回头来想想:“那我们在台湾到底每天是在吃些什么?我们究竟是怎么吃的?”

然后,觉得自己心情突然有些怪怪的……

※ 仅以此文纪念那于2004年9月16日离世的傅培梅女士。她在电视上的烹饪教学节目,她出版的食谱,让我这从来没真正吃过的人,都觉得食物可以是这么的美妙。

■舒诗伟 台湾中原大学教授,新竹县北埔乡大隘文化生活圈协进社总干事,青芽儿永续教学中心主持人,亦是《青芽儿》杂志的主编。《青芽儿》是公益性的双月刊杂志,内容以关怀农村、农业以及整个社区的永续发展为主。

■注释

[1] 该文摘自台湾大隘文化生活圈协进社青芽儿永续教学中心《青芽儿》杂志第9期,这里所提到的“金恩国中”的故事在杂志第8期曾有所介绍,亦与本文介绍的潘立西餐厅有关联。

[2] “慢慢吃”运动反对按标准化、规格化生产的汉堡包等单调的快餐食品,提倡有个性、营养均衡的传统美食,目的是“通过保护美味佳肴来维护人类不可剥夺的享受快乐的权利,同时抵制快餐文化、超级市场对生活的冲击”。这项运动始于1986年,意大利美食专栏作家和社会活动家CARLO PETRINI向世人提出“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要这么快?”“即使在最繁忙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享受家乡美食。”3年后,“国际慢慢吃运动”在法国巴黎正式启动。20多个国家代表签署了《慢食宣言》,坚持不懈地鼓励人们放慢节奏、享受生活,不接手机,不看掌上电脑的信息,在放松的环境下享用精心烹制的食品。



南山云起北山雨

舒萌





我新近搬家住到了北京郊区。新居在一层,紧连着阳台有一个不到 20 平米的小院儿。虽然只得这巴掌大小的一块地,但是朋友们都说,在北京这实在是一种奢侈。

我和爱人一直向往远方的青山绿水,愿意亲近土地与五谷,喜欢流汗劳力自耕自种的生活。但是我们尚没有这样的勇气和智慧,可以从原有的生活轨迹中哗地跳出来,还能够平衡身内身外事,所以只有暂时在这小小的园子里,奢侈地享受着亲自生产食物的辛劳与乐趣,体味着其中的耕耘三昧……

(一)

二月十五日,立春十二,东风解冻,地气始通;翻地。

土地像石头一样硬,一锹下去,只铲起些许浮土,再一锹下去——废砖头、瓷砖片、水泥块、生锈的铁管……这些长相丑陋、奇形怪状的家伙就从地里一个接一个地被发掘出来,水泥灰渣混合着泥土,直到地下 1 米多深的地方才销声匿迹。

劳动了一整天,清理出来的土地还不到三分之一,手上的水泡热辣辣地痛着,我停下来,望着堆在一起足有半米高的建筑垃圾发呆,渐渐觉得沮丧起来。我有心理准备要与蔓生的野草奋斗,要与板结的土块奋斗,却没有想过一切要从一堆工业废料中开始。

盖完楼剩下的建筑垃圾原来是这样被秘密地掩藏起来。小区里的绿化在几天之内速成,土地平整干净,绿草茵茵,完全看不出曾经被粗暴对待的痕迹。从远处运来的高大树木,他们的根系在这样的地下漫游探索时会不会感到惊讶?——他们何曾触摸过这样的土壤,何曾见识过城市的钢筋铁骨。

我想起自己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原本也是农田。耕地变成了我的房子,在制造了大量垃圾后,再也不出产活生生的东西。农民失去了土地,很多人靠着卖地的钱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困顿在城市的边缘,既无法融入也再回不去。规模与速度史无前例的“城市化”以如此切近的方式碰触了我的生活。这个自娱自乐的小园子不过是城市以无以伦比的气势吞噬了乡村后吐出的一点残渣,

是开发商在销售楼盘时唱出的高调。我受了蛊惑,拥有了这个园子,心满意足,自以为离自然更近一些,但或许是离得更远了……

很多看似美好的东西,深入挖掘下去,也许是另一番面目。城市繁荣的背后是乡村的凋敝;充裕乃至过剩的食物背后是对食品安全的隐忧和土壤的渐渐死亡;超市里越来越丰富的蔬果品种背后是生物多样性[1]的减少;而日益兴起的认证背后是我们已经丢失了很久的最基本的信任与道德底线。

很多时候看不清,不察觉,只因这层层密密分工细致的社会结构,繁巧得让人参不透其中的因果。即使参得透,这庞大的文明社会却如米诺斯的迷宫[2],进去了就怎么也出不来。而我们的生活,又有多少能掌握在自己手里?

每天奔波在城市的人车洪流中,忍受着污浊的空气,拥挤的道路和过度的工作,无非是对将来的生活存着希冀,或者至少要保持目前的生活水准。却只怕我们终将被梭罗一语言中:直到面临死亡时才发现自己原来根本没有生活过。

思绪渐渐飘忽起来,眼角的余光瞥见几只小虫,正晕头晕脑的从刚刚翻起的土堆里钻出来,慌慌张张地转着圈子。暮色渐浓,晚风传来阵阵寒意,我轻轻吸了口气,又开始想该如何处理这些建筑废料,却是倚锄四顾心茫然。

突然之间,灵光一闪:反正小院子总要做一点基建,铺路啊、分隔功能区域啊等等,何不留着它们派上些用场呢?也算是物尽其用。心到手到,趁着还有点余光,立刻拣了几块碎砖头 and 水泥块,试着铺了一小段路。摆弄来摆弄去,居然让我拼出好几种花样。看着自己的双手将废物变宝,心里着实有些得意,刚才的沮丧已经在找到几块趁手趁脚的砖头后消失的无影无踪。

原来总还是有些东西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简单的快乐、珍惜物力、用心躬身来生活。在很多不能把握中把握住自己。

并非要执著于某种生活的形态或特定的内容,有时,接纳现有的环境,尝试着去求得某种平衡也是一种智慧。因此自省不是为了自我折磨,只是希望自己能在这样安逸的生活里,浑浑然的自喜中多一分警醒,时常提醒自己去看看表象背后的东西,在生活的细节里去了解各种息

息相关的环节。因了解而生爱惜、怀感恩。因爱惜、感恩而舍去太繁复的生活、太多的欲望,拾回生活的本来面目和自然的味道。

晚上回到家,倒在床上,很快就酣然入梦了。这一觉睡得安稳踏实,再没有心思去多愁善感,没有精力颠倒妄想。忘记在哪里看过,那人说流汗以后甜美深沉的睡眠就是对劳动者最好的报偿。

(二)

三月十八日,惊蛰十四,天气回暖,草木萌动;施肥。

翻过的土地不那么硬了,但是灰黄色的细土面儿又干又散。这样的土缺少微生物和有机质,生机不起,苗木不秀。健康的土地才能种出健康的作物,现代农业使用了过多的农药化肥追求高产,却忘记了根本——土壤的活力与生态系统的健康。没有这两样,我们最终会什么都生产不出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健康农业,养地第一。眼看播种在即,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做准备,只好临阵磨枪,找一些能够迅速分解的材料来喂地,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仲春时节,蒿子一类耐寒的野草已经快速生长起来,是提供氮肥的好材料。还有去年冬天半腐的枯草、落叶,虽然不如青草分解得那么快,却因为含碳量高,能够在有机物分解过程中很好地锁住氮元素,避免肥力的流失。一大早,我就来到房子后面的一片苗圃地,展眼望去,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下,枯草金黄,新草嫩绿,心里一下子乐开了花——以前看它们从不觉得出奇,现在却发现这里简直是遍地黄金。这么多黄金,还不快捡!手忙脚忙地将新草旧草、枯枝落叶一股脑地塞到麻袋里,不一会儿已经得了涨鼓鼓的两大袋。

如此往返数次,已经采集了足够的材料。接下来,是将新鲜的蒿草与干草叶剪碎,混合好,翻埋到土里,再浇上几遍水。后面的工作就交给我的免费长工——微生物和土地里各种各样的小虫了。它们负责将这些有机物及土壤中的各类元素分解成植物容易吸收的养分,同时促成土壤团粒[3]形成,让土地变得松软肥沃。除了用

草做肥料,我还有一桶厨余,是从去年秋天开始,将厨房里的瓜果皮屑尽数收入其中。现在已经基本腐熟,变成了黑色的粉渣,正好派上用途。

这些东西原本都是城市的垃圾,在我眼中曾是无用之物。但是换一种眼界,态度却可以有如此不同。有用无用,无穷妙用,谁说不是在一心之间?

这些年做了一些与“社区为本农业”[4]有关的工作,很多时候都会有类似的感触。我们所推动的“社区为本农业”,本质上的想法类似于小农经济式的自给自足——小规模多样化的生产立足于人与环境的健康及相互之间的和谐,并且首先满足家庭及本地区的需求。小农经济一直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常常听到有人质疑,这是不是一种倒退,似乎只有大规模产业化发展才是光明正道。却不知我们这群痴人,正是人之所弃,我之所珍,在很多人想要完全消灭“小农”的今天,我们反而觉得传统的农业思想和交换方式里蕴涵着无穷的宝藏。化肥代替了农家肥后,人们经历过高产的欣喜,却也看到一连串不良反应。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种替代,反思其中的得失,又回过头来再次提倡农家肥的使用。与此类似,越来越朝着商业化、产业化与全球化方向发展的现代农业,其所引发的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绷紧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谁说回归农业最基本的使命,回归自给自足,回归简单朴素的互助与交换就不是缓解乃至解决问题的良方呢?

大的不说,只看身侧。听过很多亲友抱怨,说现在已经没有东西能吃了,再不敢买各种各样的加工食品,尽量自己在家煮食,但是粮食蔬菜怎么办呢?农药残留、亚硝酸盐、重金属超标、工业废水浇灌的毒菜……不能不吃,如何敢吃。

我也曾一度惶惶终日,直到后来有机会亲自走访农村、拜访农民,才停止了抱怨,转而开始思考:为什么农民不得不使用农药化肥进行生产,即使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健康受到了巨大的损害?为什么大部分农民如果不是去搞一点第三产业,不是去城里打工,而仅仅从土地里刨食,即使辛劳终年也难以维持生活?为什么从“绿色革命”[5]以后单一化种植的产量显著提高,而世界范围内的饥饿问题与几十年前比





却没有得到改善,同时中小农民的生存越来越困难,城市消费者也越来越得不到食品安全的保障?

我和如我一样远离土地的人们,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到食物的生产中,看起来只是无辜的受害者,但是在目前城乡二元化的制度体系中,在农村不断向城市输血的过程中,难道我不是既得利益者?在我生活所依存的大背景之后,难道不存在对人和对自然的过度剥削?——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结果就是这种剥削的某一部分最终以食品安全的形式返还回来,完成了它的恶性循环。

渐渐开始明白,不管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其实都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同是参与者,也同是受害者。

作为参与者,我不曾意识到自己的参与。作为受害者,除了抱怨以外,我又何曾为健康的土地、健康的食物付出过积极的努力?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找遍整个世界的责任,回过头来还是要面对自己每日的生活,改变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我想要回到食物的源头——土地,想跨过曲曲折折的中间环节,与直接生产食物的人面对面的交谈。我们工作在一线的伙伴们,有些人去了乡村,亲自耕种,同时鼓励农民进行多样化的有机种植,帮助他们成立合作社进行生态农业的尝试;有些人组织城市里的消费者到周边农村与农民结成稳定的合作关系,请他们用健康的方法进行耕作,长期购买他们的农产品,同时一起参与一些农村建设。如此,农民不再受到层层盘剥,能获得相对合理的报酬,同时得到稳定的客户,即使菜的样子不好看,产量不是很高,仍然能有生计的保障。而城市人也可以获得健康的食物,有机会亲近土地,亲近自然。在这里,无需第三方的认证,而是靠着相互的给予和支持,靠着真诚建立彼此的信任。尽管在大环境下,这一点尝试距离理想中以社区为本的健康农业还很远,但至少已经靠近了农业的本来面目——保障人与自然的健康。

不是不可以去超市买有机食品,只是这样的便捷快速,完全不需要付出时间与心意的方式仍然让我心怀忐忑,也无法确认,这样做究竟利益了谁。经历过与农民一起在田里劳动,一起在树荫下乘凉聊天,一起等待收获的时间,感受他们生活中的艰辛与快乐,学习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只有经历过这些,才能体会到食物里所包含

的对人、对土地的情谊。而这情谊,于我,比食物健康本身更珍贵,是我在产业化的农业当中,在超市里的货架上完全触摸不到的农业的灵魂。

(三)

四月八日,清明五,生气方盛,桃红柳绿;播种。

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播种的时刻终于到了。种子种下去的那一刻,心中充满了期待,又有些惴惴不安,每天总要跑出去好几次,看一看褐色的土地上,是不是有一点绿突然之间就会探出了头。即使是同一只瓜上留下的种子,都会各有各的脾性,一样的下种,一样的浇水,有的总是急不可待要钻出来看世界,有的则是慢慢悠悠的要先在地下探索一番,还有的也不知是怎样得罪了她,一声不吭地就自决于人民了。

会不会发芽呢?每年这个时候,心里都会无数遍的重复着这个问题。而每当此时,就总会想起日常老和尚的故事:

日常法师在台湾剃度出家,后来带领一群弟子,成立了“福智”团体,以佛法为依凭,凝聚众志,推展各项志业。某日黄昏,老和尚与弟子在福智教育园区内的农田散步,遥望远方白鹭成群结队。此时,随行的一位法师跟老和尚说:“附近不远处的农田使用农药,有人看见一群白鹭飞到田里,站一站、吃一吃,没多久就都死在田里了。”

老和尚听到这件事后,一路上沉默不语,回到卧房就开始哭泣,后来就嘱咐弟子,推动有机农业,希望天下众生都得到安祥。

因为这样的因缘,福智团体在1997年正式成立了慈心有机农业发展基金会,当时老和尚拿了两百万元给基金会董事长,说:“这些钱你拿去,如果众生有福报,就可以营运下去,如果众生没有福报,赔光就算了”。

当时大家都没有经验,一路困难重重。其中一个农场,因为在开始有机耕作之前曾经长期使用农药化肥,土质非常差,地力贫瘠,播种下去的绿豆不是无法发芽就是营养不良,眼看心血尽付尘土,有人提议使用少量化肥救急。针对这件事,一位弟子请教日常老和尚。老和尚却回答:“绿豆长不出来就长不出来,为什么要长得出来”?当时大家心里所求的是:让长不出来的赶紧长出来,谁也没想到老和尚会问:“为什么要长出来”。徒弟向老和尚反应实情:目前租田的成本、种子、农

具的费、有机肥料等等下来,一个月就要几十万,实在是责任重大。

老和尚便说:“这不是责任重大,而是‘功德无量’!我们这样做,众生都可以在这里安然、和平相处,都可以快乐的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面,如果一次应急、两次应急、三次应急,让我们种出东西来了,每一次都种得很成功,结果这是最大的失败!我们基金会那些钱,以后也许全部都投入土地上,用光了就用光了,也许菜还是长不出来,可是已经成功了。”

今天,慈心的有机商店和有机农场已经在台湾遍地开花,也带动了全台湾有机事业的发展。当初长不出来的绿豆已经开花结果。[6]

一直都很喜欢这个故事,也折服于日常老和尚随缘不变的智慧。很多人问过我,推动“社区为本农业”到底有多大作用,可以解决多少农民问题和多少人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有很多人告诉过我,这是太过理想的做法,现代农业尽管问题多多,但大家还是要这样才能吃饱肚子,从常规做法转型成有机种植有太多实际的困难。

我也一度被这样的问题纠缠,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然后我看到这个故事,心中便生出许多感慨。我们啊,既没有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洒脱,也失却了择善固执,根本不变的执著。我们太容易说,而不能实行,太想看结果,却不愿意在过程里有所担当。

■舒萌 北京公益小组瀚海沙核心成员,曾是社区伙伴CSA项目工作人员。

■注释

[1] 目前全球贸易让我们可以吃到越来越多来自遥远地区或国家的粮食蔬果。但事实上那些由全球经济系统及其超级市场所提供的自称是多样化的食品是建立在生产者被迫采取的单一化生产模式上。我们所看到的选择范围的扩大,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真正的农业多样性正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丧失。中国在1949年还有上万种的小麦品种,到了70年代只剩下1000来种。在上一个世纪里,全世界大约丧失了75%左右的农业品种。对于未来的食品安全而言,这种趋势是一种不祥之兆。因为单一化种植的农田更容易受到病虫害和枯萎病的侵害,所以,当世界上大部分可耕地都逐渐种上品种相同的农作物时,它们所要冒的风险也就成倍地增加了。

(摘自Norberg-Hodge H., Goering P., Page J., (2001) From the Ground Up: Rethinking Industrial Agriculture. London: Zed Books Ltd.)

[2] 出自古希腊神话。相传在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叫米诺斯的国王修建了一座王宫,其中有无数的宫殿和纵横曲折的通道。每一个进入王宫的陌生人都会迷失在官中,再也别想出来,因此被称作米诺斯迷宫。

[3] 富含有机质、适合栽种的松软土壤,是由无数细小团粒构成的。微生物活动分泌的黏液,加上土壤动力——如水分流动等因素,促使土壤中的矿物质单粒聚集在一起,形成一颗颗的团粒。团粒可以含蕴水分,又具有水分、空气流通的空隙,适合植物的生长。而使用农药化肥的土地,会杀死微生物,使土地板结,同时拘禁了土壤中的微量元素,植物虽然看起来很大很漂亮,其实只是虚胖而已,没

《讨山记》里阿宝[7]说:“我何尝不知道一己力量的薄弱,所能改变的现状有限;然而这不是使命,是籍着理念的实践,平衡内在精神的动荡。……山河大地自有它深奥的法则和不可思议的力量,来平复或反击人们加诸它身上的创伤。大自然何尝需要人去成就它什么?只怕是人需要一种信念来成就自己——我就为了自己而来。”

我也是一般的想法,一般的心思。从没有期待太多,想得太宏远,无非是希望自己不仅用脑更能用脚走路,与身边的良师益友一起结伴而行。当我在恢复了传统耕作方法的水稻田里又听到虫蛙鸣叫,看到城里的孩子也有机会接触土地,玩得不亦乐乎,收到从远方传来消息,说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开始返乡了,我知道是有什么东西在慢慢改变,不止是看到的,不止是听到的,还有我内心的急迫与焦灼,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平复下来,我把这样的宁静与踏实,希望与感动也带回到了自己的生活里。

那些关于能够产生多大作用,是不是现实的问题,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只是不再被它们困扰了。我开始相信,自己在生活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别人的困窘是一体不二的。我开始明白,当我改变自己的时候,世界就已经在改变了。那禅诗里不是说过吗:若人问着曲因由,南山云起北山雨。



有营养,味道也不浓厚。

【4】关于社区为本农业的概念请参考“关键词”栏目“社区为本农业与共同购买”。

【5】第一次“绿色革命”在世界范围内从 40 年代开始,到 60 年代达到顶峰。是指原生品种渐渐被杂交的改良品种代替,传统农业渐渐向使用化肥、农药的现代化农业转变以增加产量的历程。而现在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则是指试图利用包括基因改造技术在内的生物科技解决病虫害问题、进一步提高产量并改善食物品质的尝试。

【6】以上内容摘编自福智之声于 2006 年出版的《有机·光复大地见生机》一书。

【7】阿宝,台北大学中文系毕业,有过在杂志社、泰鲁阁国家公园工作和云游的经历,2000 年她选择上梨山做果农,想在实做中学习这个领域的专业,用善待土地的方法耕作。后写成《讨山记》一书,讲述她在这个过程里走过的心路历程。可参考网站 <http://www.love-mountain.com/>

链接

土壤:孕育万物的摇篮

健康来自肥沃的土壤

富含生机、适合栽种的松软土壤,是由无数细小团粒构成,其中百分之五十是固体,百分之四十五是气体和液体,百分之五是有机物质。有机物质的存在,使土壤成为生物活跃的大舞台,其中数不清的微生物,是所有动植物残骸、排泄物等有机质的最终分解者,除了将有机物分解成植物可以吸收的养分外,也把土壤中禁锢的元素转换为能被吸收的状态。土壤中丰富的生命蕴含著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循环,也使土壤成为孕育万物的大摇篮。

健康来自食物,食物来自土壤,没有肥沃的土壤,就没有营养丰富的农产品,也就没有健康的身体。被史怀哲医师誉为医学史上杰出奇才的葛林森医师,在其所著《癌症治疗》一书中说:“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著想,这是改变农业耕作与食品加工方法的时候了。从有机物含量丰富的土壤中所生产的蔬菜水果营养价值高,可以防治退化性的疾病,包括癌症在内。”

土壤是文明发展的根本

考古学家证明,土壤是许多古老文明兴衰的主要原因之一。福农·卡特和汤姆·戴尔在《表土和文明》一书中指出:“每当土壤流失的严重性破坏到一个文明的生产力时,该文明即会毁灭。”

二百年前,美国大部分的土地至少有九寸厚的土壤,今天大多数农田的土地壤厚度已降至六寸左右,而且还在加速流失当中。自然界得花数百年时间,才能形成一寸厚的土壤,而以美国爱荷华草原地的土层为例,平均约十九年即损失一寸土壤。

现代农业对人类及环境的影响

现代农业拜科技之赐,藉由机械化及化学农药、化学肥料之助,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节省劳力、成本,又能提高品质、克服传统农业受环境制给的困境,很快就取代了传统农业。但是现代农业、基因工程等,所造成的副作用和无法预知的危害日趋复杂,例如恶性肿瘤、土壤劣化、土石流、水源污染、生态失衡等等。

另外,农业价值观的扭曲,也冲击了代代相传的农村纯朴文化。早期农民那种顺天敬地、与自然天地共生共存的人文精神,依凭化学科技,如今转变为人定胜天、掌控自然的心态;以前那种少欲知足的俭朴生活、人与人互助互信的优良传统,也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竞争与对立。

(摘自福智之声于 2006 年出版的《有机·光复大地见生机》一书)



艰难的回归

——学院的农业之路

·郝冠辉·



学院的麦田



有机农业——一个西方化和商业化的词汇

讲到学院农业发展的思路,我们必须从头说起。我们之所以要做有机农业,是因为近三十年来,以农药、化肥、杂交种子为代表的化学农业,几乎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推向毁灭。在学院举办的生态农业交流会上,一些老农回忆了农药、化肥的推广过程,最初老百姓是排斥这些东西的,其刺鼻的气味,使农民觉得它们对生命是有害的(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然而有关部门却有点强行地把这些东西扔到农民的土地上,因为它们代表着进步,代表着农业的现代化,如今,农民已彻底接受了这些东西。三十年前,他们觉得“这点化肥能有什么用?”今天,当我们决定不用农药化肥时,村里的老农已经不相信我们能种出庄稼。

众所周知,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已引发了诸如环境污染、土壤板结、生物多样性下降、种地成本升高、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我们看到这样的农业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持续的。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想找出一种解决方案,因为在现有条件下,不使用农药化肥是要减产的;我们又不能只对农民谈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这些东西,虽然农民也懂,他们是亲眼看到了几十年来农村环境所发生的变化,但当全世界都在追求“现代化”、追求“发展”的时候,你怎么能期望农民自己遭受损失来承担“可持续”的重任?如果要推广可持续的农业方式,我们只能以金钱为“诱饵”,所以理所当然地想到了“有机农业”,因为现今有机食品的价格是非常高的,完全可以弥补因为减产造成的损失。然而,有机农业其实是一个西方化和商业化的概念,虽然有机农业起源于中国传统农业的生态循环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但在西方的推广中它已经被技术化了,而且必须有严格的记录并认证,你生产出的食品才会被称作“有机食品”。农民是没有记录的习惯的,单户农民也无法承担昂贵的认证费用,而且即使把农民组织起来做了认证,你也无法保证可以按有机食品销售,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河南兰考县南马庄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用健康的农作方式生产无公害大米,在最初生产时他们根本没有考虑销售问题,认为只要生产出了好的东西就会有人买,结果却在闯市场时碰得头破血流。他们把大米拿到北京来卖,一开始根本没有人认,甚至连销售渠道都找不到,按照普通大米来卖又实在不甘心,毕竟他们为此付出了更多的辛劳汗水。后来还是通过公益组织,由很多关心农村问题的知名学者帮忙宣传,做担保,联系媒体,才最终将大米销售出去。但毕竟不是每一家农民合作社,每一种产品都有这样的幸运。

社区为本农业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老师讲我们今天的世界基本上是在西方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笼罩之下的,从我们农业的发展思路上看也确实如此。为了解决来自西方的绿色革命的问题,我们从西方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里面拿来了一个词“有机农业”;为了解决有机食品销售难的问题,我们又从那里拿来了一个词“社区为本农业”,虽然我们觉得这个词有些城市中心主义,把它变成了“城乡消费互动”,然而在形式上仍然基本上是社区为本农业的做法。

“社区为本农业”的概念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源于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当时的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无农药化肥污染、经过较少加工),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建立经济合作关系。由此可以看出,社区为本农业是一场消费者运动,是一些发达国家城市居民生活得到了普遍提高之后开始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的产物。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消费者是“上帝”,当“上帝”联合起来找生产者要买东西的时候,事情就容易的多。而在中国,即便是最发达的北京,绝大多数居民还在为买房而焦虑的时候,为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焦虑简直不值一提。所以,其实我们的社区为本农业是反过来做的,是农民生产出健康食品以后“求”消费者购买,这就是为什么南马庄的大米那么难卖,即便在诸位学者的努力和媒体的大量报道之后终于“感动了上帝”卖出去了一些,南马庄合作社却一直处于亏本状态,因为在消费者组织起来进行购买时,很多成本是由消费者支付的,而现在我们却不得不由生产者来支付。



一家只得一小块的中国稻田



一望无际的泰国稻田

所以,现在我们在北京组织文明消费者合作社[1]是正确的,因为社区为本农业本来就是一场消费者运动,你要想做下去就得从消费者入手。

泰国经验

由上可以看到,当我们用西方的方式解决由西方的发展方式带来的问题时,道路却越来越窄:目前我们的有机农产品走主流的市场仍然很困难,我们又不能等着中国的消费者在未来的某一天终于开始为食品安全而担心,我们似乎走到了一个死胡同。

2006 年 5 月,我们考察泰国“米之神中心”所看到的经验,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他们并没有告诉农民说他们推广的是有机农业,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以无法把握的有机食品的高价格来吸引农民,他们是通过技术研发得以做到即便不用农药、化肥、杂交种子这些东西,也可以使稻米的产量达到和常规农业一样的产量甚至更高,这样即使无法卖到有机食品的价格,但由于不用农药、化肥、杂交种节约了生产成本,所以推广的很好,这让我们认识到技术研发是很重要的。

2006 年 11 月份,我们举办了第一次生态农业交流会,借鉴了很多泰国的技术及他们技术研发的思路,交流会基本上比较成功,农民朋友们都觉得很棒,我们也很高兴。交流会结束后,我踌躇满志,写了一份总结,并且展望了学院农业的发展,香港岭南大学一直关心国内农村建设的健芝老师看后回信给我说“相信学院的农业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那时我也坚信如此,然而 12 月底到湖北三岔的调查改变了我的看法。“米之神中心”的技术推广之所以在泰国做得较好,是因为泰国每户人家有几十亩的耕地,如果采用这些技术,他们每年可以节省近万元的开支,而且泰国稻米的商品率较高,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在中国绝大多数地方,人均耕地是很少的,以三岔为例,每人只有四分水田、五分旱地,所产粮食,只勉强可以自给自足;或者说农业种植已经不



■行动者·专栏

再是农民经济生活的中心,农民种粮只不过是保命而已,他们会尽量在这上面投入最少的时间,而把主要的时间与精力放在外出打工与经营香菇、木耳这些高经济产出的事情上。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用农药、化肥这些东西,与其说为了增产,不如说为了省事。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农民种地是不核算劳动成本的,这次的调查我们发现农民其实是核算这些的,尤其是当这些劳动已经可以拿到市场上卖钱时。实际上三岔是可以一年种两季作物的,但现在大多数人只种一季,因为劳动力成本太高,已经不合算了。

所以我们看到,泰国的经验虽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但实际上是无法完全在中国复制的,即便我们通过技术研发使小麦、玉米、水稻这样的粮食作物达到了常规农业的产量,我们也不一定就可以像他们那样推广的很顺利。

安迪斯农民科技协会——向传统的回归

2006年10月,健芝老师带安迪斯农民科技协会的Jorge来访,与Jorge的交流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依照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体系,我们是无法帮助农民的,我们必须学会倾听,去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和文化……要想帮助农民,我们必须首先向农民学习,我们的技术必须根植于中国几千年来农业文化和生活!如果认为仅仅简单地照搬国外一些地方的经验及其知识技术体系就可以帮助农民,那么,我们无疑是轻视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

所以,我把学院三年来农业走过的历程,称作“艰难的回归”,我们终于从西方的知识与话语体系下面回归到中国本土的文化。现在看起来这本是一个极简单的道理,然而我们却走的这么艰难。也许正象温老师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楼梯,看似回到了原点,但其实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我们终于明白了,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在中国的实践里面找,从我们实地的调研和实践里面找。

2006年11月份农业交流会之后,在和健芝老师的通信中,我曾经引用梭罗的话“也许我们并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到达目的地,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走在一条正确的航线上……”如今看来,当时有些过于乐观,也许我们只不过是知道了哪些路是错误的,但我相信,至少我们已经找到了寻找道路的方法。

在本书即将付印之时,我们仍在探索的路上;或者说,本书所叙说的故事仍在继续……

(本文系作者根据2007年1月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2006年度冬季乡村建设学习交流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郝冠辉 为河北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工作人员,健康农业实习生。

■河北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

是一个致力于农村教育与发展工作的民间团体。继承中国著名的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创者晏阳初先生,在他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故地河北定县开展工作,探索农村教育与发展的道路。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尝试以亲身实践来探索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和谐的符合中国特色的小农式可持续发展方向。探索内容包括生态建筑、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等等方面。

■注释

[1] 文明消费者合作社——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及很多关心“三农”问题的知识分子一起倡导成立文明消费者合作社,和农民的生产者合作社对接,形成城乡之间的互助合作与良性互动,建立起诚信的社会基础。“文明消费”的内容是指厉行节约;公平贸易,城乡和谐。具体是说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做起,从自己的亲朋好友做起;进而发动起国人的广泛参与,推动全社会的文明消费,对农业内涵的“人与自然和谐”这种传统文明予以创新;实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应该自觉地把那些过度包装、崇拜名牌、豪华消费、大吃大喝等行为视为反文明之外,还应该主动倡导公平贸易,实现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和谐。



■行动者·专栏

黄瓜的故事



·黄国良



起笔

我一直都不想说,也不想写,我觉得我还没到能说与能写的地步。说出去的话与写出来的东西,在我的心里,我觉的我要为此而负责的。既然要说,那就从我亲身去做的说开去吧。

黄瓜的过程

当我知道大棚要上的时候,一直不是很喜欢这种反季节、反生物自然生长的载体的存在。但是我接手的时候,我想的更多的不是大棚存在合理与否,而是它能否存在的稍微合理与长久些。从此,我的心就开始多了一份牵挂。

从12月22日黄瓜苗移进大棚后,我觉得我的心又多分出了一份。每天早上起床最想知道的是黄瓜苗怎么样了?因为移植时间过于靠后,加上天气一直阴着,黄瓜苗开始出现枯萎与白粉病。对此,毫无经验的我,面对它们一天天耷拉下去的脑袋,我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到处去求方,得到的只是用药的答案,因为谁也没有在大棚里不用药的经历。我的心慢慢地沉了下去。所有的人都相信黄瓜完了,我也拿此开着玩笑,为自己开脱自己的心酸,但是我心里还是为它们坚持。当有人建议要刨掉、另种别的蔬菜的时候,我还是坚决地要留下它们,算是自己的固执,也算是我对生命坚强的一份信任。

过年时,我一直守着它们,每天给它们拉草帘子,进去除草,剪去枯烂的叶子。时间很快地推移,它们也开始慢慢地变得有点朝气,但还是很孬。没有阳光的日子里,它们煎熬着,我也陪着它们煎熬着。

3月8日,大棚里的青帮菜开始能上桌了。让我更加欣慰的是,黄瓜不但熬了过来,而且有的已经开始结小黄瓜了。我的心情说不出来的高兴,真的想找个人打架,发泄那压抑心头许久的郁闷。当黄瓜炒肉端到桌子上的时候,它与外面大棚产的黄瓜不同的味道,让我开始怀疑我以前的怀疑!——大棚这个载体存在是否合理。“你们的大棚真是有意思!”听着村民内心的好奇,我的心里也是一阵好奇,它真的很有意思。

我每天早上拽草帘子的时候,喜欢一边拽,一边想。自己跟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拴在了一起,而且还要精心的照料它,算不算违心?算不算跟自己所执着的想法有所偏远呢?我自己开出答案是:没有!石油农业根本的错就是否认了人与植物的亲密关系,认为植物只不过是满足人类欲望的东西而已。我很庆幸我自己还没有掉进那样的思维里,让自己有自由的空间去思考。

中午,大棚里是三十多度的温度,我脱光了上衣,但是汗水象下雨一样流着。我很难想象得出来,那些可怜的生命在这种环境下,他们是怎样去想象和适应的呢?但是生命的执着让我又一次兴奋。大棚里,我用稻草覆盖,菜地旁边,我的懒留了很多草,就是菜旁边,我也让很多草长了起来。一天,锄草,发现蹲着一只癞蛤蟆;又是一天,我发现了蛇。慢慢的,我喜欢上了那个我营造出来的小环境,在那里面,我发现了它真的不一样。我突然有一个疯狂的想法:可不可以营造一个接近自然环境的小环境的存在。但很快,自己给了自己一桶冷水,管好自己的欲望吧,顺其自然吧。

现在,大棚里的西葫芦、青菜、黄瓜和豆角都已经吃上了,西红柿也开花了,有的已经结了。有个种大棚的村民进来看到后,给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但很多都是用药什么的。最后问了一句:那么多蔬菜种植在一起,各自要求的温度不一样,你怎么办?我真的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它们却用它们的生命来给了我答案:太阳之下,生命无处不在!

零碎的记忆

鸟儿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不耕种,不收获,但上帝却没有忘却他们。我们人类耕作了,收获了,但为什么我们还是感觉到那么的缺乏呢?是不足?还是要求的过多呢?我们总是会思考着我们的对立面,却很少去思考我们自己。

蔬菜本来就是被人类驯化的草。植物存在的年代,要比人类不知道多上多少年。我们人类存在着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学习的能力,那么像他们那样的生命体,一定也存在着他们的思考和学习的能力,人类无知的东西不能认为是不存在的。所以在一个只有一个生命体的空间下,它只有弱化。存在草的



空间是必要的,它不但是蔬菜的对手,也是驯化蔬菜的最好的导师。

坐在大棚上,我在想:工具是人类欲望的延伸,大棚也是我们欲望的延伸。人的欲望我真的分不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了。老祖宗的一句话,我一直都记的: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我想这个道,不但是正道,更多的是自然之道。这个度,不是二也不是三,我想那因该是一颗平常之心了。

我不知道怎么去定义农业在乡村的位置。因为他们已经连成了一体,我实在分不开他们来。但是我只是觉得,如果你怀着一颗赢利之心去耕作,你收获的可能是更多的无奈与迷茫。但是,在现在一个不能为村民所能左右的生活环境里,我们也没有能力创造出一个那样纯粹的空间。所以,我想,现在的问题,不只是简单的某一个独立出来的问题了,已经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是社会上每一个人的问题了。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还需要改造! 我们还需要去锤炼!

务农,存在于佛与道两家之间更人间的修身之道。我选择这样的修身之路。农人最能窥见自然的真实面目,因为他们有最简单的和最随意的心境。和农人聊天的时候,我是最开心的,因为我们不用去思考那么多的执着与条框。尼采说:理性和欲望是孪生子。我有时候真想做个傻子。

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如同赶毛驴车跟开飞机的比,我们是想追也追不上。我们要求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如果我们需要用一种非平和的手段去谋求一种平和的生活状态,在我的眼里就如同拿着枪去告诉别人不要用枪。如果我们都不能让大棚里的黄瓜多长几天就伸到嘴里,它的味道就跟外面的没有什么区别了。我们经常会陷进一个虚构的漩涡里,有时候我们发现,一切不合理的、不符合我们所认同的手段都会变成妥协的理由。那么我们还努力着做什么??

乡村建设,有时候远在千里,有时候近在眼前。我想把我自己摆在哪里呢? 因为乡村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地域空间,所以我会把自己摆在农人的角度去。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语言体系、他们的利益都是我思考的手段和基础,不立不破。我现在是一个回不去的状态,但是我回不去不代表不能接近,我最大程度地靠近他们的语言体系、他们的思维方式。我在两种语言体系中穿梭,建立自己的思维方式。

别人的声音,让自己好好保留吧。老人家告诉我:孩子,你低下头,就会发现你能学到很多。喜欢顶硬上,喜欢固执,喜欢争辩,喜欢在两个声音之间存在着,因为我的声音还没成长起来。

不管什么事情,用心就能做好。当我蹲下去抚摩它们的时候,我能触摸到它们的心跳。喜欢边做边想,这样我会觉得踏实。

友人发来了一首小诗,当时在拽大棚的我停了下来,吹着风,回了一段话:

绿的叶
红的花
依旧在春风里
各自逍遥

农夫依然低着头
锄着那亘古不变的歌谣

我低下头
一无所有
我抬起头
却恐惧自由

三月的天
在急急的走

2006年4月15日

■黄国良 为河北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工作人员,健康农业实习生

